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描写哥斯达黎加印第安人和香蕉工人生活的小說。

美国壟断资本家設立的联合果品公司，殘酷地剝削着哥斯达黎加的人民，把美丽而富饶的土地，变成了一座人間的地獄。在这座地獄里，印第安人过着悲慘的生活，他們所遭受到的虐待，簡直駭人听闻。美国资本家和其走狗橫行不法，胡作非为，并且和反动政府串通一气，操縱选举，不給他們一絲一毫喘息的机会。在这座地獄里，香蕉工人受着美国老板野蛮的迫害，他們流血流汗，只是为了裝滿资本家的錢袋。在非人的生活中，連他們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但是，哥斯达黎加人民絲毫也沒有畏懼，象香蕉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已經开始覺悟，跟統治者展开了斗争。在本書中作者用乐观的笔調，表达出了他对于工人們斗争必将胜利，光明必将到来的信心。

Carlos Luis Fallas

Die grüne Hölle

本书根据 Verlag Volk und Welt Berlin 1954 年德文版本轉譯

綠 地 獄

〔哥斯达黎加〕法拉斯著

侯波吉譯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南京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796

开本 850×116 1/32 印張 7 3/8 字數 157,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6,500 定价 (6) 0.70 元

給香蕉工人卡萊羅

巴勃羅·聶魯達

孩子，我並不認識你；
在法拉斯寫的書本里，
才讀到了你的生平：
你這黧黑的巨人，
穿着破衣裳到處流氓，挨打。

可是從這本書的書頁上，
現出了你的笑容；
你的歌曲也从那些
香蕉工人中間唱了起來，
他們冒着雨，在淤泥里流汗勞動。

我們人民過的是什麼生活！
我們還有些什麼歡樂？
惡劣的飲食耗盡了我們的精力；
而我們唱出的歌聲，
也被傾圮的房屋所窒息；
多少寶貴的人力，
全叫他們一小撮人毀滅！

可是我們定將改变这个世界：
到时候，你那欢乐的影子
不再会在一个个沼泽中飘泊，
象从前那样面对着死亡。

黑夜用它苍翠的华盖，
重重籠罩着你；
我的朋友們啊！
我們手挽手联合起来，
定將这个黑夜改变！

一九四〇年于哥斯达黎加

(取自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总集)



謹以此書獻給
我以前的伙伴——
大西洋區的香蕉工人

卡·路·法拉斯

目 次

給香蕉工人卡萊羅 I

- 第一部 在富有神話色彩的廷埔蓋發生的
政治陰謀 3
- 第二部 在香蕉園的陰影里 127
- 第三部 從那時候到現在 215

綠 地 獄

第一 部

在富有神話色彩的廷靖盖
发生的政治陰謀

一九四〇年二月八日星期四的清晨，六點光景，我到达了拉·埃斯特萊拉車站，擠進一列市郊鐵路的列車。我的行李很簡單——几件內衣，一只小小的手電筒，一小盒剃面刀，一小盒香煙，還有牙刷牙膏——分別裝在兩只各值十個生他華^①的紙袋子里。委任我擔任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那份證件，我自己的身份證，還有一本選舉法，和一些宣傳小冊子和傳單，我妥善地帶在身上。

我隨身穿的是一件借來的黃皮茄克，一條舊褲子，一雙結實的厚底鞋，一頂只值二十個里亞^②的草帽，沒有帶上一樣武器，就踏上了這漫長的旅途，口袋里一共不過十八個考隆^③。

這列車非常擁擠，連車廂外面的踏腳上，也站滿了旅客，他們多半是年輕的有色人種。坐在我左面的，是一個地主家的少爺和一個職員，他們正跟對面兩個黑人姑娘調情，那些狡詐的雙關語，逗得她們笑個不停，一閃一閃地露出雪白的牙齒。這兩個姑娘都穿着男裝：熨過的燈籠褲，白色的短上衣，白色的平底鞋，敞領的絲綢短衫——一紅一藍——小毡帽放浪地貼住了一只耳朵，十分引人注目。

車廂的一角躺着一個害病的老頭，他的家人正在忙着照料他，看樣子是他們的父親，他們也許剛從醫院里把他接出來。我發現旅客中間還有幾位體態豐滿的太太；她們多半把臉兒隱藏

在寬大的帽边后面。

小站上的英文或西班牙文的站名牌飞也似的掠过去了：貝凡雷、拉·邦巴、巴那尼多……每到一站，旅客上上下下，貨物裝的裝，卸的卸，显得一片乱糟糟。当地居民来回兜卖猪、鷄、蔬菜和水果，他們匆匆地講定价錢，要等到下午列車回来时才正式成交。

那两个年輕的黑人姑娘每一站都下車，她們去看貨物的标价，还論着价錢。她們东也招呼，西也点头，看来准是两个做买卖的生意人。她們大概是經常在这条路綫上来来往往的。

列車繼續前进，車身在离站时震动了一下，每次停車时，也同样要来一下猛烈的震动。沿着鉄路綫的上空，揚起了机車的濃烟，好似一面面黑旗；鉄路的两旁，村落稠密，还有干活的黑人和“公司”④的所在地，所在地上挤滿了醉汉。

快近中午了，列車才到达潘沙茲，在那儿列車將停留一段时候。我想观察一下周圍的形势，便下了車，无意中碰見一位老朋友，一位从前的同志，他在那儿买卖廉价杂货。

我告訴他說：“我是工农联合陣綫泰拉孟加选举委員会的監选員。預备到阿姆萊去，我又不知道阿姆萊在什么地方，可是非得在星期天赶到那儿不可。朋友，現在只剩下三天的工夫了，我又不能到处問訊，說明我要上那儿去。你要知道，当局正在想尽办法，使我走不成。不錯，我曾經到过一次泰拉孟加，那是六年

① 生他华：南美洲的輔币，一百个生他华合一个比索。

② 里亞：在哥斯达黎加通行的小銀币。

③ 考隆：货币名，約合金元二角五分。

④ “公司”：指联合果品公司，是美国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各国的壟断企业，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这些国家的大本营。

前的事了，是和安東尼奧一起去的。那一次，我們是打班多拉走的，因為選舉的地点在嘉賽。你看我現在怎麼辦才好？”

這位同志想了一下，對我說：“最好這樣，你不妨也試一試，因為，剛才乘車到這兒來的黑人，都想越過邊境，到運河的那一面去找工作。你可以先搭乘電氣火車到霍姆·克雷克，然後跟這些黑人步行到奧黎維雅。”

我決定採納他的意見，他向我推薦一個據說是可靠的商人，把我的考隆換成美金，因為本國的貨幣不能在泰拉孟加流通。這一來，我的現款總共只剩三塊美金和三十個生他華。我心裡暗自想着，這一下我非得狠狠的束緊褲帶不可。

公司的所在地前面和露天的雜貨攤、蔬菜攤、肉攤周圍，人來人往，熱鬧極了，其中大部分是黑人。

在這一片熙攘聲中，想不到竟碰上了一个在当地当警察的熟人。他向我走来，招呼了一声，問道：“你好，你是不是要到泰拉孟加去？”

“我才不这么傻呢，”我赶紧回答，接着又添上几句：“老实告诉你吧，我巴不得今天就回到拉·埃斯特萊拉，剛好有人告訴我，你們這小鎮今天晚上舉行舞會。我當然要留下來，瞧一瞧你們這兒的姑娘們羅。”

他把我拖進一家酒吧間，要了兩杯啤酒，隔着他的酒杯默默地端詳着我，過了半响才說：“你我相識已經很久了，你知道我向來是個革命派。我跟你一樣，對那些臭傢伙簡直是恨之切骨。我只是混口飯吃，才當了警察，請相信我吧，我會盡我最大的能力幫助你的。”

他請我喝啤酒，我向他道了謝，又私底下思忖：凡是知道你的人，假使還相信你，那才叫自找苦吃呢！

火車要繼續向律蒙駛去了，我便拿了東西，向同車的人撒了個謊，說我明天就要回來的，然後偷偷地在車輛之間溜掉了。不一會，我已經站在一座美麗的吊橋旁了，這座吊橋橫跨在一條大河的上空。當我到達車站時，火車的平台上已經到處是人，其中只有幾個白人。我聽說電氣火車要過一會才來，於是悄悄的溜到柑子樹後，免得被人發覺，多一番麻煩。這時我才想起我還空着肚子呢。我只好安慰自己：睡一會兒吧，睡眠既能滋養身體，又比什麼吃的東西都便宜。我就拿紙袋子代替枕頭，決定瞌睡一會。

競選運動已經結束。三天之後，選舉就要開始了。我是工農聯合陣綫律蒙地區的工作人員，這個陣綫是在這次選舉中提出候選人的唯一的反對黨。我們的黨雖然窮，不過，只要我們能夠對泰拉孟加的選舉進行監督，不讓執政黨鑽空子，我們還是有把握可以在省的中央地區的一些參議會中取得勝利。

我們反對黨要想在泰拉孟加選舉中贏得勝利，可不頂容易，何況在整個阿特倫蒂珂省里，泰拉孟加的政治鬥爭向來是一個最棘手的問題。那些地方很偏僻，道路又崎嶇難行。過去的選舉都是在嘉賽舉行，嘉賽還算是其中最出名、交通也最方便的地点之一。然而象我們這些沒有錢的政黨，政府當局又處處和我們為難，我們要想把工作人員派到那種地方去，真是難如登天，而且還得冒極大的危險。以前也有幾個工作人員曾經到過嘉賽，但是多半還沒有作出一點成績就退了回來，他們不是受到恐嚇，便是受到阻礙，不准進入選舉地區。

泰拉孟加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區，他們絕大多數是文盲，也不懂西班牙語①，過的是悲慘的原始生活。他們在水勢洶湧的大河兩岸和荒涼的崇山峻嶺里築起茅屋，安頓他們的家庭。他

們的命運，完全操在警察長的手裡。這家伙收買了幾個懂得西班牙話的印第安人，殘暴地統治着這個地區。他的助手中還有少數白人——那些和印第安女人同居而在泰拉孟加定居下來的哥斯達黎加人和吉利加人。每次在嘉賽舉行選舉，他們總是在選舉委員會裡面擠上一個職位。警察長依靠這批助手們的幫助，“製造”了典型的泰拉孟加選舉。儘管當時一些偶而能參加工作的可憐的監察人員，提出了種種的抗議，但是都沒有用；那些不要臉的人明目張膽地在他們面前干出了最惡心的舞弊勾當。

我們一聽到這一次泰拉孟加的選舉不在嘉賽舉行，而改在錫克查奧拉和阿姆萊，我們馬上猜想到，他們所以這樣布置，一方面是為了要進行大規模的選舉舞弊，一方面也可以遮蓋人們的眼睛。我們向當局打聽後，才發現錫克查奧拉的選舉人名單，跟詳細考慮後所擬定的名單對比起來，要多出五十票，而阿姆萊的名單，也超出了二百多票。換句話說：政府黨光是通過這種劃分的辦法，就打算舞弊三百票左右。至於這次選舉究竟在什麼地方舉行，他們連一點消息都不肯透露。一句話：要是我們想把工作人員派到選舉地點去，我們必須親自在泰拉孟加的群山中把它找尋出來。

我們在黨的區委會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然後決定派人到阿姆萊和錫克查奧拉去。我接受了命令，去阿姆萊找出選舉的地點，防止這種預謀的選舉舞弊。要是我們希望這一次行動有一點兒收穫，那末必須要嚴格保守秘密，因為政府黨當然會想盡辦法，破壞我們這個計劃。

① 西班牙語是南美洲和中美洲絕大多數國家的國語。

很运气，六年前，我曾經以我們党的工作人員的身份，参加过嘉賽的选举工作，因此認識了当地的一些白人，特别是那位警察長勒維·蒙台勒格萊。他在那一次的选举中担任了选举委员会的主席，至少我們一見面就会認識。根据我那一次和他打交道的經驗，我知道，要想找到选举地点和到达那儿，可不大容易。这个崎嶇难行的地区中的唯一的交通工具——小船和独木船——一定已受到严格的監視，因此，要想依靠它們到达目的地，簡直沒有可能，何况宿食方面也有困难。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冒險走一趟不可。

一陣宣告列車离站的响亮的汽笛声，把我拖出了夢境。我睡眼惺忪地向車站奔去，跳上了一节客車，車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箱子、包裹、袋子和行囊。男人們渾身漆黑，好象煤炭一般，多半坐在車子的边沿上。一路上还有許多人始終站着，你扶住我，我扶住你。阳光照在他們的肌肤上，閃閃发光。他們指手划脚，大声談笑着。那些黑女人舒服地坐在箱子上和几只凳子上。笑声和歌声交織在一起，鮮艳的服裝配着那五色繽紛的阳傘，形成了一幅特殊的图画。老远望去，这一切真象狂欢节的行列，帶着那种不可抑制的粗野的談笑声在尘土中奔馳。

車上只有我一个白人，黑人們都說英語，沒有一个例外。我不懂他們的話，沒法和他們交談，也不知道那位嬌小的黑姑娘在談些什么，她踞坐在平台中間的箱子上，喋喋地談个沒完。

連綿不絕的香蕉园在两旁滑过去了，可是，只看到一片荒蕪的景象，一叢叢“加巴”^①树和孤零零的茅屋，也不时出現在我們

① “加巴”：樹名，屬於豆科植物。

的眼前。沿綫还看到一些木屋，木屋的阳台上通常有几个黑女人，她們或是坐着，或是躺在吊床上。車上旅客們向她們招呼，她們也只是懶洋洋地抬了抬头，算是回答。不时有短時間的停車，到站的旅客們就爬下了車子，拿着袋子，把小包裹平穩地頂在头上，快步穿过了香蕉叢，向远离铁路綫的茅屋和所在地走去。

大胆的家伙以駭人而熟練的技巧跳下火車，沿着鐵道旁边高低不平的土道，追隨着列車奔跑，一跃身，又跳上了另一节車廂，把那一节車廂里的一切都搞得七顛八倒。在哄笑和叫喊声中，他們遭到女人們的拳头。

時間飞一样的过去了。一个嬌小的黑女人从箱子下面拿出了一個碟子，碟子上复着干淨的香蕉叶，里面是些便于旅途上食用的食物：干魚米飯、松軟的絲蘭^①和山藥。女人們的談話声活跃起来了，碟子在一个个膝盖上傳递着。我着了魔似的盯住了它，尽管这种食物是那么簡陋，椰子油的气味又是那么重濁刺鼻，我却压制不住要去尝一尝的欲望。

女人們充实了饑饉的飢腸，把碟子遞給前半节車上蹲着的几个青年。他們中間有人轉过头来，我認出了他。他叫契珂，是一个黑种混血儿，我是多年前在一个碼头上認識他的。我就坐到了他的身边。契珂告訴我，他在霍姆·克雷克工作了很久，可是現在什么活計都找不到。他想赶快找一点錢，弄到一張巴拿馬的證件，越过边境，去参加运河的疏浚工作。

“农場这么大，怎么可能沒有活儿干？”我問他。

“你不知道，他們把农場都交給了联合果品公司。人也快走光啦。西班牙人都搬到太平洋沿岸去，連有色人种也很少留下

① 絲蘭：一种可以吃的植物。

来。大西洋沿岸这么一大片土地，全是一个样儿。你瞧瞧列車上的那些黑小子們，哪个不是预备到巴拿馬去的！”他拿了脖子上的圍巾的一角，捏住自己的大鼻子，响亮地擦了擦鼻涕，兴奋地繼續說：“也許你不知道，联合果品公司是怎样在减少水上交通工具的？如今还在航行的船只，每月总共只有两条！在律蒙，多少黑人的家庭，早就只靠螃蟹和香蕉过活了。农場已經荒掉，到处沒有活干。你叫我們怎么办？白种人可以搬到太平洋区域去，我們呢？他們甚至在鉴定我們的国籍时也来找我們的麻煩！工作找不到，又不准我們耕种，也不讓我們搬到太平洋沿岸去。在那儿也許还可以混口飯吃。难道要我們餓死？我們又不是只有几个人，在哥斯达黎加，成千上万的黑人都和我一样。我們不想做綠林好汉，所以只好离乡背井，到巴拿馬去。”

四点钟光景，列車到达了霍姆·克雷克。旅客們帶着箱子和包裹，向四面八方分散了。有人向二百公尺以外的公司所在地奔去，有人走进了一些沒有人居住的木棚，蹲在那儿的平台上。我也预备到公司所在地去。

有一座阳台上坐着几个黑种小伙子，身边堆着他們自己的包裹。我发现其中有一个是我的熟人。他能講几句西班牙話，我就跟他攀談起来了。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繼續前进。不管怎样，他一定要跟他的穷朋友們一起走，这些穷朋友走这条路，恐怕还是第一遭呢。

“他們会让你們通过边境嗎？”我問他。

他用断断续续的西班牙話向我解釋說，要想通过边境，必須有一份證明書才行，那份證明書要十二到十五个金元。他們大多数人只好留在边境上干活，一边积蓄着这一笔錢。

“其实这种証書只值五十个生他华。”我告訴他。“他們对付

那些想进入哥斯达黎加的中美洲人，用的是这一种手段，现在他们又向你们玩起同一套的花招来了。”

“我有证件，我在巴拿马是有工作的。我在律蒙耽擱了几天，昨天晚上参加了一个会，研究一下泰拉孟加的事情。你也到泰拉孟加去吗？”

“是的，不过我不愿意被人发觉。”

“好吧，到了奥黎维雅，我再把到嘉赛去的路线指给你看。”

我邀请他同去喝一杯可口可乐。我们走进一家兼卖杂货的酒店。店里有几个顾客，在购买一些另星物品。两个喝得醉醺醺的白人，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前放着一只空了一半的甜酒瓶，他们高谈阔论地在商量怎样去杀死一个黑人。从他们的交谈中听来，似乎那个黑人弄死了他们的一条猪。我们喝完了可口可乐，那个年青的黑人向我告辞了，同时答应我，等那批人上路时，他就来接我。

店柜旁边还站着几个女人，她们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其中有人悄悄说：“当然是他罗！”她们鼓足勇气，羞答答的问我：“今天你没有带宣传品来吗？”

我给了她们一些小册子和传单。

“看到这些小册子，奚倍会高兴得要死呢，”一个女人肯定地说，同时把小册子折好，塞进了胸衣里。

这时，那两个醉汉中的一个，摇摇摆摆地向我们走来，两眼直瞪瞪的盯住我，嚷道：“妈的，我是个直心汉，看到你就知道你的底细。”他举起酒杯，在我的眼睛前面摇晃着，放开喉咙大吼：“来，干一杯！妈的！跟你喝酒的是一个真正的好汉，你懂吗？”

我正不知道怎样来摆脱他，亏得那个黑小伙子走了进来，他扯着嗓子嚷着，说是动身的时候到了。他的朋友在门前等着

我們呢。他們兩人早已脫掉鞋子和襯衫，把褲腳管卷到膝蓋上，擱起了箱子，跟踪着那一大群早已走在我們前面的隊伍走了。

我們過了一座橋，沿着鐵路綫走了很久。接着，冒險地在一条狹長的小路上行走，通過了沼澤地。旅伴們都邁着大步，迅速前進。我們路過一座茅屋，从那打開的門洞里，看見石塊堆成的爐灶上擱着一鍋沸騰的湯水。這一段路程盡是些羊腸小道，東拐西轉，高低不平。走到一個拐弯處，碰見了兩個漢子。他們坐在一棵倒下的樹干上，膝蓋上還擱着一把砍刀。他們一看見我，問道：“你要上哪兒去？老鄉。”

我立停脚步，回答：“上那邊去。”

“哼！你可要當心那些黑鬼！”他們喃喃地警告我。

我們在蒼茫的暮色中走進一座荒蕪的種植園。地上一片泥濘。走了不多路，前面森林里露出一塊開墾地，接着，我們聽到了聲音。那一大群人已在我們前面不遠了。一座破茅屋里走出了兩個似乎很面熟的女人，我模糊地記得她們，那一定是早先在一条鐵路支綫上碰到過的。我也給了她們一些宣傳品，她們高高兴兴的接受下來。

漸漸地，那些比我們先動身的人，已落在我們的後面了。他們有的同我的兩個旅伴一樣，高高的卷起了褲腳管。他們都把行李、包裹頂在頭上，兩隻強壯有力的臂膀上還挂着一兩隻布袋子，里面裝的盡是些叫人難以置信的東西。太陽早已下沉了，可是仍舊很悶熱；黑黝黝的身體上閃着濕淋淋的汗水。走到一座山谷邊，休息了半晌。很多人脫掉鞋子，卷起褲腳。有人彎下身子，伏在一條小溪上喝水。一個黑人老漢，正在仔細檢查兩個和他同行的小姑娘的行囊。一個胖胖的黑女人，彎着腰，拿一根帶

子束紧脚上的破拖鞋，她穿着一件淡色的衣服，看样子好象是一件穿旧了的睡衣。还有三四个跟我们一路来的女人，头上裹着褪色的破布，赤裸着两只脚，向前边走着。我也把鞋子缚缚牢，卷起了裤脚，准备动身。于是，我们这八十多人的行列重新开始前进了：我们有时涉过浅水；有时避过泥潭；有时不顾死活地从一堆草叢跳跃到另一堆草叢上，找寻坚实的土地。最后才到达一座陡峭的山嶺，我们在那斜坡上休息了片刻，然后又默默地开始艰难的攀登。周围尽是一些大树和藤蔓，阴暗潮湿。没有一点风，也听不到一点其他的声响，只有同伴们嘶哑的喘息，时时在耳边响着。他们背着沉重的行李，艰难地一步一步走上山去。不久，这个行列拉得更长了，他们两两三三地走在凹凸不平的岩石路上。路又狭，滑溜溜的很难走，又有很多的叉路。老远望去，他们仿佛是一支大军，顽强地向一座不可征服的城堡挺进。

一路上，我们必须一再用手攀着树根和岩石，再靠了两条发抖的腿，向上爬去，累得直喘气。有一次，我为了要歇一下，便停下了脚步，向身后望去，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那巨大而沉重的行李，然后才见到淌着汗珠的脸，最后，在那张脸的下面，出现了那些累得弯腰曲背的躯体。

夜幕降临了。旅伴们四散在整个山坡上。周围是一片黑暗，隐隐约约地露出那不知名的群山。寂寥的气氛，连最最大胆的人也可能感到害怕。也许是太静了，使得人们心神不宁。在我下面很远的山坡上，有人开始大声呼喊起来了，而在我上面高高的地方，就有人给了回音。前后左右跟着一起呼应起来，嘈杂的声音形成一个巨大的合唱队，赶走了迫人的寂静。我不由得想象那逃亡中的印第安部落，想象那声名赫赫的凯旋而归的战士，他们的腰带上挂着一颗颗敌人的首级。突然我又感到一种强烈

的愿望——要亲自把这种强有力的叫喊声抛掷出去，粘住在山嶺上，和山嶺一起長存。在我看来，处在这黑暗的荒山野地中，这种非洲黑人合唱队的粗野而原始的号叫，仿佛是一条友爱的帶子，把我們牢牢地連結在一起。

我到达山頂时，旅伴們有的早已走进叢林，躺下休息了。他們身上全是汗水和污泥，累得沒法动彈。和老头儿一起走的两个小姑娘，其中年小的那一个已經走不动了，老头儿只好拿去一部分她背上的东西；这个小姑娘好几次連人帶包裹滾下陡峭的山坡。小伙子們笑着，那老人的眼睛里充滿了憎恨和报复的神情，憤憤地瞧着大地。大地是那么的无情，把一个小姑娘也从自己的身上推落下去。

我們走下山坡，橫穿峡谷，来到了一块开垦地。一个印第安人站在孤零零的茅屋前面，默默地瞧着黑夜的天空。

我們繼續在狹小的路上前进，通过了叢林。走在我前面的那个穿睡衣的黑女人，丢失了她的拖鞋；她吃力地扶住了一根木棒。她突然一失足，半个身子掉进了一个窟窿。她尽力想爬起来，但無論如何也爬不出来。我赶紧跑去把她拉出了窟窿。她声音疲憊地恳求道：“乡亲们，千万别丢下我啊！”

我們很快的掉在队伍的后面了。我亮着手电筒，加快了步子。下山的路更难走了。我們不时要跃过巉崖，一不小心，又会掉进深深的窟窿里。走到一个休息的地点，几位旅伴正在等候我們。那黑女人剛想坐下休息，突然，她惊叫一声，胳膊在空中揮舞了起来。我赶紧伸手去抓她，剛好抓住她的头发。拿手电一照，才发现那是岩石上的一个很深的裂口。說句真話，手电的光綫还照不到裂口的底呢。这个肥胖的黑女人吓得渾身都哆嗦起来。

我們在喧鬧和哄笑聲中繼續前進，可是不久全都沉默下來了，每個人的心頭都蒙了一層陰影：每時每刻都可能遭遇到新的危險。燈火射出了跳動不定的微光。樹影搖晃着，人們彎曲着身子，高高舉起了胳膊，抓住背上的巨大而幽暗的重負——這是一種多么令人激動的可怕的景象，看到這種景象，使人聯想起一個一瞬即逝的夢境。

這些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們往哪兒去呢？多少年來，他們黧黑的皮膚上負着沉重的物件。他們上哪兒去找尋“理想的樂土”呢？

他們在非洲的叢林中逃脫了奴隸販子的追逐；他們在奴隸船的貨倉里，用自己的鮮血染紅了鐵枷；在那廣闊的植棉場上，他們曾經在監工的鞭撻下呻吟。他們終於反抗了，可是又需要躲開主人的獵犬，他們跑進了美洲的叢林，尋找藏身的地方。對他們來說，歷史的輪子好象已經靜止不動了：因為他們既沒有爆發過法國一類的革命，也沒有誕生過林肯，既沒有為他們而戰的波列華①，也沒有流芳百世的黑色的瑪西奧②。哥斯達黎加的黑人——他們流着血汗，替香蕉大王們賺了大錢——却被迫帶着一家老小，在黑夜中向山中逃跑。奴隸主的獵犬不會再來追逐他們了，可是隨時都有餓死的危險。國境那一边，到底有什麼東西在期待着他們啊？他們到底到了什麼地方，才可以躺下他們損傷的軀體，而得到安寧？

穿過一座座可可園和雲層般的蚊群，我們終於到达了奧列維。人們四散在各處，大聲喧鬧着，把東倒西斜的茅屋里的居民

① 波列華：Simon Bolivar (1783—1830) 南美洲著名的革命家。

② 瑪西奧：Antonio Maceo (1848—1896) 十九世紀初古巴的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革命家。

都惊醒了。跟着到处映出了油盞灯的微光，这种油灯是用廢弃的罐頭，或者敲破的瓶子所做成的。我的两位旅伴指着一只水桶，教我在里面洗净我的衣服和鞋子。

“我們三人整整一天还没有吃过东西呢，”我对他們說：“你們去試試看，找一点东西来填填肚子，錢由我来付好罗。”

他們两人走遍了所有的茅屋，費了好大的勁，最后总算弄到一小块不頂新鮮的面包和一小把糖。后来听說，这些全是真正宝贵的东西。在这个地区里，糖尤其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我們把弄到的食物分成三份，三口两口地吞了下去。后来，我們实在疲倦得支持不了，就困倒在一座廢弃的仓库旁边，躺在一位旅伴的油膩膩的毯子上，挨过了一夜。

清早五点钟光景，我醒来了。两位黑朋友告訴我，大队已經在半夜出发了。他們两人打算搭乘裝运可可的火車，繼續赶路。至于我，动身还太早，不然我会很早就赶到嘉賽的。这两个小伙子想替我們三人弄到一頓早飯，他們跑到一座污穢的茅屋前面跟一位黑老头儿商量，这位老人穿了一件油膩膩的破衣，低着头在磨他的砍柴刀。过了半晌，他們大声叫我走到那里去。

“只有热水可以暖暖我們的腸胃，”小伙子高声說，一面哈哈大笑地拍拍自己的肚子。“还有青翠碧綠的大蒸梨呢。”

“好吧，”我回答，感到有点儿失望，沒有办法，只好坐下来等待这场宴会。

老头儿果然給我們拿来了三只无柄的破杯子，杯子里盛着开水，可是蒸梨只有一个，我們便象兄弟一样把它均分了。我吃掉我的一份，每吃一口，我的心便更加沉重了一分，因为展示在我眼前的只是一片忧郁孤寂的景象：整座茅屋，蹲伏在这晦暗多

雨的寒冷的清晨里，显得怪凄凉可憐的。茅屋背后，就是那單調、昏暗、泥濘的可可園。几个黑人，脚上裹着骯髒的破布，拖着疲乏的步子，朝那儿走去。

我辞別了两个旅伴，决定采纳他們的建議，沿着铁路綫穿过廢弃的可可園，向前边走去。一陣暴雨迎面打来。黑人朋友送給我的香蕉叶，已遮不住我的身体。在这个地区里几乎瞧不到一个人，偶而在铁路綫附近看到一个黑人，鎮靜地采摘可可，仿佛根本不觉得那淅淅瀝瀝的雨点正打在他的身上似的。

当我到达嘉賽时，阳光照耀着大地，一股凉爽的微风向我送来了潺潺的流水声，原来附近就是錫克查奧拉河。我避开了右边“联合”^①的所在地和那孤零零的倉庫，笔直的朝着一个中国人开的店鋪走去。走过一座小小的茅屋，茅屋后面，还晒着几件破衣服。我一路走来沒有碰見任何人。我跨进店鋪，向一个黑人店伙买了几支香烟，然后坐在阳台上休息。

过了一会儿，老板本人走来了，他穿着一件襯衫，拖着鞋子，向我問了好，就在我身旁坐了下来。

“你也是去投票的嗎？”他向我打听。

我点点头。

“昨天早上也有人到那边去。路太远啦，媽的！真是太远啦！”他說。

他說的一定是执政党的官員和工作人員。他們一定已經路過这儿。我对于任意迁移选举地点这一个措施，表示并不滿意，他听出了我的口气后，便解釋起来，說我們这些搞政治工作的人，應該自己多跑一点路，而不該叫那些印第安人老远的跑到

① 指联合果品公司。

嘉賽来，这种选举的玩意儿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好处。

“我們也沒有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啊，”我回答。

他露出一副不相信的神气，微笑的望着我。

“你是哪一党的？”

我干嗎要向他撒謊？我需要情报，找出通往选举地点的路线。何况中国人对我们有好感，因为我们作了很多的宣傳，都是有利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我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本宣傳小册子，把我们候选人的照象指给他看。于是他告訴我，他早已在律蒙听到过这个人物的演說。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向我保證，“多可惜，他媽的！也不是为了沒有錢的緣故嗎？可惡！”

他跟他的黑人店伙迅速交換了一下眼光，然后問我是不是真的一个人步行到嘉賽来的。他听了我的回答，大声的說：“可憐的朋友！这么远的路，又是重重的山嶺！媽的！”

他請我到他的屋子里去，一面吩咐一个黑种女人替我煮咖啡。我喝过咖啡，故意跟他談起了中日的战争，談起中国光輝的前途。这个話題显然扰乱了他的心緒；他做了一个鬼臉，好象他是一个出于无奈而違背了自己良心的人。可是，他一定要我把全部东西都吃下肚去。他說，在以后的一段路途上，怕找不到吃的，所以應該先把肚子填飽才是；接着，他又添上一句，說他不愿意过問这个地方的政治。他問我打算怎样到阿姆萊去。我坦白地告訴他，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于是，他告訴我，恰巧昨天有两个印第安人乘了小船来到嘉賽，他們的家就在阿姆萊附近。他們今天就要回去，也許可以帶我一起去。

我还不敢十分相信他。这样湊巧的事說不定是一个圈套。尽管这样，我回答道：“請你对他們两位說一声，我是乐意和他們

同走的，我还准备了一笔相当数目的报酬，酬谢他们。”

中国人走出了屋子，去通知那两个印第安人；我在纸袋里找到了电筒，把它藏到了襯衫里边，在褲帶上插好。

这两个印第安人都很年轻，我踏进店铺，便看见他们刚好把自己的干粮收藏在一只网袋里。其中的一个，个子魁梧，肩膀宽阔，生了一张孩子气的脸，头上稀乱的黑发，挽成了一束。另外是一个脸儿瘦削，身体羸弱的小家伙，他那张脸又象是天真烂漫，又象是狡猾阴险，大概他是一个奸诈的骗子，表面上装得很愚蠢，好骗人的钱财。两人都穿着袒胸的襯衫，麻布裤子，裤脚一直卷到膝盖上。

我买了一块干面包，一些饼干和香烟。我们准备出发了。我向那位中国人辞行，他对我说，选举那天，他也会到律蒙来的。

两位新旅伴中的那个大个子，先向前面跑去，奔到了一座破茅屋里。我们快走到河岸时，他又赶上了我们。这两个印第安人把我的袋子和他们的网袋收藏在独木船的船头上，还小心地用香蕉叶遮盖好，以免被河水打湿。然后，拿出几根树枝，横搁在小船的中央，让我坐在树枝上。

我问大个子：“你叫什么名字？”

“荷安·莫塔华。”

“他呢？”

“他是我的小舅，”他大声说，粗野的声音里似乎含有怀疑和敌意。那位“小舅”傻笑着，畏怯地斜眼看了我一下。

我们向汹涌寒冷的锡克查奥拉河的上游驶去。两个印第安人迅速地往前边划着。我们都在船头上，荷安·莫塔华站在我的背后，“小舅”站在我的前面。他们闷声不响，握住长长的木槳，

尽量使小船讓过汹涌的浪头。他們凭着惊人的机智，避开了岩石、沙灘、和漂流着的树干。小船一会儿靠着左岸行駛，一会儿靠到了右面。他們把着槳，制服了河中央頑强的漩渦，每时每刻留意着，讓小船的船身始終在河中保持平稳。

我交叉着腿，踞踞在座位上，考虑我目前的处境。这两个不声不响的、巧克力肤色的陌生人到底是何等样人，他們对我有什么意图呢？他們要把我帶到什么地方去？他們曾用貪婪的眼光，在我的皮茄克上轉个不住，他們曾經在公司所在地見過我的鞋子和那一点儿金錢，这些东西在他們的眼里，一定是真正的財宝。我一想到这个荷安·莫塔华只消用槳一击，就可以把我击落在水中时，駭得我背脊上透过了一陣冷气。我怀疑地斜眼偷看我的背后，可是这个印第安人的神色却完全不变，只是緊張地望着那澎湃的急流。

还有，我必須估計到警察長的圈套。难道这个“幸运的机会”不是一件足以引起怀疑的事嗎？警察長控制了全体印第安人和所有的小船。也許我的这些旅伴就是听了他的命令，才来搞掉我的，或者，至少把我弄到深山中某一所遙远的茅屋里去，不讓我在这一回的选举中起絲毫的作用。

也許他們是应用这一种詭計，不讓我到阿姆萊去，免得我揭露选举中的舞弊吧？

是的，我心里想，这些印第安人外表很愚蠢，骨子里也許很聪明！然而尽說“如果”和“可是”有什么用呢？我沒有办法，只好孤注一擲，尽可能地提防着。

我把帽子和外衣都脫了下来，卷起了褲脚，象印第安旅伴們那样，又把一块手帕包在头上。老远看来，还以为这只独木船上坐着三个印第安人。在我們剛經過的山上，出現了两所茅屋，这

两所茅屋紧伏在树林中的一块开垦地边。我一眼看到它們，馬上伸出了臂膊指着那里，又語气肯定地高声喚道：

“埃斯考西亞！”

荷安·莫塔华哼了几声，那声調有点儿奇怪。

“他沒有在家，不过馬上要回来的，”我又添上一句，好象我对于这块地方和当地居民是非常熟悉的。

茅屋旁种着几棵多年的桔子树，青翠的树叶在光亮的背景下显得分外鮮明。

几年前，我曾經和安东尼奥一起来到这些树木的底下，躺在薩諾^①皮上过夜。現在，我又見到了这些树木，可是安东尼奥呢？他却早已安息在坟地里了。这次他沒有从那些小屋里走出来陪伴我。可是我却清楚地看見他在我的前面走着，好象他帶領着我穿过了叢林。他那稍微弯曲的、扛着長枪的身子；他那雄壯响亮的声音好象又在我的耳边顫动：“別松懈啊，同志！我們快要見到曼侖特茲了，他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人物！在泰拉孟加他是我們唯一的同志！”

我的旅伴們是不是知道曼侖特茲呢？我心里在揣摩。那儿不是还有一个小港，而在小港附近聳立着他的茅屋嗎？

这是多年前的事了，安东尼奥領我去見過这个同志，一个生气勃勃、富于同情心的同志；他那种正直坦率、直言不諱的态度，不断地引我发笑。这样聪明的人物，干嗎要跟一个瘦小的臉色蒼白的印第安女人住在这荒山里呢？当时我就弄不懂个中的道理。

要是我仍能碰見曼侖特茲，那多好啊！我不禁叹息着。要

① 薩諾：一种类似野猪而較小的哺乳动物，无尾，厚皮。

是有安东尼奥的引导，那当然会见到他的。

那次我和安东尼奥分别时，他站在茅屋门口向我喊道：“再见吧，同志，要是下次再到泰拉孟加来，请你预先通知我啊！”两个月后，他染上了热病，就被送进了圣·约瑟的医院里，隔了不多久，他给埋在贫民的坟地上了。现在，我只好独个儿跟这一对皮肤黧黑的印第安人打交道了。

我们划到一条危险的急流中。印第安人朝着那广阔的沙滩上驶去。“小舅”跳上了岸。

“我们先乘船过去，你在那儿等我，”荷安·莫塔华指一指河滩那头吩咐我说。他指的是河流上游的方向，离开这里有五百公尺光景。

小船带着我的行李和文件荡开去了。我起了疑心，但是怎么好表示出来呢，那只会惹起这些印第安人的不满，这是不够聪明的，何况又没有事实的根据。

“注意啦！”我开玩笑地喊道，抓起一颗石子，向一块相距约三十公尺的岩石上掷去。石子弹起来，裂成了碎片。然后，我装得不动声色，走到了荷安·莫塔华指给我的地点，重新爬进那只小船。低低的云层压在陡斜的河岸上空，急流在咆哮，太阳却高高地躲在云层的背后。四周是那么的沉寂，只有被惊起的鸟儿的尖叫和槳杆有节奏的拍水声，不时地打破这种寂静。在这寂静的气氛里，荷安·莫塔华和“小舅”在锡克查奥拉河的危险的浅水里缓缓前进。

我知道：向河流上游跑不了几步，靠左岸那边，隐伏着警察长的屋子。我小心地对这两个印第安人说，要他们别暴露我的行动，因为我要出其不意地使“我的朋友勒维”大吃一惊。说着说着，他们已经把小船靠着右边行駛了。

“你跟我的小舅穿过这道山嶺，在那上面等我吧。这儿的河水太危險了，”荷安·莫塔华对我說。

去他媽的！我心里想。这个印第安人一定是帶了我的行李物件，向勒維·蒙台勒格萊討功劳去了。現在我才看出这准是一个做好的圈套。

我怀着鬼胎，大踏步沿着那条通向山里去的小路走去，一刻不放松那个“小舅”，生怕給他乘机溜掉。突然，这印第安人停了下来，指了指路中粘土里清楚的足迹。

“是美洲虎的足迹嗎？”

“嗯！”他点点头，拖長了声音說。

“鎮靜点儿！”我厉声地叫道，因为我把这种声音当做了一个暗号。

又走了一段路，我們又碰到了美洲虎的足迹，这一次我們还看見鮮紅的血漬。“小舅”吓得再也不敢向前边走了，他害怕，并不时朝叢林里瞧。見到他这么害怕，我想，我的机会来了。

“你是不是最怕美洲虎？”我問他。

“是的！”他輕声的說，一边挨近了我的身旁。

“你別怕，我身边有枪，”我安定他說，又拍了拍那支插在皮帶上、藏在我襯衫底下的手电筒。

他速速打着寒噤，蹣手蹣脚地繼續向前走，也不再发出叫声。

不久，我們又走到了河边，那条大河分成了两条小河，把一座長着稀稀疏疏草木的小島包圍住了。一棵大树底下有一块岩石，坐着两个印第安人。“小舅”和他們閑談了好久，他們說的是印第安話，我一个字也沒有听懂。这两个陌生人瞧着我，評头品足似的說个不停。最后，荷安·莫塔华的船出現了，他老远就在

向我們揮手。陌生人登上他們自己的小船，向下游划去。在荷安·莫塔华駛近我們身邊時，“小舅”興奮地對着他大聲談話，顯然，他是向他訴說我的手槍。莫塔华拋給我一根用地衣韌皮做的粗索，我接住了，把小船拖近了岸邊。莫塔华爬上岸來，我向我的行囊迅速地望了一眼，確信裡面並沒有短少什麼東西，於是，我跟這兩個印第安人並肩坐在岸邊的石塊上。

“荷安，你在阿姆萊可有一個家？”

“嗯！”

“後天，你也去選舉嗎？”

“嗯！”

“那末，這一次選舉在什麼地方舉行？”

他不開口，冷冷地瞧着我。

“荷安·莫塔华，”我跳起身來叫道，露出威脅的臉色，走近了他的身邊。“趕快告訴我，選舉在什麼地方舉行！”

“在阿姆萊的教堂里，”他輕聲說了實話，胆怯地向四周張望了一下，看看有沒有旁人在偷聽。

我對他說，他得把我藏在他的家裡，到星期天早晨四點鐘，再把我帶到教堂里去，同時，要他絕對保守秘密。

“司令官到泰拉孟加來啦，”“小舅”插嘴說，聲音里好象含有一種威脅的味儿。

“呸！胡說八道！那根本不是司令官！”我回答，我馬上猜測到，他指的准是那個執法官，通常人們都把那個執法官當作了司令官看待。

“那末，誰是司令官？難道是勒維？”

“不是。”

“你嗎？”

“也許是。”

我从口袋里拿出了我的委員証，把政府的印章指給他看。

接着，我把我的梳子、把我裝在綠色賽璐珞套子里的牙刷、牙膏和裝着剃刀的小盒子都拿了出來，又从那小盒子里找出金光燦爛的黃銅剃刀。我一言不發，也沒有在剃刀上抹肥皂，就開始刮起臉來。

“胡子剃掉啦！”兩個印第安人異口同聲地喊道。

“荷安·莫塔華，要是你肯聽我的話，我便把這些東西都送給你。如果你在星期一再把我帶回到嘉賽，我另外再給你一塊半金元。”

“行！”他大聲說，他的眼睛里閃耀着貪婪的光芒。我們回到了小船里，我一把抓住他的臂膊，厲聲警告他：“你可不准對任何人提起我，懂嗎？要是你老實，靠得住，你就會得到你的酬報。要是你想哄騙我，那末……那末，你荷安·莫塔華今生今世再也休想騙人了！”我意味深長地拍一拍襯衫里面的手電筒。

我們繼續向前划去，曲曲折折地穿越了好多山嶺。不久，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了。大量的河水緩緩地經過我們的船邊，向前流去，仿佛怎麼也流不完似的。河水流過狹窄的山澗，在岩石上激起了朵朵的浪花。我們穿過山澗，費力地把船隻向前移動，這兒也許就是錫克查奧拉河，然而，也可能是泰律勒河、姚昆河或者是烏勒河。我觀察着寂寥的河岸，想找尋一個可以捉摸方向的標記，但是找不到。雜亂的藤叢里，不時模糊地露出茅屋的尖頂，除了這一切，什麼東西都看不出來。我為了消磨時間，也為了想引起那兩個印第安人的好感，唱着我記憶中的一切歌曲和倫巴舞曲①，我的旅伴們听了高興極了。我要求他們

最好也唱一支印第安歌謠。

“印第安人不会唱，”他們拒絕了。

可是我並沒有放鬆他們，最后，他們唱起一只單調的哀禱歌。听到这种歌謠，我的頭腦里閃過了这样的一幕景象：在烈日的烙炙下，一列長長的印第安人的队伍，背着巨大笨重的物件，正往无边无际的山坡上走去。

我們循着山岬向前划去，我向上游望了半晌，突然那儿出現了一只小船。虽然离我們还有一段距离，可是我已認出船上的乘客是些什么样人。

“是勒維嗎？”我問我的旅伴。

他們只是噙了一声，幸灾乐禍地堆起微笑。

“他們会赶上我們嗎？”

“不，不会的，莫塔华向我保證。

“注意，別給他們赶上了！好好留点神啊！”我說。

两个印第安人加了一把勁，我也抓住了一根槳。接着，在这大河的波濤里，开始了一場划船比賽。

遇到漩渦和急流时，我便把韌皮索繞在手腕上，踏着沒膝的河水，背撑着把独木船拖过去。勒維的小船一会儿出現了，一会儿又在河流拐弯的地方忽然消失，可是船身却显得越来越大了。

当印第安人把小船駛向左岸的一个埠头时，太阳差不多快下沉了。

“在这里上岸，”莫塔华說，一边用襯衫袖子拭掉臉上的汗珠。他看見我只拿了上衣和帽子，便加上一句說：“把东西都帶走。”

① 中美洲的一种舞蹈曲。

“你的家在哪儿？”

“我家小舅会領你去的，我馬上就来！”

我們踏着一條狹窄的小路，走進一座小小的森林，森林里有數不盡的小路。顯然，這些道路都是到那些隱蔽在樹叢中的茅屋的通道。我隱隱地覺得到處都有印第安人在窺視着我們的行動。見到那些沒有人照料的橙子樹和孤零零的香蕉樹，便知道有印第安人居住在這裡附近。我們剛跨進一塊開垦地的邊緣，印第安人的公司所在地已經霍然呈現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走到了一所巨大的茅屋的前邊，見尖尖的屋頂上蓋着棕櫚樹葉，牆壁是蔓藤搭成的，牆壁的缺口和裂縫里露出了一个个女人的臉，驚訝地瞧着我們。一大群懶狗汪汪地狂叫，又圍着我們亂跳，耳邊還聽到豬叫聲。五六个印第安人從吊床上支起身來，七嘴八舌地向“小舅”發問。我向他們問了好，他們只是不耐煩地從鼻孔里哼了幾聲。

再往前進，小路更傾斜了，右面沿岸的小山漸漸向後退去，左面盡是些雜亂的樹叢。

前面高地上聳起了一所茅屋，屋旁的吊床上躺着幾個人，我相信他們不是印第安人。

走近一個山岬時，“小舅”突然站住了。他推開那些帳幔似的藤叢，向一所隱藏着的巨大的茅屋指了指，說：“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我跟你一起去！”我回答，我已經打定主意，無論如何不讓他離開我的左右。他不贊成似的望了我一眼，只好繼續走着，打消了拜訪的念頭。

我們向一個山坡上爬去。樹叢里傳來了雜亂的聲音。我登上一塊岩石一望。果然：在我們前面的一塊開垦地上，出現了一

所茅屋。

“等一下……”“小舅”又这么說。

“好，我們去吧！”我把他推在前边，附和道。

我們弯着腰走进了屋子，屋子四壁的門窗都敞开着。冒烟的爐灶前，坐着一个头发蓬松的印第安女人，穿着一身髒衣服。屋里有一堆棕櫚叶，上面蹲着三个印第安人。他們一看见我們，馬上站起来招呼，把手递过来，象所有印第安人一样的輕輕地碰了碰我的指尖，接着馬上又縮了回去。他們請我坐在一段树干上，兴奋地用他們自己的方言，对着“小舅”一窩蜂的发問。我一声不响的靜听，可是一个字也沒有听懂。

一座用棕櫚木搭成的台上，在骯髒的破布和干树叶鋪成的被窝里，蹲伏着几个瘦小的印第安孩子，他們的头发又長又乱，又沒有穿衣服，象蛆虫似的蜷曲在那儿，还不停地在咳嗽。

“咳嗽咳得很厉害嗎？”我向印第安女人发問，可是她睬也不睬我，連睫毛也沒有震动一下。这时，一个印第安老人轉过头來說：

“病得很凶哪，先生。我們印第安人很穷，沒有錢吃葯。”接着他指了指那个印第安女人，添上一句：“她不懂西班牙話。”

又有六个印第安人走进了茅屋。他們用了我所熟悉的那种手势招呼我。有人說：“先生，你好？”然后都蹲在棕櫚叶上談起話来。我点了一根紙烟。他們偷偷地看着我，露出天真的喜悅；我噴出的烟圈，他們也感到惊异。于是我把烟盒傳了一圈，請他們抽烟。印第安老人指指爐灶旁的印第安女人，說她也該得到一支。她嘶啞地向我道謝一声。印第安人大口大口地吸着，一口烟也沒有咽下肚去。

这时小路上忽然傳來很多嘈杂的人声。我豎起耳朵，似乎

听到有人說西班牙話。半晌，幢幢的人形走了过去；我只能从灌木叢的空隙中望見他們，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印第安人还是白人。“小舅”屈指計着数。最后一个人走过去后，我說，“一共五个。”

“嗯！”

“是勒維他們嗎？”我問他，我猜想这些人准是我們在河上小船里看到的陌生人。

“我不知道，”“小舅”回答，馬上又轉过臉，和那些印第安人談話去了！我真想知道他們到底在說些什么，要是能够讓我听懂他們的話，哪怕要我牺牲一条右臂也甘心。

最后，“小舅”決定动身了。我們重又回到小路上，路上印着靴痕。“小舅”快步的跑在前面，我簡直沒法跟上他，太阳已經偏西了。我們赶紧沿着这条小路向山上走去。

驟然，在前边远远的小路拐弯处，出現了一个白点，那准是一个男人的帽子和他的卡其襪衫。一刹那，白点消失在一块岩石的后面了。我要想警告一下“小舅”，可是他在我前边很远的地方走着。我拚命奔上去，才隱約望見他的背影，我又不敢大声叫喊。我奔上一块高地，这个印第安人还在我的前面，他和我相隔得正跟他和那个人相隔得一样远，那个人就是我要警告“小舅”留意的。在我們的前面，肯定另外还有四个人；而在后面却越来越清楚地傳來两个人的声音，他們正大声用西班牙話交談着。我知道我給包圍住了。我已經来不及躲藏了，我動了一下腦筋，決定逕直的走向我的敌人，表面上尽量裝得泰然自若。我壯起胆子，用滑稽透頂的声調，向那个穿卡其襪衫的人喊道：“見鬼，他們把选举地点藏到哪儿去啦？”

他吃了一惊，轉过了臉。那是乔治·曼納啊，是律蒙的一个

年青雇員。他在不久前才被任命为泰拉孟加选举委员会的秘書。我認識他，他也認識我。

“喂，是你嗎？”他惊愕地回答，接着馬上露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我还以为你是我們掉队的人呢……”

“什么？我就是在那边的茅屋里坐着等你，見鬼，你怎么不声不响的走了过去！”

在前边走着的人，立停了脚步，等候着我們。果然，唐賽瑪 爱尔·曼納也在这群人里面，他是律蒙的前任司令官，现在是泰拉孟加执政党的监选員。使我惊奇的是，我还发现了唐·拉蒙·苏吐，錫克查奧拉保安部的司令和领导人。我們是同乡，老相識。现在苏吐也要到阿姆萊去，他去干什么呢？他为什么不留在錫克查奧拉施加压力？正因为我們曾經写信請求过共和国总统，总统才特地委派他来阿姆萊监督选举嗎？总统会不会向我們开玩笑，而派出这么一个奸詐的不知廉耻的騙子？

“喂，老朋友，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他招呼我，他穿着一件襯衫，袒露着胸膛，几乎連肚臍也露了出来。胸前乱糟糟的一撮灰色汗毛上尽是汗水，他一边用手帕擦汗，一边向他的同伴們眯了眯眼睛，递了个眼色。

这时候，两个掉队的人也赶上来了。其中一个是个錫克查奧拉警察長的儿子，看样子还是一个学生，但他們却任命他为阿姆萊选举委员会的委員。

一个多妙的选举委员会。

我們在一种充滿了猜疑和冷淡的气氛中一起向前走。唐·拉蒙把“小舅”拖向一旁，两人賊嗑了一陣。倏忽間，那个印第安人无声无息地失踪了。我的那些領路人，心里別有打算，他

們——走过了一所茅屋，便轉了个弯，向一条我們將要摆渡过去的河流走去。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他們想要丟掉我。他們的腦袋湊聚在一起，偷偷地商議着，如何进行这件事情。忽然拉蒙向大家說，他要在小船来到以前，到附近橙子林里去一趟，尝尝那儿的新鲜水果。我不能讓他从我的眼前溜掉，于是跟了他去。当只有我們两人在一起时，我对他說：

“唐·拉蒙，你知道我是工农联合陣綫的監选員。幸亏我在这个荒山里碰見了你。你是政府代表，請你帮助我找到选举地点。你总知道在什么地方。”

这个伪君子搓了搓手，向我解釋，說他很不幸，一点不能帮我的忙。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同伴們將要把他帶到哪儿去，他又賭神罰咒地說，連这条小船也是他同伴的。他們或許会把我一起帶到对岸去的，不过他沒有权利强迫他們这样做……他又講了不少推托的話，我听了他的种种托辞，也明白过来，他們已經决定打算把我丟在森林里过夜了。我沒法阻止他們，决定假装痴呆，讓他們安心乐意地認為我是已經上了他們的大当，这样对我会有好处。我正在默默地动着腦筋，我的那个同乡辞肯語定地向我說，我参加了劳工陣綫，便是做了一件傻事，“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政党，就休想得到任何好处！”然后，他不擇任何手段地討好我，把那种舒适的生活描述得那样美丽多彩，又說他所以能有这样的生活，完全是凭他的聰明和远見。

他向我担保：“朋友，只要你开一声口，馬上可以改变你的地位，保你有好日子过，你本来就應該过那样的生活的。只消一句話！你并不愚蠢啊！朋友！”

他不憚再三地劝說我。我突然发觉他用眼睛和嘴巴打了一个暗号，我連忙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同伴正向我們走来。

他对着这个西印混血儿^①大声喊道：“小船来了没有？”

“没有，”混血儿回答。“天色已经不早，你应该动身啦。”

这明明是一套鬼计，我不想揭穿它，所以装得不动一点声色。唐·拉蒙独自向埠头走去了，那个西印混血儿却替代了他，向我急急地谈起了各式各样的故事，他打算转移我的注意力，同时也想借此威吓我。

“你根本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斩钉截铁地说。“至少，你还得带来一批人才行！光是你一个，能成得了什么气候？老实告诉你，全泰拉孟加都是我们的人。大家都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我们朝东，他们不会朝西。你休想找到人来帮助你。我问你，你睡在什么地方？吃些什么？印第安人最多给你吃一些稀稀的猪食，你不接受，他们还会感到受了侮辱呢。还有那些河流？也许你在这儿碰巧找到人把你渡过去。可是往后你怎么办？你得游泳过河，这也许很难办到吧！”

他这样哄我，我用同样的手段回报了他。我便对他讲，想不到还会碰到这么多的困难，我没法克服，只好回去了。正说着，他突然打断我的话头，嚷道：“你瞧，小船开走啦！他们把你丢在这儿啦！”

“什么，真的吗？”我笑着回答。“他们干脆把我忘了，是不是？好吧，那我倒要试一下，看我一个人能不能到达那里。”

“我反正要走的，”他回答，偷偷地溜掉了。

岸边，埠头处已经是静悄悄的。对岸的树木下，有几个白色的人形在来回移动，还不时映出了铁皮箱的闪光。为什么勒维和

^① 西印混血儿：西班牙血统的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

他的一幫人快走完最後一段路程時，卻把小船划走了呢？那鐵皮箱里裝的是什麼東西？是燒酒嗎？大概不會錯，有了這種貨物，他一定會看住他的舵手們。在發現人形的地方，再向上游走四十步路光景，我又發現一個黑點。難道這就是通往阿姆萊的小路的起點？難道他們為了哄騙我，而只是在那兒登岸？他們隨時可以向上游或者下游划去，划向一條真正能通到阿姆萊去的路上，而我只能靠他們遺留下來的靴痕摸索着前去。

我決定在最近的一所茅屋里求得一席之地，度過這一宵。如果屋主人拒絕我，那我只好在樹樁杈上過夜了。千萬得小心，因為勒維和唐·拉蒙也可能料到這一着，他們會預先派那個混血兒到印第安人的茅屋里去，命令他們適當的布置一下。他不是曾經對我說過：“印第安人只會給你一頓稀稀的豬食……”要是我第二天生了病，那也是在預料中的。

我向一所茅屋走去。這所茅屋好象一座平台，只多了一個屋頂，四壁用樹枝圈圍起來。屋角里，有一個印第安女人，搗着一種不知名的漿。一個約莫十四歲的印第安少年站在爐灶旁烘香蕉。我向他問好，那個少年使用西班牙話向我招呼了一聲。

“你會說西班牙話嗎？”我問。

“會說幾句，”他回答。我請求他問一聲他的媽媽，可不可以讓我在他們茅屋下的平台上過一夜。他和印第安女人交換了幾句話後，說道：“好，請到這兒來坐吧！”他向一根樹干指了一下。

我告訴他，我病得很厲害，是一種劇烈的嘔吐症，我希望能馬上讓我躺下休息。

“請吧，那你躺下睡覺吧！”

我沒有讓他說第二遍，立刻在我的袋子上躺了下來，拉下帽

子，遮住了臉孔，还佯装打了一会儿鼾，讓他們不再想到給我吃东西。一会儿，印第安女人和他的儿子也去睡觉了。

平台上散乱地放着好些玩具，树枝搭成的牆壁里又傳来了窃窃的私語。因此，我断定，屋子里面一定还有几个印第安小孩。

一盏小油灯的火光从裂縫里透了过来。里面响着輕微的談笑声。

接着灯光熄灭了，只有折磨着小孩的剧烈的干咳还不时打破这茅屋里的寂靜。

荒野里响着千百种新奇的声音。我一再受到蝙蝠的惊吓，它們就在我的臉孔上面飞过。仿佛要在我的鼻尖上过夜似的。还有两只狗，老是在平台上奔来奔去，最后竟在我的大腿之間躺下休息了。每隔半小时，总有一个小孩从房里出来——有几个完全脫得赤条条的，另外几个只裹着些破布——站在平台边小便。他們在黑暗中跳来跳去，活象是些鬼怪。真不知这些人喝的是些什么，必須这样頻頻地在夜里起来？

我睡不安穩，始終为自己在謀划，想打下一个主意。我那些“朋友”到底在搞些什么詭計？也許他們想比我先到达那里，在今夜就实行他們的計劃？也許他們又把选举地点迁移了呢？不这样他們就得通知全泰拉孟加的印第安人，再說，時間上也来不及了。只是因为我在六年前曾經阻碍过勒維那种类似的选举中的舞弊，这一次他可能会設下一个新的詭計来对付我。

譬如說，选举委员会可能为了装装門面，而分发好些选票。到了星期天，就随便派些印第安人到选举地点去，只要給他們配备好相当的証件，指示他們假裝不懂西班牙話就行了。这样一来，我便无法檢查他們的証件是不是可靠。可是尽管困难重重，

首先必須找到阿媽萊的教堂。到時候自會有辦法阻止這場選舉中的舞弊。

怎樣渡過那河流呢？有兩個可能：或是偷一只小船，或是干脆游過河去。這是有辦法克服的。我那些“朋友”的足跡和成群結隊的印第安人就會給我指出我所要走的路徑。過不了多久，他們就會從四面八方動身到選舉地點去的。我還有星期六那麼一天的工夫，可以讓我安排一下，而且還留下一塊可以充飢的面包，因為我非常乖巧，這兩天一直在吃餅乾。

把一切都考慮周到後，我安心的進入了夢鄉。

天色還沒有大亮，印第安女人和那男孩子已經起床，他們做了一碟簡單的、氣味難聞的“薩考巧”^①。我趕快站起來，給了他們幾個錢，向他們告別了。可是，我並不是向埠頭那邊走去，却反而朝內陸奔過去。那男孩追在我後面喊道：“你到底要上哪兒去啊？”

“我只是想在這兒游覽一下，今天下午就回去。你也去選舉嗎？”

“嗯！”

“選舉是不是在教堂里進行？”我問，同時，憑我心中的猜測，向那方面指了一下。

“嗯！”他又從鼻孔里哼了一聲。他目送着我。我走到一條小路的拐彎處，看見他還在那兒望我。

我沿着小路向內陸走去。走了近二十分鐘，突然發現新印的美洲虎的足跡，我馬上立定了腳步，疑惑不定地向四面八方張

① “薩考巧”：一種用絲蘭和肉及香蕉做成的菜肴。

望着。然后穿过了树林，向河流奔去。一条散石密布的几乎干涸了的小河的河床替我指出了路徑。不久，我已經站在大河的前面了，河面的上空还浮游着清晨的濃霧。我決定在云雾还没有散开以前，趁“朋友們”还不可能发觉我的时候，赶快冒險渡过去。河岸的荆棘叢中躺着一只小小的独木船。可是当我更分明地看到那条大河，看到那八十来公尺闊的河面和猛烈的漩渦时，我心头明白，要想乘坐这艘輕巧的小船，要想凭我这一点儿划船的本領，根本休想渡过河去。可是，我的党要我到阿姆萊去，監督这次选举，我无论如何要完成我的任务。于是，我抱定决心，游泳过河。我敏捷地脫下了衣服，把我的內衣裹在上衣里边。我先要把衣服帶过去，然后再回来取我的袋子。我回想起当时在考海河、拉·埃斯特萊拉河和萊温塔查河用炸葯捕捉宝宝魚①和瑪却加魚②的景象。那时，我真正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潜水員；可是这已經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突然发觉，恐惧已压迫着我的心头了。

大河对岸有一块平地。我應該設法在那儿上岸，可是平地的左右两面，尽是些巨大的岩石，受到巨浪的冲击，濺起了片片的浪花；往下游走二三十公尺光景，咆哮着一股急流，連最灵巧、最有力的游泳好手，也几乎不可能克服这个障碍。我估計一下这股急流会把我抛去多远，決定暂时不帶行李，先游一段試試看。我一面游泳，一面把一只手高高地伸出水面。我两次投入水中，两次都退了回来，我被河水的威力吓住了，我快临近絕望了。沿着河岸走了一段，然后，再一次冒險向河流上游游去。我

① 宝宝魚：一种非常鮮美的魚。

② 瑪却加魚：一种游得很快的魚，只在沿海的海水中。

以急速的冲刺向前游着，很快游到了对岸。休息了片刻，抱着更大的信心又游了回来。

现在该把袋子运过河去了。为了更好的保护文件，我把它藏在岩石中间。然后重新进入水中，这次总算顺利地到达了对岸。我只能伸出那只闲着的手，去攀住岩石，水流却把我一下子扔到了岩石上边。我的膝盖撞出了血。我跛了脚，带点儿沮丧的心情，第三次游回来，想把那捆衣服也带过去。快游到河的中央，一只独木船突然从迷雾里现了出来，两个印第安人握着槳，朝河的上游划着，向我置放东西的地方笔直地驶去。我赶紧潜入水中，正好在小船前边的水面上浮起来。当我升出水面时，那些印第安人惊讶地瞧着我，有一个说：“你游得真不坏……在这条河里游水，太危险啦！”

“我也是印第安人啊，”我笑着回答，指一指紧贴在我头上的头发。我的头发又光滑又稠密，跟印第安人的一样。“我在考海河旁住过很久。我要把我的袋子运过河去。”

“原来是这样，”那个印第安人看到我流血的膝盖，又加上一句：“可怜的家伙，撞在石头上了吗？”

“是的，”我承认，赶紧抓住这个容易过河的好机会说：“你们愿不愿把我的衣服放在独木船上带过去？”

“可以。”

我手里提着那捆衣服。不多一会儿，我已经脚不沾水的登上了对岸。其中一个印第安人跟我一起跳上陆地。我解开上衣的带子，在口袋里找寻剩下的另钱；这个异乡人猜出我的用意，就跟他的同伴交换了几句话，并且做出一个拒绝的姿势说：“不，别付，不要钱，我们穷，你也穷，大家都是穷人，应当帮忙。”

我衷心地向他们道谢。

“你要到哪儿去呢？”他問我，我把我要去的地方告訴了他，他就說：“我指点給你看。”

他在我的前面快步跑着，跑到我在前夜已經注意到的那座小树林边。果然不錯，我在对岸所看見的黑点原来就是这些树木，而在树木下面，就是一条通往阿姆萊的小路。

“笔直走，始終笔直走！”他說。

“还很远嗎？”

“你能跑路嗎？”他反問我。

我承認說，我非常健步。于是他保證：“对一个能跑路的人說来那不远，把东西拿好了，走吧。”

我送了他一小盒香烟，他笑容可掬地告辭了。

我滿肚子的高兴，仿佛一天里逢到了两件喜事。現在我知道，最严重的阻碍也已經被我克服了。我一边穿衣服，一边想办法，明天將怎样来对付这批家伙。突然：該死——我的文件不見了。最后我才想起，我为了要更好的保护它，而把它藏在对岸的岩石下面了，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可是我馬上又怔住了：我想，多該死，要是剛才有人經過岩石那里发现了它，那怎么办！我用最快的速度重又游过了大河。等我把文件拿在手里后，我才开始安靜下来。我帶着它一路回到我放东西的地方，始終沒有感到寒冷和飢餓，也不觉得我的脚已受了点伤。我赤裸着身体，在泥濘的道路上瘋狂地跳跃，着魔似的大笑。我想，下一天碰見老狐狸勒維和老騙子唐·拉蒙时，他們將会大吃一惊。

我穿上衣服，向内陆走去。小路上滿布着靴子和皮鞋的痕迹。我走进一块开垦地，休息了一会。把面包分做三块，两块重新藏进紙袋里——作为星期天和星期一的口糧——剩下的那块，准备在我难忍的飢餓中用来填肚子。

走完尘土飞扬的小路，眼前展开一片厚厚的毡毯似的草地，草地上有一条深绿色的隧道，那是由又杂乱又茂密的互相交错的树枝和帐幕一样蔓生的攀藤植物所形成的。淡淡的阳光斑斑点点地照亮了这条隧道，把那些奇异的寄生植物的红花映成点点火花。啾啾的鸟鸣给寂静的森林带来了生气，不时地，风儿给我送来了远方的断续的谈话声。在通向树丛的小道上，我好几次发现了足迹，我踏着这些足迹前进，终于在高耸的树梢之间看到了灶火的薄烟，袅袅升起，好象一面面的旗子，还看到了一座座茅屋的尖顶。那个印第安人曾经对我说，必须笔直的向前走。看到那些鞭子的痕迹，说明他没有骗我！好几次，我隐身在丛林中小路的拐角处，看看是不是有人在钉我的梢。有一次，我发现两个人，在很远的地方，朝我这方面走来。我躲在树丛里。那两个印第安人没有发觉我，走过我前面的时候，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言语大声交谈着。等他们的声音渐渐消逝，我才继续我的路程。我踏着更快的步子，加倍小心，随时都留神着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

柔软多汁的绿色草毡突然到了尽头。在尘土飞扬的荒地上，现出了一条小道，太阳残酷地烙着地面。一座东倒西斜的破茅屋立在路旁。在炙热的阳光下，走过了几百公尺，就来到了一座荒蕪的香蕉园的阴影里。这时，我听见有人在说话，也听到嘈杂的响声。树木之间露出了一块空地和一座建筑物的轮廓。我离开小路，象一只萨诺似的匍匐着穿行过茂密的灌木，一直爬到跟那座建筑物只差约莫二十步的地方。这座房屋一定就是我寻觅已久的阿姆莱教堂。那里传出嘈杂的人声，叮咚的锅子声，咯咯的母鸡声。橙子树下有人正在砍木柴。此外什么都看不清楚；反正我要多多留神，不能被人发现。我那些“朋友们”一定会想

尽方法来阻止我参与监选，只要我遭到一点小小的挑衅，或者发生一件微不足道的意外事件，就可以被他们找到借口，来逮捕我——还可能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我个人的安全——在举行选举的那个星期天把我关起来。象这一类的事情肯定是预先布置好的。现在，他们一定是信心百倍，自以为在明天早晨五点钟，不会有反对党的监选人员来阻止他们的选举舞弊了。唐·拉蒙的声音将在那儿的上空响着：“太好了，珂里……从容一些好了！反正又不拥挤！”回答他的将是一片笑声。

太阳已在当头。一定是十二点钟了。我决定躲到香蕉园后面的一座茅屋里去，消磨剩余的白天和夜晚，于是我匆匆着回了出来。

这座孤零零的小屋建筑在一公尺高的地基上，已经坍塌了，只有树枝铺成的地板和一部分屋顶依旧保存得很好。我发现小屋前面有一座棍棒扎成的梯子，似乎已经腐朽了。我小心翼翼地向上爬去，爬到一座小小的阳台上，打开了那间唯一的起居室的门。四周的树木团团地将这座废弃了的住屋围了起来：攀藤大胆地爬进了由大块树皮拼成的墙壁的裂缝，角落里石磨子上的瓶子，也盖满了尘埃和干树叶。一缕阳光，透过破屋顶，照在一只黑色的茶碗上，碗里盛着半碗雨水。我在这一座茅屋里的一小块最干燥的地上躺直了身子，眼睛凑到墙壁的裂缝上，观察路上的动静。

等了很久，才看见几个印第安人走过，他们提了一只铁桶，看样子里边是空的。隔不了多久，第二批人也出现了，他们赶着一头公牛和一只没有尾巴的瘦母牛，一路向教堂走去。我心里想，那准是供应这次盛宴的肉食，官厅就用这些东西来鼓舞当地人民的情绪。而勒维也没有忘了那不可缺少的烧酒……

一張褪色的報紙，只有一角還貼住在薄薄的牆上，報上一幅人象直瞪瞪的瞅着我，我覺得這個人很面熟，便好奇地坐起身子，讀道：“寇法斯著名科學家唐·弗蘭克林已回到哥斯達黎加，他業已完成……”旁邊還有一幅美貌少女的肖像：“顯赫的海勒第雅斯世家之女塔萊茜太·蘇蘭拉昨晚在舞會中……”我又發現報紙刊印的日期：一九三四年二月。啊！到現在已整整有六個年頭了。六年以前，我還是個阿拉海拉學院里的學生。我不禁想起學生時代所做的好多惡作劇的事情。我在那兒認識了這位“著名的科學家”。憂郁的回憶催我入眠。

一陣奇怪的噪雜聲把我驚醒了。屋椽下，兩只巨大的綠油的蜥蜴，對我伸出它們靈活的舌頭。我小心地向門外張望。樹林中的寂靜和孤獨的氣氛是那麼逼人，我頭腦里不由得閃過各種荒謬的幻想：也許這座小屋是美洲虎經常光顧的場所，也許這兒還是一條大蛇常來過夜的安樂窩。真的，我第二次醒來時，還以為一條這樣可怕的怪物纏住了我的脖子呢。最糟的是，門上沒有鎖，大門只好通宵的敞開着。這時候，那些印第安人和背負孩子的印第安女人再也引不起我的興趣了。他們越來越多地在樹林里出現，成群結隊，陸陸續續地向教堂進發。一忽後又消失在香蕉園里了。薄暮的陰影越來越濃，我也越來越着急，只想馬上能找一個滿意的睡覺的地方。我終於發現平台的一個角落裏，緊靠在屋頂下面，有一個枝條編搭成的小欄。

我爬了上去。欄上盡是些攀藤、樹葉和塵土，地方倒很寬敞，足夠讓一個人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覺。我把我的袋子也拿了上來。不消片刻，我已經橫倒了身子，腦袋枕着袋子，我覺得睡在這裡，比睡在聖約瑟最豪華的旅館里還來得安全。不久，周圍已是一片漆黑，千百種神秘的聲響，匯成一出奇妙的合唱。

当我醒来时，天色还是阴沉沉的，没有风，却感到一股寒气直透我的骨髓。山脉在黎明前的黑夜里隐隐地现出了它的轮廓，天际弥漫着灰蒙蒙的大雾。丛林里的鸟儿，开始表演它们的歌喉。喔喔的鸡啼声，好似一阵阵警报，从村子里传来。

我离开了小屋。走了几分钟，那个将要举行这次著名的泰拉孟加选举的场地，已出现在我的面前。

在一片宽广的开垦地的中央，耸立着一座小小的教堂，牆基很高，以防止场地上潮气的侵蚀。教堂毗连着一座大厦的阳台，中间还架着一条窄窄的板桥，那座大厦就是我昨天所见到的。大厦的另一面，有一所不惹人注意的矮屋——要不是砰砰的锅子声和屋顶上袅袅的烟柱，我还不知道那是一间厨房。

我马上转身向水槽走去，水槽里积聚着雨水，我用人间的硬面包和天降的甘霖填饱了我的肚子。几个睡眼惺忪的印第安人出现在厨房门口。远处，一个衰老的独眼黑白混血儿对着我细细端详了好久。印第安人带着宿醉未醒的脸容，从大厦里出来，他们站在阳台上，呆呆地看着我。他们揉皱的衣衫和踉跄的脚步，泄漏出昨晚过度的辛劳。乔治·曼纳穿着襯衫，肩头上披了一条毛巾，向水槽走来。

“早上好！”

“早上好！”他结结巴巴地说，并且向我瞧个不住。“该是五点多了，是不是？”

“大概是吧，”我回答。

唐·拉蒙猴儿模样的、剃得精光的脸从阳台上的一个角落后面出现了。他那没有神气的眼睛接连蹙了几蹙，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显然，这只老狐狸弄不懂我怎么会站在水槽旁的。唐·赛玛爱尔过来招呼我：“你喝过了咖啡了吗？”

“咖啡！早已喝過了，唐·賽瑪愛爾！”

“那太遺憾了！……我倒樂意請你喝一趟。”

他有點窘，沉默了片刻後又說：“或許你仍舊有胃口吧？”

這真是個非常誘人的建議，我彬彬有禮地謝過了唐·賽瑪愛爾的好意，滿意地咽下了收聚在嘴里的口水。不一會，勒維也出現了——也不知道他是從哪兒鑽出來的——那頂和他形影不離的寬邊帽，還戴在他的頭上，胡子也有兩天沒刮了。

“哈羅，朋友！你好嗎？”

“你看吧，還不是這樣，勒維。雖然沒有我自己嚮往着的那樣好，也還沒有別人希望的那樣糟。”

我裝得愣頭瞠腦的，把唐·拉蒙向我耍的那套鬼把戲一一告訴了他。我還向他撒了個謊，說我象吼猴似的在樹上過了一夜。

“多糟糕，朋友！你瞧，這種事，我可永遠也干不出來！撇開政治不談，人與人之間，也不該這麼對待啊。”

他好象一匹粗野的公馬，腦袋往後一仰，搔了搔自己的須根，隨即用手遮住了嘴巴，目不轉睛地從帽緣底下偷看我。最後，他也邀請我喝咖啡，“我還帶着我親手制的最最鮮美的干酪！”他補充一句道。

沒一會兒，我們已和睦地圍坐在一張桌子的四周，桌上放着一听咸餅干，一碟子切成小片的烘香蕉，一盤子火腿和那被他吹噓過的干酪。盤子裝得滿滿泛泛。

“珂里，趕快，把咖啡拿來！”勒維嚷着。

那個獨眼黑白混血兒拿着一只大壺走來了。

“喝吧，朋友……請用一點煉乳！尝尝這塊干酪！你會知道，味兒真不壞！”

他朋友長朋友短地向我端出了好大一堆謊話，又替選舉地點迁移到阿姆萊的事情作了辯護。

我真的不知道為了什麼，突然間，竟對這個家伙有點兒同情起來了，雖然我沒法抓到一個可疑的地方，證明他布置了這個選舉中的舞弊，把我丟在河的那邊。他已經在泰拉孟加住了二十多年了。除了他的老婆替他生了很多孩子外，他還在這地區的所有角落裏繁殖了後代。現在，他已經快五十了，可是看到他那健康的臉色，還認為他塗改了出身証上的出生年月哩。

他不識字，也不會寫，可是他很聰明，狡猾，是一個壞心眼的人。說假話，玩花招，是他的拿手好戲。也許靠了這一手，他才達到了一個泰拉孟加居民所能達到的最高的地位：警察長。

唐·賽瑪愛爾走到桌子旁邊，給我們拿來了一罐果子醬。印第安人都擠到門口來了，他們飢餓的眼睛掃過我們的桌子。末了，唐·拉蒙也出現了，他看見了我，怔了一下，接着，还是在桌子旁坐了下來。勒維開始向我提出各種各樣的諾言，向我保證：這次選舉絕對不會有弊病。唐·拉蒙剛把糖加在他的咖啡里，聽到他這麼一說，就把咖啡推在一旁，打斷了勒維的話頭，彷彿在我們兩人之間絲毫沒有發生過什麼糾葛似的，向我解釋起來：“是啊！你完全不用擔憂！總統先生派我到這兒來，就是為了防止任何錯誤，哪怕最小的錯誤也不讓發生！”他把拳頭往桌上一擡，提高聲音說：“這一次，不喝酒，不跳舞，這一類的玩意兒，我們絕對不幹！”

那些壯着胆走進來想討幾塊糕餅吃吃的印第安人，這時又胆怯地悄悄向門口退了回去。他那裝模作樣的姿勢和那句“總統特派員”的大話，引得我哈哈大笑。

勒維殷勤地勸我們多吃幾片干酪。他在旁邊斜眼看着唐·

拉蒙，喃喃地說：“是啊！現在該把我答应过給唐·拉蒙的干酪扫数儿給他了。”

“哼，这无賴！”老头儿对着我笑了笑說。“你知道这些东西是怎样弄来的？好久以来，这个騙子手老把他老婆那儿的干酪拿了来，他說是拿来給我的，其实呢，他是把这些干酪帶到嘉賽，喂他那头小鴿子的！”

“別信他的鬼話！”勒維笑着抗議。

“他玩的鬼把戏不仅是这一件哩！”老头儿繼續說。“你不是也認識我的小拉蒙嗎？这个大坏蛋就把我的小拉蒙跟一个女人拉上了皮条。你知道結果怎样：糊涂的家伙着了那女人的迷，索性娶了她回来做老婆。有一天，那糊涂小子把燕麦片、牛奶、还有天知道是哪些另碎东西都搬在一起，我就感到很惊异，后来有人告訴我，說他因为她要生孩子，高兴得昏了头。我却起了疑心。我已看够了这坏蛋的花招，所以我一听说那个女人分娩了，便对我的小拉蒙說：‘好吧，把小家伙抱来給我瞧瞧！我很熟悉我們家的特征……’这对她意味着什么？一下子，我把我的小拉蒙拖在一旁，說：‘注意，你这个蠢貨！难道你瞎了眼，沒有看見那小子的皮肤跟无賴勒維的巧克力肤色是一个模样的嗎？’”

勒維双手乱搖，哈哈的笑声和一大块梗在他咽喉里的香蕉，使他說不出話来。这当儿，乔治在門口出現了，他說：“我看时候到了，我們馬上开始选举。”

唐·拉蒙和勒維掏出他們的表，从桌子旁站了起来。

“不錯，正是时候了，”勒維說，一面对唐·拉蒙斜看了一眼。接着，他在我肩头上輕輕拍一下，高声說：“朋友，回头見。希望下午再在这儿見到你。”他仿佛不愿意給人听见似的，压低了声音說：“朋友，你明白……这件事跟我一点不相干，所以我还是走

开的好，免得有人說我干涉政治。最好是做一个中立派，朋友，你說对不对？”

我看見他帽緣下那对猪般的小眼睛閃爍着嘲弄的光芒。不多久，他已消失在一座香蕉园里了。

我們剛离开房間，一大群印第安人就向桌子襲击而来。他們为那些吃剩的早餐展开了激烈的爭吵。屋子里粗木板壁上挂着一些选举名單，正在随风飄动，选举委员会全体委員的大名很有次序地签在上面。我匆匆的一眼看过，馬上証实了我的疑虑：根据这份名單看来，选举委员会自二月五日以后，每天都在召开會議，分发选票；同时，所有的印第安人也来过这里，領取了选票。真是一批模范公民！理該贏得全体哥斯达黎加人民的喝采和惊异！尤其是那些选举委员会的委員們！他們簡直創造了奇迹，原来他們根本沒有到过阿姆萊，却天天在这儿开开会，发发选票和在名單上签签名，如此而已！正在这时候，我发觉乔治站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偷偷地观察着我，于是我放声大笑，对着他喊道：“真是見鬼！一批多么守紀律的印第安人，可是么？他們特地从山上下来，就是为了要在选举日以前取得选票！天理良心，他們正該贏得一枚勳章！我只好落在后面了！”

乔治窘迫地微笑着，他仿佛并不知道要开选举大会似的，岔开了我的話說：“我們把桌子放在哪儿呢？”他一边問，一边指着阳台上一張擦得干干淨淨的長桌。

“最好是搬过来，放在門口，投票大概是在房間里举行吧？”

“为什么不讓它摆在原来的地方？”

“呐，你連自己也不相信啦！”我用开玩笑的声調說。“桌子不放在門口擺一擺，那些印第安人就不用走到屋子里去，只消在这里阳台上，就可以找到人替他們貼标记，你对于这一点也沒有

想到么？否則叫我們站在这儿該怎样來監視他們呢？”

喬治一下溜走了，他一定是跟他的同黨們商量去了。我乘他不在，趕緊把投票室的每個角落里仔細地察看了一遍。我檢查了地板，把一扇通往內室的邊門鎖住，又檢查了一只櫃子；最後，滿意地嘆了口氣。現在，這些騙子至多只能設法在隔壁房裡“進行導演”了。這一次，硬是要那些印第安人自個兒貼標記不行。

迷茫的晨霧，灰沉沉的一片。細雨淅淅地打在橙樹葉上。漸漸地，一大群印第安人聚集在陽台上了；對面的廚房裡也擠滿了冷得瑟瑟發抖的印第安人，頭髮蓬亂的印第安女人默默地在周圍徘徊。有些人裹着骯髒的破衣，但大多數人都穿着沒有熨過的乾淨的襯衫。到處是光腿，敞開的胸口，亂蓬蓬的發束。很多人帶着凝滯的目光，毫無表情地瞅着我，其他人一聲不響，只是偷偷地瞧着。其中只有五六個人穿着鞋子，衣服也穿得比較好，面目也比較俊秀明慧。他們冷眼看我，一半兒是輕視，一半兒是挑釁，他們還不斷地和身邊的人竊竊私語。他們不是純粹的印第安人。他們的頭髮或是很卷曲，或是象絲一樣的柔軟，皮膚的顏色也比一般的印第安人來得深或者來得淺，他們分明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兒。顯然，他們是勒維羅來控制印第安人的代理人 and 助手。他們這一刻的任務，似乎是要使我在印第安人面前出丑；因為我已經看出，其他的人一再盯着我，還狡猾地露出了嘲笑的神色。

有人抬來了一張桌子，一張長凳，几張凳子。在抬桌子的人中間，我發現了那個西印混血兒，他曾經用了一套鬼話把我纏住在對岸，讓唐·拉蒙登上河中的小船。他嘴里喃喃几聲，算是向我招呼。

他們又走进了屋子，出来时拿着投票柜、选举票和其他用具。我确信所有的小包都已經被打开过，选举票和标记也被他們翻动过了。这时，唐·拉蒙突然出现，他想轉移我的注意力，便大吹法螺說：“今天你可要看看这些印第安人啦！男男女女，到这儿来的，至少有六百来人！等大家到齐后，我打算給他們拍一張照！”一边說，一边摆动着他的照相机。

我明白，他所以說这句话，用意是要大家当心，并且时时准备着，把那些只是为了对付我而預先計劃好的办法，按部就班地施用出来。在律蒙的时候，有人早已告訴过我說，勒維确实訓練了近三十个熟練的印第安人，来搞这次投票和貼标记的勾当。他認為，到底有多少个印第安人来参加这次选举，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他早已下定决心，不讓所有的人都来投票。他说过：“这些白痴，他們高兴把标记貼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貼，不貼也行，这样，投下的选票，可以作为无效！”——他时常把他那些訓練有素的投票人派出去，直到看上去已經得到合乎政府当局所需要的結果为止。

“喂！原来是你！六年前我在爱斯考西亞家里碰到过你，你还認識我嗎？”我对一个年輕的黑人喊道，他正坐在阳台的欄杆上。他对我瞧了半晌。

“不错，那时候我是住在爱斯考西亞家里，不过我記不起你曾經到过他那儿。”

“你忘了嗎？我就坐在你的身边，有一天夜里，你不是跟爱斯考西亞的老婆待在一起，花言巧語地要她买下一根啃过了的玉米棒子嗎？”

“对啦，对啦！”那个黑人笑着叫嚷起来；也許他想到了那个老婆子在发现这个騙局时罵人的那副样子吧。

“他媽的，唐·拉蒙！我一生中只要跟誰見過一面，就永遠也忘不了。”

老头儿微笑了；显然他領悟了我話里的意思：記着，你这个老混蛋，选举开始后，要是有人打算来領取二回选票，哪怕他裝扮得多么維妙維肖，也休想瞞得过我这双眼睛！

我們开始在桌子旁坐下。乔治担任主席。錫克查奥拉警察長的小儿子担任秘書。說鬼話的西印混血儿打扮得非常花稍，穿一件五彩斑駁的綢襪衫，胸前还綉着一只疾馳的帆船。他在我身旁找了个座位坐下，又在鼻子上戴好了一副老式眼鏡，帶着可笑的严肃神态开始在翻閱文件。我听說他名叫圣地亚哥，也是选举委员会的一个委員。唐·賽瑪爱尔自愿担任文書。于是，选举会的办事人員都安排就緒了。在这个亲密的团体中的唯一的外人，就是我。

那些印第安人按照了大会的規定，急步走到桌边，他們把揉皺了的証件放到我們的鼻子底下。

投票室的門口挂着一块边上起毛的破布，当做帘子。我竭力要那些印第安人遵守秩序，不讓他們挤在桌子旁。他們假裝听不懂西班牙話，違抗着我的命令，而对于他們“有學問”的同鄉的話，倒句句听从，这批家伙咕咕刮刮地用印第安話指揮着这一場演习。

“Nasigua! Nasigua!” 他們对着我指指点点，接二連三的嚷着这个印第安字。

“Nasigua! Chiquirina!” 印第安人跟着叫喊，还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里含有嘲弄的味儿。

見鬼，这是什么意思？他們唆使印第安人来反对我嗎？我看見唐·拉蒙舒服地坐在阳台上一張靠背椅里，我便大声叫喊，

要他来帮助我把这些人从桌子边撵走。他勉强踱了过来，表面上却装得极愿意支持我的样子。

“媽的！”他扯着嗓子說。“这些白痴簡直是什么也不懂！喂，喂，你站在那儿，为什么不向他們說清楚，叫他們退后几步！誰也不准拥到桌子边上来！”他向一个在皮帶上插着一把佩刀的鼓动員下令。可是我明明看見他同时又向那个家伙递了一个眼色，叫他別去撵走那些正在拥挤着的印第安人。

“那个帶着佩刀在这儿跑来跑去的人是誰？”我問唐·拉蒙。

“姚昆的委員，”他回答。这个被称做委員的人，头上戴着一頂旧的童子軍帽，穿了一件契尼拉式的藍襯衫和一条藍褲子，脚上是一双笨重的、踏得歪歪斜斜的旧鞋子。他跑过来又跑过去，嘴里說着嘰哩咕嚕的印第安話，在发号施令。

“現在可以开始啦！”乔治宣布。

一个印第安人首先走过来，把一張皺皺的选举票放在桌上，乔治拿起了选票，小心地把它撫平了，然后大声讀着上面的名字。唐·賽瑪爱尔就翻閱起选举人的名單来。

“是的，他有資格投票，”他一边說，一边在选举人名單上划了个十字，接着把那个人的名字抄写在一份正式的名單上，乔治把选票和标記交給了那个印第安人。

“等一下，”我叫道，“給我瞧瞧，你叫什么名字？”我伸手去拿那張选票。印第安人張开嘴巴，莫名其妙地瞧着我。那个委員和其他鼓动員赶快用印第安話教他怎样回答。

“真是多此一举，”乔治插嘴說，“这些人根本不懂西班牙話……而且我們在分发选票的时候，已把他們的名字审核过了。”

說鬼話的西印混血儿严肃地点了点头，証實了乔治的說法。

“真是这样嗎？”我一边說，一边笑了起来，因为这正好証明了我的預測。“好吧，要是事情真是象你說的那樣，我們只需要拿走他們的選票，也就完啦……得啦，開始吧！”

尽管我竭力維持着秩序，印第安人还是密密层层地拥在桌子旁。一等到有人拿到一張選票，“委員”和两三个鼓動員馬上冲到他面前，打算进行劝說，——絲毫沒有因为我的在場而有所顧忌——要他無論如何把標記貼在執政党的地位上。

“喂，喂，这是怎么回事，”我問，一半是憤怒，一半是嘲笑。“讓選舉人照自己的意思選舉！退回去！”

“Nasigua! Chiquirina!”印第安人喃喃地笑着說，蜂拥着挤到桌子的旁边，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們却依旧嘻笑自若，不加理會。唐·拉蒙舒服地仰坐在一張靠背椅上。他掩飾了幸災樂禍的心情，假裝全神貫注地在趕一頭蒼蠅，這頭蒼蠅頑固地停在他的臉上，好象有意要在他紅鼻尖的桑椹色的小血管上散步。

有些選舉人踏進了投票室，就好象在里边睡着了似的，再也沒有看見走出來，我利用这个机会，又凭着自己的監選員的特權，打算把房間的内部也察看了一下。我把“門帘”推在一边，那些印第安人正站在那儿，象夢游病患者似的凝視着選票。

“喂，別磨洋工了，老头儿！赶快！你想弄到什么时候才了結呢？”我提醒他。

乔治勤謹地繼續發着選票。不时有五六个印第安人在投票室前边，排好了队伍，手里拿着選票和標記，鼓動員就利用这种等候的机会，給他們指示。

我要求乔治中止發票。我剛把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从投票室外面的行列中趕掉，其他的却又偷偷地溜進了投票室，想“帮助”選舉人貼標記。

我向他們沖去。“媽的，你們在這兒干什么？滾出去！”印第安人，選舉委員，還有共和國總統先生的那位特派員，却發出了響亮的笑聲，在讚賞着他們的同黨勒維所干出來的每一個新的花招。

接着，我發現荷安·莫塔華，他也擠到了桌子前面的行列里，他故意轉過了臉，避開我的眼線。

“注意！”我对乔治說，“我認識這個傢伙。我倒很想知道這壞蛋用什麼名字來參加選舉。”

“什麼！”乔治回答。“這些印第安人都是笨蛋，你問到他們姓什麼，叫什麼，他們就隨口亂說。事實上，他們絕大多數的姓名跟他們說的完全不同。”

的確，荷安·莫塔華在選舉時用了柏洛塔·特潘西奧這個名字填寫在他的證件上。

我剛點上了一支香煙，那些充滿着敵意和懷疑的臉色頓時改變了。印第安人驚异地睜大了眼睛，瞧着我噴出來的煙圈，他們當中最有胆量的一個，竟忘掉了再去念什麼“Nasigua! Chiquirina!”，甚至也忘掉了他原是假裝着不懂西班牙話的，他走到我的面前說：“老乡，也給我一支煙抽，老乡，我要抽煙！”說着說着，他的手指兒已經插進了我上衣的口袋裏。我給了他一支煙。他尖起嘴唇，拚命地吸着，兩個面頰吸得也陷了進去。這個例子一開，一剎那，大群的人團團圍住了我，異口同聲地乞討：“也給我一支，老乡！我要抽煙，老乡！”

我送他們每人一支，倒不是故意要討好他們。他們現在討厭我，我也不怪他們。因為他們根本不明白這兒搞的是一套什麼把戲！

正在拿筆蘸墨水的唐·賽瑪愛爾警告我說：“何塞·弗蘭西

斯珂，要是你这样的有求必应，你自己很快就要抽不到烟了。”

一群一群的印第安人不时在教堂前面的小市場上出現，向厨房走去，唐·拉蒙向他們一一打过了招呼，然后瞧着他們的背影，大声对我說：“你瞧，今天来这儿的印第安人不少吧！”

我点了点头，冷笑一声：“要是他們随身都帶了选票，那岂不更方便？”因为我早已警見勒維躲藏在大厦的后面，分发选票。他指揮着这群印第安人，叫他們先在树林里踟躕一会，然后，再走到教堂前面来，借此欺騙我，使我相信每一次来选举的印第安人都是另外的一批，以为他們剛从离开阿姆萊很远的地方赶到这儿。

雨越下越猛，快要把选票打得稀爛了。印第安人蹲在地上，冻得直搓着发冷的手。那头瘦瘦的母牛站在一棵鱒梨^①树下，帶着一种坚忍恭順的姿態，咀嚼着。虽然雨霧弥漫，它那瘦骨嶙峋的身体，还是看得很清楚。那条公牛，早已在上一晚填了印第安人的肚子。

“小舅”也走到桌子跟前来了，他不相信似的斜眼看我，然后，那个出色的“委員”和其他的鼓動員們也都投了票。我私下思忖，勒維挑选出来受过訓練的选举人一定早早投过票了。要是我那些“亲爱的朋友”不冒一冒險，讓其他不够聰明的印第安人杂乱地来搞一下，因而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的选票的話，那末，第二个回合怕早就开始了，这些相同的臉恐怕也馬上就会重新出現了。

一个戴了一頂毡帽的又高又瘦的吉利加人，来到投票室的

① 鱒梨：一种可口的水果，形狀和顏色均和我們的梨子相似，主要做色拉之用。

門口，坐在那兒不走，他精通印第安土話，據說他是來“幫我維持秩序”的，結果把秩序反而搞得更糟了。有一個印第安人擠到了房間里，過了五分鐘，又從門帘後面探出頭來，把選票和標記交給我，要求我向他說明一下，他大概根本不知道怎樣來處理這一張該死的選舉紙。

吉利人和委員連忙奔過去，連珠炮般的向他解釋，印第安人重新回到房間里去。過了一分鐘，從房裡傳出了一種沉濁的声响，原來是那個印第安人想一拳把標記敲住在選票上，他並沒有把標記背面的膠水舔濕了貼上去……

他又從門帘後伸出頭來，把那張沒有粘貼上的標記指給我，一面做了個絕望的姿勢。那些卑鄙的家伙還沒有來得及奔到他的面前，我已經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到選舉委員會的桌子前。

“喬治，請你向他說明，他應該怎樣投票！”

喬治無可奈何，只好答應我的要求。

“先把標記舔一下，象這樣……”他一邊說，一邊用舌頭把標記舔了一下，“完全依你自己的心願，把它貼在這個或那個方格里，懂嗎？”同時他在各個不同政黨的方格上指了指。

“嗯！”那印第安人喃喃地應了一聲，現在真的把他搞糊塗了。

要一個泰拉孟加的印第安人懂得其中的奧妙，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起初，大家都告訴他，他只應該把標記貼在某一個規定的方格里，而現在呢，却說也可以貼在其他任何一個方格里！

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們——特別是唐·拉蒙，看到這種場面不斷的发生，真是又氣又惱，此外，又有很多人必須要在他們的

指導之下，才懂得怎樣去貼標記。可是，當他們最後從投票室裏出來的時候，極大多數的人都攤開了兩手，彷彿托着一只托盤似的，托了那張選舉票走過來，在這托盤上——象盛着可口的餅干一樣——放着那些神聖的標記——沒有粘貼上的！

有幾個少年也走到桌子跟前來，他們根本不可能超過十六歲！

“喂，喬治，這些孩子在這兒幹什麼？”我問。

“哦……他們不是孩子了，外地人很難猜得准印第安人的歲數，”他狡辯地說。“譬如說，這個笨蛋已經是幾個孩子的爸爸了……外地人哪里看得出他的真實年歲！”

“還有，這家伙比我還大，”西印混血兒撒謊道，把他的眼鏡擦了又擦。

我時時出人意外地在選舉室的周圍出沒。有一次，我突然走到一個角落里去，看見那個吉利加人伸長了頭頸，把腦袋探進門帘里，精神抖擻地和選舉人交談着。

“喂，朋友，你在那兒幹什麼？”我對着他大叫。

“哦，我只是想看個分明，里面到底怎麼搞的；他已經搞了這麼久還沒有個結束！”他解釋，做了個愚蠢的鬼臉。

“現在最好不用你多操心，垂鼻涕的家伙！”

我那些“親愛的朋友”逐漸對我討厭起來了。我裝得什麼都沒有注意到，借口“為了鬧着玩”，甚至於連唐·拉蒙的房間也要檢查。

“我只是要查看一下，”我對那老头兒說明“也許會有一條蛇①在里面做了窩。”

① 雙關語，也指陰險之徒。

“不，何塞·弗蘭西斯柯，我这儿哪来的爬虫？我也不喜欢使什么花招！这儿不会奉送烧酒，其他地方玩慣的那些詭計，我們也使不出来！你自己想想看：要是我們奉送烧酒，印第安人早把我們送进地獄了，誰知你在这儿吵吵鬧鬧地搞些什么鬼！”

好象为了証实他的話，印第安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強橫了，他們又如諷刺又如威吓地圍着我，并且不断說：“Nasigua! Nasigua! Chiquirina!” 他們显然被勒維的同党們煽动起来了。

印第安人选举时，动作迟钝，使选举委员会的委員們的神經越来越不安了。唐·拉蒙把一个鼓动员拖到一旁，和他噉了几句。这家伙馬上挤出人群，走了。

哼，我心里想，他們派人去告訴勒維，叫他馬上給那些已經投过票的印第安人改装一下：理理头发，換換衣服。

真的：只有几分鐘的工夫，好些印第安人已經来到了桌子的前边，头发剛用剪子剪过，还抹上了水油，梳得整整齐齐。一看就知道是勒維在匆促中用剪子赶出来的成績，連刷掉头发屑的工夫也沒有，他們多数人的脖子上和耳朵边，还粘着粗粗的发絲。这样就开始了第二个回合。

“这家伙分明剛才来过了一次，只是匆匆地梳了一下头，現在倒又想来試第二次！”

“不，朋友，你弄錯了。这些印第安人的外貌都有些大同小异的。”

“妙啊！那末那儿的独眼老头呢？——大概勒維来不及給他改装了，所以他还穿着那件髒襯衫，头也沒有理过，那只眼睛看起人来还是斜斜的……連那張巫師般的臉，也跟剛才完全一样！”

独眼老头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

“不，不，朋友……这是他的双生弟兄！”

“去他媽的！”我叫道，忍不住笑出声来。“照你説来，这些可憐虫一出娘胎就是一只眼的吧？”

“不錯，不錯！”唐·拉蒙保證説。“的确是这样，何塞·弗蘭西斯珂，信不信由你。”

我頑強地繼續着這場战斗。“你再看看，唐·賽瑪愛爾；你知道那儿来的是誰？第一次我送过他一支香烟，第二次經過我身边时，他又向我討了一支去。要是我没有弄錯，現在他要來拿第三支了……这个騙子会把我最后几支香烟都抽光的。”

唐·賽瑪愛爾連眼睫毛也沒有动一下，我繼續説下去：“先生們，請看，荷安·莫塔華又來了，这是第二次了。难道他也有一个双生弟兄？甚至連他的小舅也有一个双生兄弟？噢！‘小舅’跑了，这个強徒！我明明看到他捏皺了一張嶄新的选票，躲进人群里去！”剛巧那位帶佩刀的委員也跟着走了过来。我禁不住发作了：“不行，不行，先生們！”我扯开喉嚨直嚷。“这真是不要臉到极点：作为一个委員先生，他也想投两次票？他这一回来，連那頂旧帽子也沒脫掉，認為在我面前耍个把花招，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选举委員會的委員們狼狽地沉默了。那位説鬼話的混血儿假裝全神貫注地审查證件，其他人却堆起了一种奉承的微笑。

唐·拉蒙假裝在睡覺。我向他厉声喝道：“唐·拉蒙，你們應該馬上停止这种欺詐的行为！”

这老头儿睜开了眼睛，他故意裝得吃了一惊。接着，他看到我的确不是在开玩笑，就向我保證：“不，不，何塞·弗蘭西斯珂，我到这儿來就是为了……你知道，我們这里不会使任何詭計的，

也不会奉送烧酒……”

“呸！別說啦！”我打断他的話头。“不用花言巧語！你最好还是把坐在角落里的那个不要臉的家伙叫來，这件事無論如何要好好的搞一下。赶快去吧！我認为你我对这件事都應該負責。”

我所以敢这么說，因为我知道，那些“亲爱的朋友”相信我在这个复杂的情况下，要是赤手空拳的話，決不敢輕举妄动。而且，我还知道那个老头儿真的相信我有能力，来进行一次奇襲。

“好吧，好吧，”他叫叫嚷嚷的跳了起来。“讓我去把勒維找來。”

隔了一会，勒維搓着双手，摇头晃腦地走來了。我向他走去，只字不提他的詭計。

“哈罗，亲爱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啦，你干嗎生这么大的气？”

“勒維，这儿簡直混蛋透了！你总知道我到阿姆萊是干么的？我干么要餓着肚子受苦？难道光是为了要看看这儿那些先生們的手法，看他們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怎样騙取那三百張选票嗎？……不，勒維，这种丑事，我可万万受不了！那將會鬧得不可收拾，因为我要……”

“你說得完全对，朋友，”他打断我的話，縮头縮腦地从旁边斜眼看我。“不过，你要知道，我不过問政治，不管是这儿，或是別的地方，都一样……但是，我覺得他們在你閣下的面前干出这样的事來，的确太不漂亮了。政治是政治，对于一棵已經倒下来的树，也用不到再去砍上几刀，是不是，朋友？”

我没有別的办法，只好采取了他們对付我的手段來对付他們。因此，我告訴他，說我在动身前，已經在无线电里和報紙上揭发了一些人，那些人可能在这次泰拉孟加选举中采用某种詭

計。我向他講明：要是選舉委員會繼續讓這次投票中所發現的情況發展下去，那我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我就當場大鬧一場，讓大家下不了台；另外一個辦法，待我回到聖約瑟後，馬上向所有的報紙揭發，鬧它一個天翻地覆，並且公開要求總統向法院起訴，一定要使這次泰拉孟加的選舉宣告無效，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

“你要知道，勒維，”我最後又警告他道，“揭發這些髒事，好比是拉緊一根紗綫，給拉斷的地方往往是在最細的部分。他們反正總得要找到一個替死鬼。他們就會拿你作犧牲品，來援救那些大人物。”

勒維緊起了耳朵。

“是啊，朋友，這的確是件糟糕的事……你認為，我們該怎樣把這事情應付過去？”

“給你一百五十票，總該滿意了吧。你還要多少呢？無論如何這是一百五十張‘贈券’呢！”

他搔了搔胡子，從眼角上偷偷地瞟了我一眼，說：“好吧，朋友。雖然這跟我完全不相干，不過，為了您，我當然要想辦法……請等一下。我去跟唐·拉蒙談談，看他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

他對我使了個眼色，走進屋裡跟唐·拉蒙談話去了。我私下盤算了一下：要是他們接受我的建議，我就可以爭取到一半的選票。不過如果他們堅持現在的這種“選舉方法”，這就表示執政黨需要這麼些選票。那末，即使親愛的上帝也幫不了我的忙，選舉的結果當然不會被宣布無效。

兩個騙子回來了，唐·拉蒙走在前面，他向我宣布了他們的決定：“唐·賽瑪愛爾認為一百五十票是太少了。這次選舉，他

已經花了很多很多的錢。要是你認為合式的話，我們就規定一百六十五票吧。”

“什麼？你要奪走我的一百六十五票？”我叫喊起來，“頂多一百六十票！”

“你要了解，何塞·弗蘭西斯珂，我們不能讓掉這許多。你要知道，這是我們的責任！這樣做，我們還冒着極大的危險。”

這樣爭執了好久，他們最後接受了我的建議，選舉就規定在中午十二點鐘宣布結束。

“喂！我們吃早飯去吧！”勒維向我高聲說，拉住我往廚房走去。儘管今早晨我的胃里已經容納了太多的東西，可是隔日的飢火到現在還沒有熄滅，所以我跟着他就走。唐·拉蒙還得在那裡耽一會。

廚房里有幾只粗糙的桌凳。屋角的爐灶上在煮東西，鍋里冒出一股充滿油香的蒸氣，刺激着那些飢餓的印第安人，可是他們只能把鼻子塞進牆壁的裂縫里，聞聞香味罷了。

獨只眼珂里站在爐灶旁，拿着一把大匙，不時從鍋子里舀出一匙湯水，吹了一下，津津有味地喝下肚去。他剛給我們端上一滿碗東西，唐·拉蒙也來了，他帶來了幾只醃梨和半碗燒酒，對我們說：“現在也許可以痛快地喝一口了，是不是？”

那些燒酒里顯然是摻了烟草和胡椒末的；喝到喉嚨里燒得可厲害，我喝下後過了兩分鐘還在喘氣。

等我喝光了碗里的酒，就走到門口。這時，雨勢改弱了。附近的樹頂上，不時掉下大顆的雨滴，漸漸地打在地上。遠處山頭隱約可見，那兒的濃霧被一陣微風漸漸吹散，形成一幅奇妙的圖畫。

那個吉利加人，骨瘦如柴的高个子，忽然對我說：“朋友，我

很同意你这样做，懂嗎？我的想法跟你的差不多完全一样，因为我是巴拿馬社会党的党员；不过我是搞音乐的，我得挣錢糊口，懂嗎？”他脫下那頂旧毡帽，露出了絲一样柔軟的烏黑鬚发。他搖了搖頭，問道：“你要在这件事上搞出些啥名堂来？”

“沒什么，”我回答，“我打算写一本書，談談这一帶的生活情况。”

“真的嗎？那你得記住了，把我也写进里头去，我叫米蘭达的賽拉芬，是泰拉孟加的音乐家。讓外地人知道知道，这儿也有艺术家！”他的臉色显得天真无邪，看去象一个孩子。

我詳細地察看着房屋的四周：几个印第安女人蹲在厨房的門限上，默默地打着呵欠。一个印第安男人用左手的手指不住地挖鼻孔，右手拿起一块小小的泥巴，向一群母鷄扔去，把它們吓得咯咯地乱叫，逃进了树林。走过去几步路，聚集着几个印第安人，他們指手划脚地談論着，神气激动。那个音乐家告訴我，說他們昨天吃了晚飯后，到現在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所以很不滿意。

我走过那座界于大厦和教堂間的小桥，推开教堂的一扇搖动的門，走进去一看，里面空洞洞的，沒有凳子，沒有講坛，甚至也沒有祭坛，四周只是一片深沉的肃靜。这不是普通大教堂里神秘的肃靜。在那些大教堂里，似乎永久振蕩着大风琴的回响、妇女們虔誠的祈禱和神父們略帶鼻音的拉丁語的禱文。这儿呢，却是一片死样的沉寂。这儿沒有令人兴奋的錢香味，鼻边只嗅到一股潮气和堆积在所有角落里的旧衣服的難聞的臭气。

我在一个犄角里发现两个黑布包裹。好奇心引誘着我；我踮起脚尖，大胆地走过去，我的手指一触到那黑色的包裹，头腦里馬上联想起圣殿里那些神秘的傳說和可怕的偶像；可是，揭开

布头一看，原来只是一批木制的神象，长年放在那里，已经被蛀虫咬得面目全非了。

我离开教堂，走到阳台上，在唐·拉蒙和勒维的身边坐了下来，他们两人正谈得起劲。一会儿，唐·赛玛爱尔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我们谈到上午选举中所发生的事件。于是我马上问唐·赛玛爱尔，他凭什么理由要把选举地点迁移到阿姆菜去。我刚提了个头，他已经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套理由，据说这种做法是完全必要的。

他斩钉截铁地说：“归根结底，所谓选举，只不过是我們給这些人准备下的一场宴会，讓他們乐一次罢了。”

“說得真妙！我認为我們宁可在这儿办一所学校，也不要举行这样的宴会，这只会毁坏这些印第安人的身心。”我說。

“不过，这儿的确也是一座学校啊，朋友，”勒维打断了我的話。“就在前几天，老师们都休假去了，唐·拉蒙，你說是不是？”他露出牙齿笑着說：“我們剛到这儿来的时候，第一步工作就是擦干净牆壁。因为，牆壁上杂乱地涂滿了粉笔的图样，尽是一些被箭貫穿的心，此外还有好些这类的題詞：露茜和考皮托百年偕老‘永远屬於你的’‘別忘記了我’……朋友，你認为这些字眼怎样？……”

我兴奋地瞧着勒维，虽然我已經猜到他的用意。他弯下了腰，掩飾自己的笑顏。唐·拉蒙倒在椅子的靠背上，笑得更厉害，捧住了肚子，簡直透不过气来，那笑声听起来好似在模仿一大群黄鶯的鳴叫，他嘴里还在說：“是啊，是啊……”可是他已經笑得說不下去了。

“最妙的是，那两个混蛋还是你的乡亲呢，何塞·弗蘭西斯

呵！”

“那也是你的乡亲罗，唐·拉蒙！不过，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勒维？”

“你瞧，唐·拉蒙，这位朋友还不相信我的话……那让我来告诉你听，你可知道那些乡亲到这儿以后，跟我打了些什么交道？……他们一到嘉赛就找上了我。他们都是教员，我就供给他们一条小船。我还给他们一支枪和一些子弹，又找了一名向导，领他们上这儿来。”

他用帽子煽着风，继续说：“……也许过了十四天，我想应该去一回，看看这些老师到底在干些什么。于是我也乘了小船，来到了这儿。我踏进这座屋子，第一眼看到的是我那支枪，颠倒竖立在那儿，看样子根本没有用过。这时候，一个比较漂亮的小伙子向我走过来……不是那黑家伙，是另外一个，一个疯疯癫癫的家伙，朋友，你明白吗？”

勒维做了一个怪脸，姑娘似的把身体扭了一扭，接着又说：“他走过来，看也没看我一眼，就说：‘唉，勒维！快把这支可怕的玩意儿带走吧！你想我能够干出……天哪，我敢发誓，我敢说敢为！’他这样大叫大嚷，我感到十分讨厌。‘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没有什么！’他回答。‘不过，要是你再不把这支枪带走的话，我总有一天要把这个混蛋送回老家！’——‘你的同事到底干错了什么事？’我又问他，我已经起了疑心。‘我不想说！不，我不想说！’他扯直嗓子狂叫，又象妓女似的摆动着他的屁股。”

“发生了什么事啦，勒维？”

“哼，根本没有什么事。因为另外一个家伙有一天晚上喝醉了吉却①，和一个印第安女人大跳华尔兹……吃醋，完全是吃

醋！最好抽他一頓鞭子，对不对？”

这当儿，那些饿着肚子的印第安人开始咕嚕起来，說选举还没有得到結果怎么便中断了。勒維把他們赶了出去，同时嚷道：“把牛杀掉，肚子吃吃饱，别再在这儿惹人讨厌！”

乔治和秘書請我一起去洗澡。一个西印混血儿自告奋勇，打算領我們到一处适宜于洗澡的河边去。

老头儿唐·拉蒙一听得要去洗澡，馬上皺起鼻子。他狡猾地堆起了微笑說：“好，現在我們总可以喝上几口了吧？”他向我眨了眨眼睛，走进房間去，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裝滿燒酒的大陶壺。他一个人拖不动，于是那个西印混血儿帮着把酒壺拖到了門口。

“来吧，洗澡前，先来干一杯！”他說。大家对于他的邀請表示十分感激。在咳嗽和唾吐声中，一只酒杯以不可相信的速度輾轉地傳遞着。最后，讓老头儿們依旧喝他們的燒酒，我們就向河边走去。回来时，夜晚的阴影已在我們周圍象魔鬼似的跳跃着，乔治告訴我說，今晚印第安人將举行舞会。

“要是你有兴趣，我們可以到那儿去瞧瞧。这儿有几个挺标致的印第安女人。只要稍稍机灵一些，就很容易把她們搞到手……”

“那些印第安男人会怎样？难道他們不会吃醋？”我問他。

“不用等到这个时候，他們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了……，此外，对于我們，他們到底还得另眼相看！”他微笑着說。“要是他們的老婆跟其他河畔的印第安人发生了私情，他們才会发狂呢，姚昆

① 一种用发酵的玉蜀黍釀成的烈酒。

河印第安人的冤家有……”

接着他說出一長串部落和河流的名字。

“不过，你怎样才能摸透印第安女人的心思呢？”我問。那位秘書听了高声大笑起来，乔治也笑得格格直响：“干这种事，用不到花很多的时间。你只需抓住一个印第安女人的胳膊，往树林里拖就行了。要是她說声‘哼！’那表示她不愿一起去；要是說声‘嗯！’就表示愿意去。”他連說帶笑地告訴我，那个秘書有一次追求一个印第安妇人，只因为她是一个真正怕羞的女人，才沒有“上鈎”。

“胡說八道！那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她，”秘書喃喃地說，显然乔治那种說法伤害了他的男性的尊严。

“你不喜欢她？”乔治嘲弄地反問一句，并且帶着一副夸大的表情，“你对她那样的傾心，簡直把她当做是你的未婚妻。可是，我到她那里去的时候，一声也不响，只是用肩头抵着她的門。誰知她在里面对我嚷道：‘別进来，別进来！我丈夫要来啦！’一边拚命在里面抵着門。我大喝一声：‘你的丈夫跟我有什麼相干！’接着加下一把勁，就冲进了茅屋。”

“那个印第安女人呢？”

“你說她怎么办？她往地上一倒，哭哭啼啼的，把两只手遮住了自己的臉……”

“喂，舞会在什么地方举行？”我为了岔开話題，向他們打听。

“就在附近的开垦地上。我們可以走了。”

老头儿們圍坐在阳台上一張桌子的旁边，桌上放着一盞煤油灯，他們正在閑談。乔治从房間里拿出他的手电筒。我們再三慫恿勒維，叫他也一起去；他辞謝了，說他过一会儿赶来。

“这家伙无非是又要去勾引一个印第安女人罢了，”秘書喃喃地說。

我們穿过寂靜的黑夜，天上沒有一点星光。

远处沉睡着的山嶺，隱約地現出奇形怪狀的暗影。

这条路經過一座小小的香蕉園。我們亮着手電，看見小路边尽是些柔嫩的树枝和杂乱的荆棘。我們經過一座孤独的茅屋，脚步声惊醒了里面的猪群，接着听到它們憤怒的号叫。前面又有喝醉了酒的人在談話，一会儿，我們追过了两个印第安人，他們前面还有一个年老的印第安妇女。三人都是东搖西摆，老婆子显然比她的同伴們酒喝得更多。她好象发了瘋似的，胳膊在空中乱揮，嘴里嘩嘩地用印第安話乱嚷，有时还夹杂几句英語和西班牙語的咒罵。

我們經過他們身边时，她对着我們嚷道：“別看我是一个泰拉孟加的印第安女人，我会說英語，还会說西班牙話，我什么人都怕，他媽的！”

她一失足，身体失去了平衡，要不是她的同伴們扶住她，恐怕早已两脚朝天地跌进了一条溝里。

“这女人的老命要送掉了，”我輕声的說。

“沒这回事！”乔治喃喃說。“这些印第安人象騾子：他們就是在黑暗中也找得到路的。”

一会儿，我們来到了一块开垦地上，那儿搭起一座高台，淡黃色的光綫透出了茅屋頂。无数的人影在微弱的光亮下晃动着。不时响起重濁而噪杂的声音，逐走了森林的寂靜。平台边上，攔着一段树干，用斧子或砍刀砍成了台阶，我們从这个台阶登上平台，上面已經聚集了百来个印第安人——有小伙子，有年

輕的姑娘，有老头儿，也有老婆子。我在印第安人当中看到了几个黑人和两三个白人，他們左顧右盼，举止粗野，在燒酒的热气和汗酸气所形成的一片云雾中，匆匆地来回走着。

“选举委员会里的人从那儿过来啦！万岁！”有人見了我們，便叫喊起来。

“泰拉孟加万岁，奏乐，奏乐！”

接着引起了一片杂乱的呼喊——其中有印第安語，有英語，也有西班牙語。耳畔又响彻着一种奇特的鼓噪声，跳舞繼續进行了。男人拿起女人的手，一句話也不說，最多只是瞥上一眼，就拉着她到平台的中央。在一座由香蕉树干拼搭成的污穢、高低不平的舞池里，一对对舞伴踏着笨拙的步子，模仿着“子”步^①和“狐”步^②跳开了。有时两个男人一起跳，有时两个女人一起跳。我有好几次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一个灌饱了燒酒的印第安男人，突然兴冲冲的走到一对正在舞着的舞伴跟前，抓住女人的胳膊，把她从她舞伴的手里拉开，要她跟自己跳下去，最后又有第三人跑来同样的把他挤走。那些印第安女人并不厌恶这种粗暴的举止，她們一点也沒有反对的表示。

三四盞煤油灯的微光閃爍着，照亮了这个場面。在一个角落里，我发现米蘭达的賽拉芬也蹲在几块木板上，一頂奇形怪狀的帽子拉得很低，遮住了大半个臉蛋，他卖勁地吹着笛子。一束烏黑的髮垂在他的額前。这个“乐队”的成員，除了他还有两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一个黑人用一个指甲彈着一只錐子般的乐器，指法不很高明；另一个黑人吹着一只梳子；那白人正在撫弄一張多孔的六弦琴，彈得一些也不入調門。在他們两公尺以外的

①② 都是跳舞的步子。

地方，几乎就听不到音乐。一对对舞伴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在跳舞。

一个黑人在分发烧酒；他拿了一满壶的酒，从房间里出来。刚跨出门口，那些印第安人马上伸出了两只手，朝他直冲过去。这个黑人厉声向他们吆喝，要他们遵守秩序。可是他们，不管男女老少，都用双手抓住了酒壶，捧到嘴边，一口气的喝着。情绪越来越热烈了。喝得半醉的人向我摊开了手，讨香烟抽。喝醉了的人，呆瞪瞪地坐在平台的边沿上，望着那黑黝黝的远方，一对对的情侣，就在他们的窥探下，不时消失在黑暗里。

一个身材矮小的印第安老头，已经喝得烂醉似泥了，却还在向乔治讨烧酒喝。乔治想要摆脱这个醉汉，推托说，这些烧酒是我的。于是那老头儿摇摇晃晃地走到我的面前，恳求道：“给我喝一口吧，老乡！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关心我爱斯卡哩？爱斯卡喝得还不很多哩，”他赌神诅咒地说，又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个表示喝得很少的手势。

我为了要逗他，故意装做不相信，大声的说：“是真的吗？可怜的爱斯卡！你这样年轻，生得又漂亮……干吗没有人关心你呢？”——“是啊，我还年轻，非常年轻……可是我孤零零住在茅屋里，没有人爱我……娘们说我爱斯卡是个酒鬼。”

“岂有此理，这简直是胡说。”

“我只要尝尝一小口就够了，”老头儿保证。“你是一个好老乡，你给泰拉孟加的印第安人带来了很多烧酒。”

“烧酒？我们还将要给你们送个老师来，让你们学习写字和……”

“老师？”爱斯卡愤怒地打断我的话，“混蛋！他妈的！”他嫌恶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并不是象上回派来的那个老师，”我馬上向他解釋，“而是另外一个，他有真本領，能够教导孩子。”

“另外一个？象勃蘭珂那樣的老师嗎？哈哈……这个惡棍，他搞死了一些印第安小姑娘！”

“什么……搞死了印第安小姑娘？”我惊愕地問。

“是啊，勃蘭珂，这头好色的驢子，他媽的！”老头儿嚷道，做了个不顧羞耻的然而簡明的姿勢，“泰拉孟加的印第安人不希望再見到什么老师。”

“爱斯卡說的这个勃蘭珂是誰啊？”我向那个朝我們走来的乔治打听。

“我也不知道。也許是从前的老师，或許是那个專門拍攝身份証上照相的摄影师。”接着，他轉身对爱斯卡說：“喂，爱斯卡，你对这位朋友說說看，昨天勒維在你那里干了些什么好事。”

“他吃掉了我三十只鱒梨，”爱斯卡哼哼唧唧地說着，接連咽了两口口水。

“那末我呢？”乔治問。

“你只吃了三只。”他裝模作样地扳起手指，計算这三只鱒梨。最后，他泄露了他所以要說謊話的原因：“光凭这一点，也應該給爱斯卡喝一口酒啊。”

“你根本不能再喝了，”我說，禁不住为他的狡猾感到好笑。“你已經完全醉了。”

“誰說我醉了？爱斯卡可以連喝一个通宵……永久不会喝醉。”老头儿挺了一下身子，做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姿勢。

“好吧，你到底有沒有喝醉，我們可以當場試驗。你照这个姿勢做給我瞧瞧！”我命令他，一面高高的举起了一条腿。

爱斯卡竭力模仿着我，可是他的脚步不穩，一下就跌倒在圍

着我們的人群里。他不顧众人的戏謔和大笑，坚持要用一条腿站起来。这当儿，一个强壮高大的女人，狂怒地奔到我們的面前，她是一个西印混血儿，比我还要长得魁梧，身上的肉比一只獾子还多。她連咒帶罵的叱責愛斯卡，接連推了他两下。这个瘦小的家伙着慌了，被她不客气地拖了就走。她不可能是別人，一定是他的老婆。

“啊哈，愛斯卡，你剛才不是說你沒有老婆的嗎？現在，在她的面前，你怎么变成了一个娃娃啦，她要你撒好了尿，上床睡觉去啦！媽的，瞧你多乖，要不然，准会給她打一頓屁股！”我在他后面高喊着，又做了一个鬼臉。

这个醉醺醺的老人頓時暴跳如雷。他要回来对付我，可是那混血儿女人死也不讓他脫身。算他倒霉，他的老婆跟其他的印第安女人不一样。

他还在竭力掙扎，要轉过身来，那个混血儿女人却把他放在背上，背着他一起溜进了人群。

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女人們机械地移动着步子；她們拖長了臉，搭拉着眼皮，閉紧着嘴巴，不住地旋轉着。乍看去，她們好象沒有心思跳舞，又象不乐意随着她們的舞伴移动着步子，她們的舞伴一縱一跳的，样子真是滑稽。

不知勒維在什么时候也来到了这里，他靠着一根灯柱，淡淡地露出了笑容，两只手撫摩着自己的肚子，眼珠骨溜溜的瞧着这些舞伴。我走到他面前招呼道：“勒維，你好啊，你到底也来啦！那些家伙一股勁的向我討香烟抽，討燒酒喝，纏得我快疯了，他們对于这两件好东西，是不是一向愛得入迷的？”

“要是叫他們自己拿出錢来，他們就不会想到去喝一杯酒，抽一支烟；不过誰要是去請他們的客，他們就会拚命的抽，拚命

的喝，不填滿一肚子的烟酒，不会罢休。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不再抽烟，只是规规矩矩地嚼起烟叶来。”

“勒維，还有一件事我早就想問你了：‘Nasigua’ 和 ‘Chiquirina’ 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勒維的眼睛高兴得发了光。他狡猾地笑了笑，說：“Nasigua 就是敌人，而 Chiquirina 呢……癩头狗！……哈哈！”那个正在听我們說話的乔治跟着笑了起来，他俩的笑声听来好比一支两部合奏曲。然后他解釋道：“这些印第安人今天找到了我秘密的居所，向我訴愿：‘保护人啊，穿皮衣的人坏透了。’”——勒維把下巴向着我身上的皮茄克指了一指——“‘穿皮衣的人責罵印第安人，不許我們选举。’——于是我說。‘是啊，那个穿皮衣的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是一个敌人，一只癩头狗！干脆別理他！只說你們不懂西班牙話！’”

“印第安人都很狡猾，”乔治插嘴說。“昨天，那些家伙就要来找你，想揍你一頓！他們坚决要把你抛进河里去。”

接着勒維告訴我說，嘉賽的那个中国人剛才来到了大厦里，通身稀湿。他說他的小船翻了，把他淹个半死，亏得有几个印第安人把他撈起来。他随身帶着的好香烟和燒酒已經丟了。

这时，場里起了一陣巨大的騷动。跳舞突然中断了。印第安女人恐惧地躲到一个角落里，印第安男人大声地叱罵着。原来是这回事：有两个熊一样强壮的黑白混血儿，喝醉了酒，来到舞池里較量他們的气力，起初还只是戏耍罢了，慢慢地双方認真起来，变成了一场严重的搏斗。他們脹鼓鼓的肌肉仿佛馬上要迸裂开来似的，黑皮肤上热汗淋漓。象两头猛兽似的喘息不止，还不时用英語相互咒罵。他們巨大的拳头每次相击的时候，整个舞池就顫动起来，灯光也搖晃不停。

姚昆河的那位委員走過來，怒氣沖沖的通知勒維說：“印第安人發怒了，唐·勒維，婦女們要跳舞……最好讓我去勸開他們。”

最後，总算把兩個武士勸開了。跳舞終於重新繼續下去。

突然，愛斯卡又來了。他走到我的跟前，做了個鬼臉說：“你以為我那混血的婆娘能夠把我監禁嗎？呸，她今生休想，在我的家裏，我要怎麼干就怎麼干！”

老头兒再三懇求我給他喝一口燒酒。我向他解釋，這些燒酒並不是我的；不料他竟發起火來。

“開頭你拿燒酒引誘我們印第安人，要我們去選舉，等到你弄到了選票，你就藏起你的燒酒……你帶了選票走掉，從中賺了大錢；我們印第安人呢，只好留在这儿，一個子兒也拿不到手。我們永遠不再參加選舉了！”

我對於他的這一點機智感到好笑，就說：“你能够這樣，真是太好了。以後干脆別來參加選舉，免得有人欺騙你們。”我心想擺脫他，呼喚勒維道：“喂，你可知道愛斯卡給我講了些什么話？他說你吃了很多只鱒梨。”

“是不是，愛斯卡？”勒維裝出一副怒容，追問老头兒，“你說，我到底吃了多少只鱒梨？”

老头兒畏畏縮縮地想躲過喬治的眼光，一面假裝醉得十分厲害，結結巴巴地說：“不，不，司令……你只吃了兩只。是啊，是啊，只有兩只！”

“那末喬治呢？”

“大約二十只。”

“傻瓜！”我悄悄對他說。“喬治本來打算給你喝燒酒的。現在你說他吃的鱒梨比勒維還多，那是你自作自受，把到口的燒酒

又搞掉了。”

这个印第安人搔了搔头皮，眼睛骨碌碌的先瞧瞧勒維，又轉过头瞧瞧乔治，然后，大声的說：“对了，我記起来了，他們两人吃的数目一样。每人只吃了三只……不会再多啦！”

听到老滑头这几句蠢話，我們禁不住好笑起来，这老头儿却因此弄到了一壺燒酒，他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后来我才听說，爱斯卡是全泰拉孟加最狡猾的印第安人，他好几次用他的流氓行为帮助了勒維。

跳舞会渐渐变成了日常的聚餐会，我們决定睡觉去了。勒維假借某种借口，說他还要待一会儿。几个爛醉如泥的印第安人猪一样的躺在舞池下面的泥地上，打着鼻鼾。

我們走进大厦，老人们已經睡觉了。唐·拉蒙走出房間来，冲口就問起勒維。

“他还没有回来呢，他想在那儿勾引一个混血的姑娘，那儿的男人们早已喝得人事不知了，”乔治回答。

“啊哈，所以說我的外套該借給他嗎？哼，那他是轉錯念头了！”老头儿喃喃說。

大家贊同我和勒維合住二号房間。有人借給我一件外套，代替被盖。不多一会，附近房間里的灯火全部熄灭了。乔治也已經躺下了。可是我沒法入睡，坐在一張靠椅上等候勒維。周圍只是寂靜和黑暗。想到这天的經過，林中开垦地上的舞会，以及好些印第安人告訴我的关于他們生活方面种种的細节，使我感触很深，久久不能安宁。

……这些流着眼泪、苦求一块猪肉和一壺燒酒的人，难道真的是果敢善战的泰拉孟加原始居民的子孙？难道是他們英雄的

祖先，在那殖民化的时期，給这块土地带来了美好的声誉？这个民族在阻止西班牙侵略者的战斗中，那样的勇敢，那样的刚毅果决，难道也是真的么？这些貪得无厌的侵略者永远也没有找到傳說中的廷靖盖的宝藏，也找不到他們那样热烈向往着的綠玉。他們每一次的侵入，都尝到过英勇无比的印第安人致命的矛枪和百发百中的箭矢，难道这不是事实？我們古老的历史書上难道沒有写滿有关泰拉孟加人为自由而战的可歌可泣的报导？难道侵略和征服泰拉孟加，不是强暴的西班牙总督所念念不忘的美夢？

可是，他們的征服方法已經得到鉄一般的証明：不管恭維也好，威胁也好，都沒有用处。在古老的殖民地首都，他們甚至把千百个印第安俘虏的耳朵割掉，但这也起不了一点作用。不論博学多才、身披法衣的神父是怎样的滿口仁义道德，也不論配备了刀劍、枪械、头盔和胄甲的西班牙兵士是怎样的驍勇善战，都不可能使这个民族屈服。

征服他們，愚化他們，消灭他們，那要留待給别的侵略者来完成了。这些侵略者，比起西班牙人来，胆子小得无止于千百倍，然而，劫夺的欲望，却又大得无止于千百倍。他們比起西班牙人来，有千百倍的残忍，有千百倍的狡猾，譬如說，在媚外的南美白人①帮助下的帝国主义揚基②和“最自由的民主共和国”③的老爺們，便是这一类人物。

联合果品公司的美国佬跟着来到了这儿，他們沒穿胄甲，沒帶鈎枪④，可是口袋里裝滿了厚厚的支票簿和金元，用来收买当

① 歐洲人血統的南美洲人。

②③ 指美国人和美國。

④ 十五六世紀的一種火繩槍。

地的政府，收买当地最墮落的子弟，做他們的走狗。

于是泰拉孟加宁静而可爱的山谷就在揚基的獵狗面前顫抖了。这批獵狗沒有去找尋傳說中的廷靖盖的綠玉，却在找寻土地和牲口般干活的工人。印第安人遭到这种“新式文明”的进攻，他們沒法坚持了。这个英雄的民族百年来始終歌唱着自由之歌，到今天国破家亡的时候，他們哭泣起来，他們需要帮助。

獵狗們燒毀寨子，踐坏种籽，掘开土地，扰乱了安息在地下的英勇的印第安战士。他們是在找寻綠玉嗎？不，他們要把土地的液汁变成香蕉和可可，再把香蕉和可可在国外市場上变成金子。

这个被剝夺了权利的民族，怀着悲痛的心情，移居到上游去了，他們隱藏在深山里边。可是哪怕躲在山里，也依旧得不到安宁，獵狗們利誘威逼地强迫着很多不幸的印第安人回到家园去。联合果品公司需要奴隶，給他們开垦种植园。

火車通过了那个地区，替美国佬运走了成千成万担的水果在哥斯达黎加共和国的首都里，那些低能而狡猾的南美白人，对于联合果品公司“宣揚文明”的事业正在歌功頌德的时候，在泰拉孟加，却奔流着汗水和鮮血。

可是，过不了多久，肥沃的土壤又被榨干了，香蕉也不再丰收了，种植可可，又不可能給揚基人帶來丰厚的利潤。于是他們干脆拆掉鉄軌，破坏桥梁，帶着嘲諷的神色，对那干竭了的土地瞧了最后一眼，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他們进一步劫掠新的地带去了。他們走掉以后，那些在种植园里开店做买卖的愚蠢的南美白人，本来打算在揚基入庇护之下发一笔横財的，現在也只好面临毁灭的命运了。

泰拉孟加的山谷又显得安静了，那是一种死的安静。美国

佬和他們的隨從們已經離開了這裡，被迫逃亡的印第安人卻沒有回到他們的故鄉。這個朴實的受盡凌辱而幾乎被消滅的民族還躲在山中之中，悲泣着自己的痛苦。

揚基們滿載了染着鮮血的黃金走掉了，美國政府手下的南美白人巡警却走不了。他們好像一種惡咒，盤踞在這塊土地上。他們又象禿鷲一樣的掠過山嶺，貪婪地把大盜們所不屑一顧的殘余的獵物搶得精光。

那些用黃金來餵養獵狗的征服者們，已經不再在那兒了。印第安人虧得逃進了山嶺，总算藏過了他們部分的財產；他們還留得有一些牲口、家禽和經過他們辛勤的勞動才從地裡取得的收穫。然而，即使這麼一點可憐的果實，仍然逃不脫南美白人禿鷲們的魔爪！

這些禿鷲仍然可以在這麼貧困的泰拉孟加發橫財！印第安人需要山中打獵，槍支是他們朝思暮想的寶物。他們沒有錢買槍，不過他們還有一些牲口。於是巡警就和他的同黨串通一氣，要他向一個印第安人提出一筆“慷慨”的交易：那印第安人可以用一頭牛、兩只豬和一群雞換得一支槍。不料幾天後，那個巡警竟襲擊了這不幸者的茅屋，說他“違法私藏武器”，不但沒收了這印第安人的槍支，還把他最後的一頭牲口也搶走了。接着拿了同一支槍又向另一個印第安人進行第二筆交易，來一次新的襲擊和一個新的處罰……

有一次，姚昆河的印第安人要在星光之下舉行一場簡陋的吉却宴會，這是他們一種古老的民族風俗。他們很窮，每人拿出了一把玉蜀黍，準備釀制吉却酒。他們興高采烈地等待着宴會的到來，只差官廳的許可証還沒有拿到。他們派到警察局去的代表終於回來了，帶來這樣的一個批示：“吉却酒宴可以舉行，但必須

先付二十五块美金的捐稅！”(那些秃鷺只要美金，不愧是联合果品公司訓練出來的!) 印第安人沒有美金，不過收款條件是寬容的，當局也可以接受牲口和家禽。印第安人都是老實人，他們出于無奈地送出了一部分家畜。可是在舉行宴會的那天，警察局派來了一批治安員，說是來維持秩序的，他們臨走時把印第安人剩下的家畜都帶走了。為了這個不眠的夜晚，印第安人每人又必須付出五塊美金。

……泰拉孟加的印第安人，絕大多數是文盲，可是，他們和哥斯達黎加共和國的可敬的公民們一樣，都備有一張身份証。他們被喚到警察局里，填上了有關的表冊，還得付兩塊美金的手續費。當然羅，要是他們用豬和雞來折算，警官們也不會拒絕的：巡警有的是寬敞的農場，哪怕把所有的家畜都趕來，也放得下。印第安人除了遭到這些災難外，還得忍受巨大的罰款，任意的勒索和公開的襲擊。

印第安民族于是一天比一天的貧困了。到如今，一百個印第安人中間，足足有八十來人窮得根本一無所有。他們為了想收穫一把咖啡，几顆玉蜀黍，或者几只香蕉，而翻掘着滿是石子的土地。他們象家畜似的，連連喘息，背着那可憐巴巴的一點收穫，運回家去。

要是碰到了好年成，收獲得多了些，便可以出賣一部分。於是，全家老小都象騾子似的背了東西，從老遠的山區走到了大河边，把東西裝上了獨木船。然後，男人划着船，穿過洶湧的急流，向下游駛去。即使他是很平安地到達了嘉賽，也已經精疲力盡。他餓着肚子，賣掉了所有的東西，換到手的只是某種紙幣，可是，在他購買東西的時候，却要他交付金幣。對他來說，糖和鹽好象黃金粉末一樣的寶貴。

他失望地上了独木船，抓住了槳，拚命的向上游划去。回到了他那一貧如洗的茅屋里，他已累得无力动弹了。他只好依旧吞食着半生不熟的玉蜀黍和香蕉活命。最后，讓咳嗽、痢疾、热病或者毒蛇結束了他那悲惨的一生。

泰拉孟加只有一所学校，派到这学校里去的老师差不多都是些人間的渣滓：声名狼藉的懶汉，无耻的淫棍，或者是骯髒的同性恋者。在这个地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医学。

这些印第安人就象污穢的害虫似的苦了一生，最后两腿一伸，离开了人世。上帝和政府从来沒有想到过他們，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記起他們。政府需要制造議會和議員，需要印第安人的选票，这时候，这个印第安人才在政府的眼里当做了一个人，一个公民。突然間，政府官員和政客們都上門找他来了，請他飽吃一頓，灌得他酩酊大醉，还把烟草送給他，催他入眠，以騙取他的选票。然而，遺留給他作为他参加选举报酬的，只是那昏沉沉的腦袋，喉嚨里辛辣辣的烟草味和茅屋里怀了孕的老婆。

早晨五点钟光景，我們已起来了。屋外刮着冷风，蔚藍的天空中沒挂上一絲云彩。我走到水槽那里，見到好些一夜未睡的印第安人还在厨房周圍徘徊。他們的头发蓬乱了，衣衫也打了折。有一个年輕漂亮的印第安女人，穿着一条鮮艳刺目的裙子，臉上的脂粉涂得跟鬼一样，眼睛困得快睜不开了，却还在凝望着正朝前走去的勒維的步子。

吃过早飯，我那些“亲爱的朋友”起勁地包扎着他們的行李；我沒有什么要包扎的，独自坐在阳台上等待出发。通往舞池去的小路上，不时走来一群群印第安人，偕同了他們的妻子，背着一些不值錢的零星物品。他們弯腰曲背地向唐·拉蒙和他的同

伴告別，然後踏上泥濘狹窄的歸途，向遙遠的所在地走去。有些人跟唐·拉蒙這幾個老人很親熱，硬要相送我們到河邊。跟他們同路的共有好幾個人，而這批人將有幾個鐘頭的時間和我們也是同路。那個在前天引我們到河邊去的西印混血兒，在選舉時是那麼熱心地煽動着印第安人，叫他們反對我，現在，却露出一副友善的笑臉，招呼我。我便向他打聽愛斯卡的情況。

“愛斯卡嗎？”他叫道。“可憐的老家伙，他喝得人事不知，回不了家，靠在舞池旁的樹身上睡了一覺。早上鷄叫把他驚醒了，他却坐起來嚷道：‘哈哈，我快要喝到鷄湯啦！’”

接着，他突然裝得很大方，跟我拉了拉手說：“朋友，我真的非常遺憾，我不是你黨里的人；因為你是好人，我願意和你交個朋友。”

隔了一會，那位音樂家米蘭達的賽拉芬也來了。他把我拖在一旁，悄悄地說：“我差一點把一件要緊的事搞忘了。聯合果品公司要我們每公頃土地交納一塊美金的地租，然後，才准許我們在這塊土地上居住和播種。現在請你想想辦法，要求他們把這筆租稅免去吧。你萬萬想象不到，一塊美金在我們印第安人是一筆多大的數目！”

“什麼？這麼偏僻的地方，聯合果品公司還敢向你們索取每公頃一塊美金？憑什麼權利？這些強盜不是早已離開泰拉孟加了嗎？”

“詳細的情況你向勒維打聽好了，”賽拉芬回答。“我們這兒高山上的地，每公頃付款一塊美金，下面山谷里的還要貴哩！所以沒有人願意回到家鄉去了。”

屋子前面還有一群印第安人，他們喝了一晚上的酒，臉色難看極了。他們還在恭恭敬敬地等候着勒維，想問他要酒喝，“喝

了酒，可以清醒过来的，”他們解釋。

“我可受不住你們這樣的糾纏！酒又不是藥，我真的一滴也不剩了！”勒維憤怒地責備他們。

可是，等一切都准备好，快要动身的时候，他却又去拿来了一把酒壺，把里面的剩酒倒进一只杯子里，分給那些印第安人喝，接着他命令几个年紀最輕、身体最結实的印第安人，叫他們背了三个老人的行李，然后才下令出发。

乔治和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經過那个小小的場地。我們快要踏上通到河边去的小路时，大家却不禁立定了脚步，回头望了半晌，仿佛要把那地方深深地印在我們的記憶里似的。独眼珂里站在阳台上，向我們揮手。

“可憐的老头儿！”乔治喃喃地說。“他孤零零的住在这儿，看守着那座屋子。真的，今天他可以滿意了，他拿到半瓶‘开胃’酒，几支香烟，还有剩下来的粮食。”

那几个印第安人背了很重的行李，虽然給压弯了腰板，却能象騾子样的跑着又小又快的步子，連老头儿們也能够跟他們保持着同样的速度；可是我們呢，費了好大的勁，才勉强跟在他們后面。跑到河边，我們已經出了一身臭汗，泥漿一直濺上了膝盖。

印第安人把行李放在河边的沙地上，用手背擦掉汗水，向我們告別了。有的向我們来的路上走回去，有的从隱蔽的地方找出他們的小船，渡过河去，到了对岸，还在不断地向我們揮手。然后，在狹窄的石礫小徑上，漸漸消失了他們的身影。有几个人下了小船，向上游划去；我們看着他們轉弯，划到了鄰近的河灣里，这时他們的背影，也跟着不見了。

勒維把两只手象喇叭似的合在嘴边，向河的那一边喊道：

“喂—喂—喂，安德烈斯……！喂—喂—喂，安德烈斯……！我們准备回家啦！”

喊声的余音还在山中回响，突然，有一个回音在我們的身后傳來。我們轉过身去，就看到那个中国人，沿着小路快步跑来，气喘吁吁的，好象一头被追逐着的黄牛。

“費立波先生！”勒維喊道，响亮地笑着。“我差点儿把你忘了，丢你在这儿啦！”

“媽的！……我一大早就起身了，只是跟拉密勞閑談了一会！”

“他睡在拉密勞家，”勒維解釋，一边朝河岸那边点了点头。“我們还得等一下，讓安德烈斯和他的助手把我們摆渡到我的平底船上去。我想只要大家挤一挤，是可以坐得下的。”

这个旅行团当中的其他成員，拍掉了身上的尘土；勒維走到一棵大树下清凉的阴影里，鋪好了外套，躺下来休息了。

我坐到他的身边，特地向他提出一个久久强烈地萦回在我心头的問題。

“勒維，曼侖特茲怎么啦？这一回我还没有見到过他。”

“曼侖特茲嗎？”他驚訝地大声說，撑起了半个身子。“朋友，他早已过世啦！报纸上不是早已登載过他死的消息嗎？他是被人謀害的。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我感到渾身发冷。

“唉！現在我想起来啦！”勒維接下去說。“你和他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呢，是不是？我知道你們的党是非常器重他的。你为了哪些事情，四处奔波，他似乎也明白，对嗎，朋友？”

“是的，曼侖特茲是个聰明人，他書讀得很多，又喜欢讀書……为什么有人謀杀他呢？”

“哦，我們从哪里談起好。据我看，大概就是因为太聰明的

緣故，才叫那个吉利加老头儿忌恨他。你不知道这老头儿嗎？他是公司的監工；大家都知道他挺会虐待工人，所以根本沒有人喜欢他，他也沒有什么朋友。不过美国佬很寵他，要不是有一天他干了一件伤风败俗的事，他一定至今还会在美国佬的手下工作。他畏罪逃进了深山，躲在一个印第安女人家里，那女人長得又丑，心腸又坏，活象一个巫婆；他一直住在她那儿。我認識他的时候，他已經老了，在山里也住了好多个年头了。他要是在嘉賽出头露面，那准会送掉性命。我相信，他根本也沒有心思到那儿去。的确，他年紀一大，腦子越发混乱，他做起巫师来了。他的名气很响！印第安人是很容易受騙的。他們談起他和魔鬼交往的故事，誰都知道他有一套神秘的法术。

“据印第安人說，这老头儿替人治病，只揀那些合他心意的人才肯治。要是有人冒犯了他，他就会使他害一种怪病，或者把他的身体毀得使他永远沒臉見人。不消說，这一套江湖訣吓住了所有的印第安人和白人。他們对他又敬又怕，干什么事都要听他的指使。他依靠人們的愚蠢过活。只有曼侖特茲有胆量，同他的巫术开玩笑。他对大家說：这老头儿是个不要臉的流氓，因为不能再替美国佬当走狗，就裝神弄鬼地哄騙那些蠢汉，掙錢过活。这个吉利加人就此仇恨曼侖特茲。”

“可是謀杀他的动机是什么？”我打断勒維的話，急于想知道我朋友慘死的詳細經過。

勒維並沒有馬上回答我，他用手按在眼睛上，向对岸望去。
“安德烈斯，这个懶汉，难道他認為我們要在这儿落戶嗎？”

“哦，要是你有兴趣，我可以把我亲身經歷的这件事告訴你：
“有一天早晨，可能还不到九点鐘，我正在替一头伤了角的小牛敷药，拉密勞沒命地奔进我的院子。他惊駭得連話都說不

連貫了，只是結結巴巴地說：‘唐·勒維，出了事啦，頓頓水池里有一个死人！’——‘你說什麼？’——‘頓頓水池里有一个死人！’他又說了一遍。接着，他把發現死人的經過告訴我：這一天清早，他坐了小船向河的下游划去，在頓頓水池附近發現了一個漩渦，漩渦里有一件令人奇怪的東西。他認不出是什麼，於是他把船划近了一點，才看清楚是一雙鞋子。後來他還看見了浸在水里的褲子和小腿，雖然只看到了這些，他很有把握地斷定：那准是一個死人，頭倒插在水池里，兩隻腳高高地突出在水面上，水波就在他腿的周圍徐徐散開，形成一圈圈漩渦。

“我馬上叫人把中國人費立波找來，一起去調查這件事情的真相。我叫他來的時候無論如何給我帶几瓶燒酒來……朋友，我們住在這兒，簡直跟牲口一般，住在這種窮鄉僻壤的茅屋里，也跟被拘禁在山洞里沒有什麼不同。要是有什麼事發生——通常總是件不測的事——等到發覺已經太晚了。我現在也許正確上這樣的日子……唉！那不是一切都完啦！”

他一舉手，拍的一聲，打死了一隻在他胳膊上迷了路的螞蟻，然後繼續說：

“等到拉密勞和那個中國人拿了燒酒趕到這兒，我就叫正在剝玉蜀黍的柏萊格林諾一起去。我們乘了小船，向頓頓水池划去。太陽照着清徹的河水。到了那兒，我們一下就認出了那倒插在水池里的，確實是個死尸。當我們划近死尸旁邊時，柏萊格林諾就說，‘他被捆住了。’這老头兒說得對，几根藤條把死尸的兩隻腳縛在一起。我把槳插進藤束里，把尸身舉了起來，我們的船就慢慢地向對岸的淺灘處划過去。我們把尸身拖到岸邊，差一點沒把他的腿骨折斷了。他的兩手被人反綁了，為了加重分量，還在捆綁的地方插上几根鐵棍和一支槍。可是，他的那雙腳

竟会露出在水面上，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了。这样看来，他虽死了，还是有人给他报了仇。他的模样完全变了！我们三人中间谁也认不出他来，浮肿的身体，又肿又白的脸。大概给鱼儿咬过了；眼眶空了，鼻子只剩下一小块污穢的皮肤。牙齿也露了出来，仿佛他要微笑；上嘴唇少了一角，下嘴唇也裂了……而那臭气呢，天哪！”

勒維厌恶得扭歪了脸，轉身使勁地吐了一口，用衣袖擦了擦嘴巴。我拿手帕擦干了前額上的冷汗。

“我们大家只好掩住鼻子，”勒維繼續道。“柏萊格林諾以为：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人认出死了的是誰，尸体毀成这样，誰肯去埋葬他呢？光是那股臭气也叫人受不了。所以最好还是把他重新丢进河里去。至于这死尸是誰，我們总可以在泰拉孟加調查一个水落石出。我不贊同他的意見，我認为这是一个疑团。于是，我拿手帕掩住鼻子，走近尸体，更仔細地观察着。真的，朋友……‘我認出来啦，这是曼侖特茲啊！’我禁不住高声嚷道。‘这是他的枪，我認識这条皮帶，是他向来系着的。’这时，我看見我三位同伴个个都在打寒噤；就建議道，我們應該先喝几口燒酒，靜靜的考慮一下該怎么办。他們都觉得最好是用燒酒来澆去他們胸中的厌恶。每个人喝一杯四指高的燒酒。我們一边喝酒，一边談着。喝过第二杯，那个中国人微微有点醉了。于是他回想起曼侖特茲，說他是一个好人，无论如何不忍讓他象一条死狗似的躺在水池里。他还談到好些其他的事情。我心里想：哼，他的为人还用得着你来下定論！——喝到第四杯，柏萊格林諾也差不多醉了。他談起我們都是泰拉孟加人，應該都象亲人一样，拉密勞也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同意我們的話。他談起他老婆生病的那几天，曼侖特茲帮了他好多的忙。燒酒使他們的心都軟了。于是，

我們埋葬了死人，用藤条做了个十字，緊在坟上，留个記認。”

“你怎样找出凶手来的？”

“朋友，这也不难。一开始我就想到：这件罪行，那个吉利加人一定有份。我还断定曼命特兹是在他自己家里被人暗杀的，道理很簡單，因为和他同居的印第安女人被蛇咬死以后，他就把他的小姑娘送到他岳父母家去了。打那时候起，只有他一个人住在家里。要是他在更远的上游遭到毒手，他們就会把他丢在萊維尔达池里：那是离开頓頓池約一千公尺的一个水池。要是这件惨事发生在下游很远的地方，他們就可能把他們的牺牲品葬在拉格吐的湖底。

“我翻来复去的想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清早就起了床，柏萊格林諾也已經起来了。我們吃飽早飯，还痛飲了几口酒，搭上一条独木船向上游划去。我想在頓頓池和萊維尔达池之間所有的小船里寻找一些痕迹出来。这件事还不难办到，因为我知道这些独木船是隱藏在什么地方。

“我們先从拉格吐湖开始檢查起。將近中午十一時半，我們已經快到萊維尔达池了，可是仍旧找不到一点綫索，我剛要走下一只独木船，想再仔細地来調查一下，柏萊格林諾却在背后呼喚我了；他沿着河岸向前走了几步。我奔过去，心想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那老头儿伏在一只小船旁，瞧着船头上的几点暗黑色的斑点；我一眼看去，还以为是些油漬。他却对我說：‘这是血漬，也許是动物的血漬，被人宰了，用了这条小船裝运而給留下来的；不过，同样也可能是被害人曼命特兹的血！’我在他身旁蹲了下来，迅速地观察着，发现船底上还粘着几根卷曲的毛发，又長又黑。于是我揀了起来，送到这老头儿的眼前，問道：‘这分明不是薩諾身上的毛，也不是其他动物的，柏萊格林諾，你說是

不是？’他望了一眼，身子馬上向后一仰，臉色也变了，小声說：‘这是人的头发啊！’

“这时候，忽然听到树林里有脚步声。我們赶快躲起来，緊張地等着，看到底是誰来了。一会儿，連接着埠头的小路上出现了印第安人潘特祿·海曼納茲。他走到岸边，向上游張望了半晌，又向下游窺探了一下，然后，把我們剛才檢查过的小船拖出了草叢，俯身在船上，仔細地察看着什么。这时，我奔过去，伸手在他的肩头上一拍，大喝一声：‘喂，朋友，你在干什么？’他急忙回过头来，張大了嘴巴，眼睛发楞地瞧着我。我随手摸了摸我的手枪，鼻孔里‘哼哼’几声，对他說：‘好家伙，你大概看見我們在頓頓池发现了秘密，心头发慌，所以又来到这儿查看你的小船，看看有沒有留下痕迹来，是不是？把死人丢进水里很吃力吧？’那个印第安人的臉色一下子变得跟死人一样，两条腿好象害了热病，抖个不停。‘我？什……什么死人？’他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来。‘什么死人？你裝糊涂也沒有用！’我說，接着我又肯定地說出那个吉利加人已經把他告发了，也向我們密告了那个可以找到曼侖特茲的尸体的地点。这时候，他垂下了头，謙恭地匍伏在地上，抱住我的双腿，象个孩子似的啜泣着：‘寬恕我吧，老爷！我根本不想杀死他，我只是巫师的帮手，我害怕那个巫师！’——‘好！’我說。‘別哭啦！要是你說实話，我可以帮助你。不过要是你隱瞞了些些真情，那你心里要明白，今后一輩子都要在圣劳卡斯①度过了。’我們划船經過頓頓池，他把两只手掩住了自己的臉。”

① 圣劳卡斯：一座声名狼藉的監獄名，設在哥斯达黎加的一座同名的島嶼上。

于是勒維就把印第安人潘特祿·海曼納茲当时認罪的情节一一地告訴了我，那种殘忍的罪行又一次清晰地縈回在我的想象中。

吉利加人早已蓄意要謀杀曼命特茲了。等到曼命特茲死掉老婆，隱居在寂寞的茅屋里时，这才給了他一个适当的机会。可是那老头儿还有点胆怯，因为曼命特茲又聰明，又勇猛，而且还是一个出色的射手。

吉利加人有一个得力的帮手，事事都听从他的調度，那就是黑人何塞·湯瑪斯，一个性情殘暴的老惡棍。我們后来才发觉他是从拉·埃斯特萊拉逃出来的——为了他的巫師需要应用一副人骨，他盜空了一座坟墓。可是，光靠这个家伙的帮助，吉利加人也还不敢冒險，因此他就來劝誘印第安人潘特祿·海曼納茲。

潘特祿是个不中用的可憐虫，也真叫人憐憫！他不單害怕那个吉利加人，而且始終以为自己还没有报答他的恩情。因为，这大巫師救活了他的一头母猪，那一定是有人与他过不去，才在他的母猪的身上使了法术。此外，他还替潘特祿的女儿医好了爛眼。

一天晚上，那个吉利加人走进了潘特祿的茅屋，他能够講一口流利的印第安話，他告訴潘特祿說，那小女孩生眼病的原因，他是完全知道的，他裝神弄鬼地說：“鬼灵告訴我：这是住在山頂上的那个人干的。”

印第安人想了很久，才恍然明白过来，沒有別人，一定是曼命特茲！只有曼命特茲住在一个小山頂上，在那离开水平綫八十公尺的高地方。

“他是个狠毒的人，他会把你女儿害死的。”巫師添了一句，

然后告别了。

打这天起，潘特祿見到人就害怕，疑心病也加重了。有一天晚上，狗叫个不停，貼着茅屋木板牆睡覺的印第安小女孩驚醒了，並且死命地啼哭着。潘特祿一個翻身，從吊床上跳下地來，抓住槍，衝出屋去。他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事。可是第二天早晨，小姑娘發了高燒，媽媽發現孩子的小腿給什麼東西扎了一下，已經發炎了。

潘特祿划了獨木船去見巫師。那老家伙正躺在他的吊床里。潘特祿還沒有開口，他已經搖搖手高聲說：“你不用說，我已經知道你為什麼來了。不過鬼靈說過，只有等山上那個人死掉，才能夠救活你的女兒。”

印第安人一時驚惶失措起來。他把頭埋在手裡，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

半晌，老头儿站起来，走到外面，指着天空說：“到月圓只差三個晚上了。月亮是印第安人的朋友，在月圓的那個晚上，你的敵人就會失去他的力氣。我準備幫助你。要是你想保留你的女兒，那末，第三天晚上再來看我吧。把面食、糖和刀子都帶來。到時候，我們將聽從鬼靈的吩咐行事。”

第三天晚上，暮色還沒有降臨，潘特祿已經搗了槍，拿了刀子，站在巫師的茅屋前面了。

“到茅屋里面等我！”老头儿下了一个命令。“我要到森林里召喚鬼靈。”他轉身對着月亮做了幾個怪臉，然後在樹蔭里消失了。

印第安人一踏進茅屋，就看到了黑人湯瑪斯默默地蹲倒在一個半暗不明的角落里，一动不动。老头兒的老婆——一個難看的印第安女人——也一动不动地坐在爐灶的旁邊。潘特祿

走进来，她看也不看一眼。她两臂交叉地放在胸前，仰起皱脸，对着天花板，仿佛她的眼光要穿透茅屋顶，要召来所有邪恶的鬼灵，好帮助她似的。潘特祿不敢招呼她，管自在一张小凳上坐了下来。桌子上有一个人骷髅头和一个雕工粗糙的魔鬼头象，在灯光下闪烁。潘特祿心头一时害怕起来。那种寂静无声的气氛使他感到很不舒服——只有爐火上鍋子里的沸騰声才稍微冲破了这种沉静。可是他非得在这种情景里等上一段时间不可。吉利加人终于回来了，似乎很生气，对他說：“鬼灵告訴我，我們只能在明天試一試，今天他們幫不了我們的忙！”

其实他当时在曼侖特茲的茅屋旁边徘徊了一陣子，就断定当晚找不到适当的机会，可以实行他暗杀的阴谋，所以才順延到下一天晚上。“明天再来！”他命令潘特祿。

潘特祿第二天晚上来到那个地方后，老头儿又到森林里去召喚鬼灵，不过，这一次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他非常的兴奋，手枪里上了子彈，还把佩刀插在皮帶里。

“来吧！”他悄悄地說，拿了灯走出去。黑人跟着他，潘特祿走在最后。老头儿走到茅屋的前面，一动不动的对着月亮望了好久。

他們走到潘特祿的独木船旁边，吉利加人吹灭了灯。潘特祿坐在船肚中央，老头儿抓住槳，黑人拿了一根鈎篙。

在一輪皎洁的皓月下，他們靜悄悄地向下游划去了。快到河濱森林的时候，他們加倍的小心，不讓发出一些声音。他們默默地把小船靠攏在通向曼侖特茲茅屋去的埠头边。登上了小山。老头儿走在前面，片刻，他就离开了小路，閃入灌木叢林里去。他們一会儿弯着身子走路，一会儿爬行，竭力避免折断枯树上的桠杈，他們终于到达了森林中开垦地的边缘，曼侖特茲的茅

屋已經映入了他們的眼帘。他們躺在樹木的深濃的陰影里，曼侖特茲一點也沒有發覺，坐在陽台上一張凳子上，借着屋檐下吊燈的燈光，在專心地看書。

兩個老傢伙不慌不忙地雙手端起槍來瞄準；印第安人渾身只是發抖，他感到他的血液凝結了，他閉上眼睛，把槍口對準了前邊，“開槍！”他聽見老头兒厲聲地命令道。三響槍聲同時撕破了夜晚的肅靜。潘特祿·海曼納茲重新張開眼睛，模糊地看到了一個黑影，在浴着月光的陽台上滾來滾去，滾了一陣，就一動不動地躺在那里了。那盞吊燈也許是被他那顆盲目發射的子彈擊滅了。

老傢伙們仍舊靜悄悄地在樹叢里躺了幾分鐘，等待着。吉利加人又裝上子彈，向前爬行幾步，再向那個不動的人影射擊了一下。然後他才放大胆子，走到茅屋旁邊。曼侖特茲撲在翻倒的凳子上。地上一灘深色的血漬，正迅速地蔓延開來。巫師划了一根火柴，點了燈，伏在被害人身上，細細察看。他的胸部和頭部都給打中了——一顆子彈擊穿了他的耳殼，還有一顆打掉了他的鼻尖。

吉利加人走到茅屋里去，拿掉了曼侖特茲的獵槍，他故意布下疑陣，使人相信曼侖特茲出外打獵去了；他又拿來一扎紙頭，擦淨了地上的血漬。然後，他吹熄了燈，發出動身的信號。黑人和印第安人抬着屍體向河流走去。熱呼呼的鮮血淌在潘特祿的兩只手上，使他冷汗直冒。走到森林邊，他們把這可怕的重擔放了下來，潘特祿到河邊去洗手。

潘特祿洗好了手，回到森林邊，一幕駭人的景象，剛好映入他的眼里，吓得他的心也幾乎停止跳動了：只見那個吉利加人舉起佩刀，對着曼侖特茲的身體直通而過，一面喃喃地說着一些英

名其妙的話。然后，拔出佩刀，用嘴唇压在伤口上，吸吮着死者的血。黑人也跟着他做。这个可憐的印第安人惊恐得快发瘋了，那老头儿突然轉过身来，呼喚他道：“喂，你也来喝几口，喝了死人的血，你就吸取了你那冤家的力量，同时也能使人永远不会发现这个秘密。”

潘特祿沒有办法，只好把嘴唇承着那流血的伤口吸吮着。他躺在灌木叢里，几乎失去了知觉。他每次睜开眼睛，总以为有鬼怪在他的眼前出現：那两个老头儿正圍着死者在跳舞。他們弯着腰，扭来扭去的，做着粗野的动作，仿佛着了魔似的，还露出了一副可怕的怪臉。吉利加人的眼睛象猫似的一閃一閃，黑人的嘴角上挂着一行骯髒的口水。

他們結束了这种可怕的舞蹈后，就把尸体搬上独木船。連那个印第安人也由他們抬进了船去，因为他自己已經不能动弹了，他的身体跟被害人一样的又僵又硬，只有他那对吓得張大了的眼睛还在不安地骨碌碌乱轉。

河流把他們迅速地运走了；經過短時間的航行，这些老头儿又来到河濱，他們跳上岸，从树林里拿来了几根鉄棍——这也許是他們預先从廢弃的“联合”鉄路綫上偷来而藏在那儿的。

他們把死人捆住，为了不让尸体浮上水面来，又把死人的枪和几根鉄棍插进捆死人的藤束里，然后繼續向河的下流划去，一直划到頓頓池。到了那儿，老头儿們又上了岸。他們在沙地上划了个十字，把被害者放在上面，然后掉轉身来，高举着两臂，向着月亮做了一些令人难以了解的新禱。

“現在一切都了結啦，”吉利加人接着喃喃地說。他用手向空中划着一些神秘的灵符，然后再向下游划去，他們向潘特祿保證，說这个死尸有召喚来的鬼灵小心看守着，同时捆得又那么結

实，人世間沒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把这死人夺去。

他們載着尸体划到了那个水池，就把尸体抛在池里。

小船左右簸蕩着。一陣陣冰冷的雨点打在印第安人的死去似的臉上。他昏昏沉沉，只有池中水花冲拍尸体的声音还久久地在他的腦海里波动。

他們就这样地把他謀杀了。我再也压不住心头的痛苦，我喊道：“这帮野兽！竟会干出这种无耻的勾当，把他們活活地燒死还是太便宜了他們！”

“朋友，你听了，我們給那个吉利加人铐上手铐时，他是怎样咒罵的。‘婊子养的，婊子养的！’他破口大罵。‘我要吸你的血，喝你孩子們的血！我是一个巫师！我什么时候想逃走，就可以逃走！’于是他象一只小牛似的来回的縱跳着。我馬上警告他：‘別动，你这个撒謊的老家伙！不許違抗命令！我們倒要瞧瞧你那些出名的鬼灵，是不是还会来帮助你！’”勒維幸灾乐禍地微笑着，結束了他的叙述。

从河那边傳來了一声呼喚——那是安德烈斯和他的同伴們在叫我們，我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勒維站起来，抖落外衣上的尘土。

“曼侖特茲在灯下讀的那本書，也許就是我当时在这儿留給他的小册子……，”我說。

“啊哈，不錯！”勒維想了一下回答。“那时候你和安东尼奥一起来这儿的，那些小册子是你帶來的；你也給了我几本。不錯不錯，現在我完全想起来了，你是下午来的，安东尼奥还对我說过，你还要到曼侖特茲那儿去。当时你碰見了他嗎？”

“碰到了，我們留在他那儿很久，直到月亮上来的时候才上路的。安东尼奥非常佩服曼侖特茲。”

“那末安东尼奥呢，我好久沒見到他了，他現在怎么样啦？”

“他已經埋在地下了。”

“見鬼！”勒維喃喃地說，“所有的老朋友都死光啦！”

“是的，是的，也許快要輪到我們了，勒維！那天晚上在山上茅屋里聚會的時候，共有四個人，現在，死得只剩下我一個了……”

“哦，不錯，只有不中用的人才會長壽，”勒維笑着回答，走到岸邊，帮着收拾行李。

唐·拉蒙怒氣沖沖地正在賞問着來遲了的安德烈斯。我走近他們的身邊，只听得那个西印混血兒帶着歉疚的口吻說：“要不是我好朋友倒了霉，我們早該到這兒了，”他一面說，一面指着他同伴的腳，那隻腳上裹着一塊骯髒的破布，布面上滲透了血迹。

“他怎么搞的？”喬治好奇地問。

“他滑進一個山溝里，腳底心里插進了一根大刺，”安德烈斯解釋說。“我只好在他的腳上划了一刀，把刺拿出來。尽管我在他的傷口上抹了那么多的泥土，傷口還是流血不止，可憐的家伙，幾乎連性命也送掉了！”

“媽的！泥土不好……”中國人懷疑地說。“喝些開胃酒，保你馬上復原……！”

不久，我們已經在碧綠的河面上划行了。一股涼爽的微風迎面吹着，帶來了森林中鳥兒的歌唱。天色一片蔚藍，沒有一絲云彩。歡喜吃腐肉的禿鷲在高空中飛翔，繞着大圓圈。

我們來到了勒維的平底船旁，先把行李搬上船。大家擠緊在一起，讓那個西印混血兒安德烈斯也坐在船中，他要到他的岳

父家去。我們向他跛了脚的好朋友告別，然后踏上了归程。这条小船裝得太重了，船身超出水面几乎还不到两吋；每搖晃一下，我們的衣服就会給河水打湿。安德烈斯坐在船艙上，用單槳划着船。勒維蹲在船头，握住了一根鈎篙，准备应付突然出現的阻碍。

我們順利地划了一段很長的路程。河岸越来越快地在我們两旁倒退过去，我們耳畔咆哮着的波濤声，似乎一刻高如一刻。勒維轉身对安德烈斯高喊道：“我們要不要在这样大的风浪中划过去，还是叫乘客們上岸步行，讓我們划到下游再等候他們？”

“你下命令吧，老大，”西印混血儿回答。

“我們就划过去吧，媽的！也許裝得很重，反而不容易发生危險。”

“这里是錫克查奧拉河啊！”那个中国人战栗不安地輕声道。

河水的咆哮声更猛烈了。河道拐了个弯，变得更寬闊了，傾斜度也增加了一倍。我們仿佛在一块辽闊而傾斜的平原上滑行，直向一个深淵冲去。在我們前面二百公尺左右，聳起一座巨大的岩壁，看来我們一定会在那儿撞个粉身碎骨。

“都坐稳啦！”安德烈斯大叫。

我們动也不敢动。那个中国人蜷曲着身子，双手抓住船舷。我們的船只象一顆子彈直向那浪花飞濺的水淵飞去，这个水淵是由两条巨大的河流汇合而成的。

“向左！老大！对着那些白岩石！”安德烈斯大叫着，把小船掉轉过来。

勒維用鈎篙使勁地在河中点着。船只被卷入了一股凶猛的急流，向那座岩壁直冲而去。我正在想，这一下难免要触礁了，不料那混血儿用力的一划，再加上勒維举起了鈎篙，机巧地对着岩

壁輕輕的一點，小船就繞過了岩石。那鈎篙的一點，也正是減弱了船身強烈的顛簸。一個一個巨浪傾倒在我們的身上。小船战栗着，却又象躺在波浪洶湧的水面上，一動也不動似的。接着，小船重新卷進了急流，電掣般的向下游駛去。安德烈斯加上几槳，頃刻之間已經到达了右邊平靜的河面上。

我們舒了一口氣。勒維滿意地嘆道：“喂，親愛的朋友，要是我們在這種地方還划不過去，我們根本不用划船了。”

不一會，船頭抵住沙灘，發出了悉悉聲。安德烈斯跳上了岸。“請你們等一下，我去瞧瞧我的老家，”他請求說，人已經奔到了山口上的一條小路上了。

我們也上了岸，活動活動四肢。那個中國人把滲進小船里的水汲了出去。

“你們瞧呀，這麼機靈的小傢伙，”喬治望着下游喊道。有兩個印第安男孩子，乘着一條極小的獨木船，向我們划來。他們敏捷地使用着鈎篙，那種熟練的技巧叫人吃驚。

他們經過我們身邊，勒維招呼道：“老媽媽好嗎？”

“好！”兩個孩子異口同聲回答，一邊把鈎篙停了一下，向我們點了點頭。

“還有老爹爹呢，他怎麼樣啦？”

“他在家裏。”

“他昨夜喝了酒，到現在還沒有醒呢！”勒維笑着向我們說明。

那只獨木船很快的在我們的眼中消失了。

安德烈斯也回來了，他腋下挾着一張漂亮的美洲虎皮。他把虎皮鋪展在地上，讓我們看看那美麗的皮毛，然後又把虎皮卷了起來，遞給了喬治。

“这玩意儿做衣服里子挺好看，我送给你做个纪念吧，人们看到它，就相信你真的在泰拉孟加去过，”他向我们大家告别，踏上那条石子路回去了。

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刚拐过一个河湾，突然，勒维用钩篙指着右岸的一个山岭，转身对着我说，那准是曼侖特兹的茅屋。真的：在那儿的葱郁的树木之间，我们看见一座茅屋，屋顶已经坍了一半。后来，则到下游四百公尺远的一个河湾处，正经过一个水池的时候，“这就是顿顿池。”那个中国人自言自语的说着。

勒维又转过身来，把那个十字架指给我看；它竖立在左岸岩壁下狭窄的河滩上。

我脱掉帽子。我仿佛看见了我朋友强壮的身体，屹立在那里，给我回礼。

“永别了，曼侖特兹！”我叹息道。“你躺在这儿，安东尼奥也已经在那儿的一块坟地里躺下……而我呢？”

到达嘉赛时，快是中午的时间了。这时，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快快填饱肚子，压压饥火。我们急急忙忙的拿了行李，向中国人开的饭店走去。那位照管买卖的黑人店伙通知唐·拉蒙，说汽车还没有到。

“你在这儿等一下，先吃点东西吧！”那个中国人建议，他嘱咐他的黑人老婆，给我们预备一顿非常丰富的早点。

我们都坐在阳台上，唐·拉蒙分发着柑子，这是他向一个老人买来的。我们高高兴兴地吃着。唐·拉蒙又走到柜台后面，一个黑人帮助他在一袋东西抬上了磅秤，我就走近前去瞧瞧。

“九十二磅！”老头儿冲着我大声说，一只手伸进了袋子，摸出一把绿绿的咖啡豆，递到我的眼前，“这是真正的咖啡豆，好

香，我拿去焙制的。”

“你瞧瞧这种超级的咖啡，是我上星期四在这儿买来的。你看質量高不高？那只袋子里装的也是这种咖啡。”他指了指第二只袋子，那只袋子比磅秤上的稍微小了点儿，他把另一只手里的咖啡豆塞进嘴里，仔细地咀嚼起来。

“这两袋东西，你花了多少錢买的？”我問他。

“两块美金。”

“两块美金？媽的！唐·拉蒙，你倒懂得怎样花錢！”

“你知道怎样买下来的？这儿的人，根本出不起两块錢买咖啡；要不是我买了下来，那个印第安人也只好把两袋咖啡重新背回家去，或者白白的送人。”

“唐·拉蒙这家伙真是一个守財奴！”稍后，我对勒維說。

“一百五十多磅的好咖啡，只給两块錢！”

“你說什么，朋友，两块錢？”

“是啊，他是这么說的。”

勒維笑得眯起了一只眼睛；我相信，他是在嘲笑我上了拉蒙的当。

黑女人准备了一頓丰盛而可口的早餐。我們圍坐在一張大桌子旁，要痛痛快快地吃一頓。

“請吧，請吧，再吃一点！”中国人一再提醒我們，把菜一碟又一碟地端上来。

唐·拉蒙是个貪吃的人，所以，不用三請四邀，他早已鼓起了腮帮子，不停地嚼着，同时还竭力地要我学他的样！“何塞·弗蘭西斯珂，今天你要放松褲帶，痛痛快快地吃一頓，我們明天还不見得走得成呢。”最后的一道菜是一碟异常鮮美的肉汁燴魚。接着，黑女人端来一个大肚子茶壺，剛煮的新鮮咖啡的香味

直冲进我們的鼻子。勒維倒滿了一杯咖啡，加上一大匙糖，向我眨了眨眼睛，說：“我們倒要尝尝唐·拉蒙的超級咖啡倒底是什麼味兒。我不喜歡加牛奶，咖啡越濃越有營養。”

唐·拉蒙掏出一包香煙，分送給大家，我們就海闊天空地閑談起來。

“朋友，我們來打個賭吧，”勒維對我大聲說，“你真的以為我一點不知道你要到阿姆萊去嗎？”

“當然不是，”我回答，心中感到有點不快。“老實告訴你吧，我根本不願意到那兒去。我知道，在泰拉孟加，哪怕有一點風吹草動，也會傳到你耳朵裏的。”

“對啊！”唐·拉蒙點了點頭。“那些印第安人就等於一架發報機。他們只要看到泰拉孟加出現了陌生人，早已奔到勒維那兒去通風報信了。”他轉過頭去，笑嘻嘻地問勒維：“你總記得跛子拉米雷茲的故事？”

“我怎麼不記得，這件事也有我的份兒，”勒維沮喪地承認。

老头兒哈哈大笑，含譏帶諷地說：“豈止是有份兒呢，朋友！你在这件事里還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勒維不樂意地揮了揮手。唐·拉蒙的嘲笑引起喬治的好奇；他詢問老头兒是怎麼回事。唐·拉蒙向我們眨眨眼睛，嘻嘻地說：“還是請勒維自己來講吧。”

“好，講就講，雖然我知道我講出來會惹你們好笑，”勒維聲明說，他已經瞧見唐·拉蒙遞給我的眼色。

他身子往椅子上一靠，開始講起這件故事：

“那是在一天的下午，我正坐在陽台上看報，一個印第安人來到我的院子裏叫賣玉米。他是常到我們這兒來的。柏萊格林諾給他取了個名，稱他是畢蘇德①。這一天，畢蘇德離開我的院

子以前，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說是他的好朋友馬塔梯格里斯②托他來找我，有一件要緊的事要通知我。他說，兩天前的黃昏時，有一個陌生人來到了馬塔梯格里斯的茅屋前，要求借宿一宵。這陌生人身上粘滿了塵土，似乎已走得精疲力盡了。第二天早晨，他自願替馬塔梯格里斯醫好手上的傷口，那隻手是在划船時給鈎篙划破了的，正在發炎，傷勢很嚴重。陌生人為他醫治了手，就索取一些路上的干糧。馬塔梯格里斯也同意了。他感到他的手經過治療，傷勢已減輕很多，不過他覺得這個陌生人的舉動非常可疑，老是躲在小屋裡，不敢出去。因此，他囑托畢蘇德把這件事通知我。

“這傢伙長的是一副什麼模樣？”我問畢蘇德。他走起路來就是這樣……’印第安人邊說邊裝做出了一個跛腳的樣子，一跛一顛地來回走了一圈。我再詳細地打聽那個跛腳的情況，然後命令他無論如何不能讓那陌生人溜走。第二天，我收到一份通緝書，通緝一個譯名‘跛子拉米雷茲’的奧勞裘·拉米雷茲，在那樁謀殺霍克律克農場管理人——美國人却爾斯·瑞德——的案件中，他是一個嫌疑犯。拘票上說，這個跛子約莫二十二歲，是一個危險人物。我想起了畢蘇德的報告，就根據那個印第安人向我陳述的細節來推論，斷定這陌生人就是跛子拉米雷茲。”

黑女人走來收拾掉桌上的東西，勒維也暫時中斷了他的敘說，過了半晌，又繼續說：“我命令柏萊格林諾划了小船，去把那個印第安人喚來。畢蘇德到來後，我就向他詢問那個陌生人的情況。‘今天上午他已經走了，’畢蘇德告訴我，‘是我陪他走的。

① 印第安語：白鼻子狗熊。

② 印第安語：打美洲虎好手。

現在他待在麥蓋爾的家里。’‘他會不會在那兒過夜？’我問他。老头兒很有把握地點了點頭。

“我們三人搭乘小船出發了。我隨身帶了一支手槍，一支火槍和一根繩索，那時候我們抓人還是不用手鐐的。黃昏時，才划到那個地區，我們棄舟登岸。岸上一大片樹林，簡直找不到道路，我們不得不時時彎着腰，撥開雜亂的樹枝，匍匐着前進，最後才走到尼加拉瓜人麥蓋爾的茅屋旁。茅屋里燈光明亮，我們還聽到說話聲。我偷偷地溜到廚房外面，聽見老麥蓋爾的嘶啞衰老的聲音：‘唉，乘勒維還沒有追上，你最好明天就越過邊境逃走吧！’‘你這是什麼意思？’一個清朗的聲音在反問。‘親愛的朋友，請相信我，我知道我說的話是什麼意思，’麥蓋爾回答，‘也許那些印第安人早已告發你啦！’

“我們一分鐘也不耽誤，握緊了武器，衝進小屋。我把槍口頂住跛子的胸膛，警告他：‘放老實些，朋友，別自找麻煩，要不我就開槍！’那小伙子的臉色一下子變得慘白，不過他沒有動。老麥蓋爾哼哼地說，‘唉，我怎麼告訴你的！’我拿出繩子，把跛子牢牢的捆住，這時，他才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說：‘到底來啦！’

“打那時候起，他一句話也沒有講過，”勒維停了一下說。“這種沉默的處境倒弄得我有些惶惑不安了。一到家里，我必須馬上找尋一個妥當的地方監禁他，反正当晚已不可能把他押到拉·埃斯特萊拉去，我不得不把他留在家里過夜。

“我心里想，這多糟糕！这家伙是個危險人物，他有本領從我這兒逃走的。把他綁在柱上也太不象話了！那怎麼辦呢？我想起一個巧妙的辦法。等旁人都不在跟前時，我替他解掉了繩子，對他說：‘朋友，請你多多原諒，把你委屈了。陪我來的那個老头兒最喜歡搬弄是非，要不是我把你捆起來裝裝樣子，他會跑

到律蒙那里去說我的坏話的，其实，你犯的事根本值不了一个屁！’跛子听了后有点莫名其妙，楞楞的瞧着我。我呼唤我的老婆——她已經吓得半死——叫她赶快替我們煮些咖啡，热几块烙餅。那个可憐的家伙一眼看到滿滿一盤子的烙餅和奶酪，臉上便露出了惊愕的样子。不过他沒有去碰一下。我假装痴傻說：‘朋友，我是一个热心腸的人，我有几句话要劝告你，等你释放以后，千万別再回到霍克律克去。那个美国佬是你的对头冤家，碰到他才危險呢。’跛子霍地挺起了半个身子，撑在桌子上，眼珠子骨碌碌地向我渾身上下瞧个不停，簡直跟一个瘋子差不多。‘难道他……沒有……死？’他終于結結巴巴地說話了。‘什么，誰？’我裝得很惊讶，反問他。‘这么强壯的一个汉子，身上划着了小小的三个伤口，就会送命？再說，要是他真的死了，我还会讓你自由自在地坐在这儿嗎？’他揉了揉眼睛，仿佛剛睡醒似的，突然，他站了起来，掠了一掠头发，轻松地叹了口气：‘我的天！要是我早知道他沒有死，那多好！’他提高了声音，对我喊道。‘唉，你不知道我这一响过的是什麼日子，整天东奔西逃，躲躲藏藏，簡直不是人过的生活！我知道我已經老得多了。’說到这儿，他又閉紧了嘴巴，也許他害怕落进圈套。接着，他往凳子上一坐，呻吟着：‘不，这是不可能的！我用砍刀連砍了几刀，分明看見他象香蕉树一样的倒了下來！’我尽力露出笑容，向他保証：‘喂，喂，亲爱的朋友，你何必自寻煩惱！你也許沒有看見那个美国佬的大衣里边还有一件厚厚的上衣吧？你想給他吃上几刀，却全被大衣抵当过去了。美国佬的臂膊上只留下两三个刀伤。我猜想，不消十天工夫，他就可以离开医院回家了。’我这么一說，那个可憐的家伙馬上失去了自持的力量了。他跳起身来，在房間里来回踱着。眼睛閃耀着欢悅的光芒，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走到我的面前，問道：‘你想他們怎樣處罰我呢？’‘你身邊有沒有二百六十個比索？’我問他。——‘沒有，為什麼？’——‘真傷腦筋！’我說，‘要不我們可以少跑一趟律蒙，在這兒馬上可以把這件事了結。’——‘我在律蒙有一個女朋友，她會借錢給我的！’他肯定的說。‘好吧，如果是這樣，這件事很快可以解決了，你一到律蒙，馬上派人去……。不過，’我添上一句，‘你也可以用一百三十天的監禁來代替。’他聽了這一節話，高興得手舞足蹈，向我斬釘截鐵地說：‘事情一解決，我就同佛蘿琳姐一起回到加納卡斯特老家去。一輩子不跟聯合果品公司和他們的種植園打交道。我要和我的老婆太太平平的過活，擺脫那些虐待我的美國佬。萬歲！’我想，這一下行啦，現在哪怕我要趕他跑，他也決不肯跑了。‘快吃餅吧，冷了不好吃！’——‘我太快樂了，連肚子餓也忘了，也不覺得累了，’他回答，一口氣喝完了咖啡。然後，向我說出了他那段痛苦的經歷。”

奧勞裘·拉米雷茲生在加納加斯特地方。他從小就在一個牧場里長大，過着牧童的生活。十六歲那年，他就開始練習由曼琳芭①伴奏的蘇爾托舞②。對於他的表姐妹們烏黑發亮的眼睛，他已經有了欣賞的能力，他跟其他意氣相投的小伙子們一樣，追隨着千百個加納加斯特人的榜樣：抱定決心，要在大西洋區的香蕉園里尋找他的運氣。雖然他熱愛自己的故鄉，故鄉的姑娘又挺溫柔漂亮，可是當一名農業工人，生活真是艱苦到極點，報酬又是少得可憐。

① 曼琳芭：一種很原始的木琴。

② 蘇爾托舞：一種出於加納加斯特省的民間舞蹈。

于是他开始流浪，从一个农场跑到另一个农场，跑遍整个香蕉地区。今天，他抡起斧子砍伐树木，明天，又去摘可可、采香蕉，过不了几天，又挖起沟渠来了。不过干得最多的，还是那把斧子上的活计。这样，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成了个优秀的伐木工人。他也在医院里消磨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治疗他的热病和风湿病。一天，不留神，斧子砍进自己的膝盖，于是他下半世变成了一个跛子。他不能再跳苏尔托舞了；不过，他还没有放弃他的幻想：有一天能带了足够的金钱，回到加纳加斯特去，在那儿置下一个小小的农场，可以自由自在、快快活活地过上一辈子。

他是第一批开垦霍姆·克雷克的人。手里拿了斧子，走进了森林。农场叫这批人建立了起来。他厌倦拓荒工作，决定留在这块垦殖地上耕作。可是，有一天，这里来了一个名叫瑞德先生的新的管理人。这家伙象鼠疫一样，毒害着全体工人；他又好酒，又好色，只要是女人，不管她有没有结婚，他都不肯放松。

尽管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这儿胡作非为，拉米雷兹还是决意要结婚，并且把他的老婆带到农场上来。他是在某一次到律蒙去的途中认识了她的。她在一家饭馆里工作，她和当地的女人一样，既美丽，又温柔，又能够象马匹似的刻苦耐劳。他们相爱了，他对他是多么的热情啊，她不愿意经常冷清清的等候着他，有时还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嫉妒，生怕他爱上了旁人。他呢，为了看望她，需要时常到律蒙去，他觉得这样花费太大了，于是他们结了婚。这个年轻的褐色的姑娘佛蘿琳妲一到农场，马上被那个美国佬看上了，他不要脸的死命追求她，同时虐待她的丈夫，把最艰苦的工作交给他做。

拉米雷兹忍住了心头的愤怒，他把自己上司的举动揣摩了好久：那个美国佬一定在痴心梦想，以为佛蘿琳妲为了改善自己

丈夫的境遇，会答应他的要求的。老年人的誹謗和閑言碎語使奥劳裘好似过着地狱里的生活。“来，讓我們离开这儿吧！”佛蘿利姐恳求他。可是他在結婚时欠了一笔債，必須先还清了債，然后才能到另一个农場上去省吃儉用，最后搬回到故乡加納加斯特。

不幸，奥劳裘的境况越来越糟了；他患了病，在床上躺了十天，商人又不肯再借錢給他。到了发購買凭証的那天，他以为可以拿到凭証，到联合果品公司的营业所里买一些吃的。誰料到美国佬通知他，說他不能領取這張凭証，因为他在公司里已沒有存款了。于是，在下一个发工資的日子以前，他們只好挨餓了。

当天下午，奥劳裘帶了最后的几文錢到斐尼法西奥去了。这些錢剛好够他买最必要的食物。他碰到一个朋友，邀他喝几杯燒酒。黄昏时，他已喝得昏沉沉，搭了一輛运送黑人到霍姆·克雷克去的車子回家。

他一踏进自己的小屋，发现佛蘿利姐滿臉泪花花的，衣服被撕裂了。原来那个被威士忌酒和情欲所逗动的美国佬，利用拉米雷茲离家的机会，就来强姦她。他粗野地把她压在自己魁梧的身体底下，殘暴地对待她，又撕破了她的衣服。

听到她的呼救声，鄰居們奔到她那儿。美国佬这时才放松了她，爬上騾子，在粗野的叱罵和众人的胁迫下一溜烟走了。怒火在拉米雷茲的心头燃燒，把一切顧慮都焚毀个精光。他拿着一把重甸甸的砍刀，在夜晚的黑暗中，沿着铁路綫追去，真是天数：他还没有跑上二百公尺，就听见美国佬骑着騾子过来了，那家伙的巨大的身形很快出现在他的前面。奥劳裘擋住了美国佬的去路。

“滚下来，你这个混蛋！”他扯直嗓門嚷道。“我倒要看看，你

是不是一个男子汉！”

美国佬吃了一惊，連忙伸手抓住手枪，嘴里迸出了一声恶骂，踢了騾子一馬刺，朝他恶狠狠地冲来。拉米雷茲拚命挪动他那条僵硬的大腿，向旁边一跳，一个轉身，砍刀已颯颯地砍了下去。美国佬仰面一跤，跌倒在軌道旁了。拉米雷茲憤怒得什么都不顧了，他冲过去，朝他身上連砍了几刀，一直砍到他不再动弹为止。

当奥劳裘的神志重新清醒过来时，他跳上了死人的騾背，向斐尼法西奥那方面跑去了。奔到公司所在地的建筑物跟前，他勒住了这头淌着汗、噴着口沫的牲口，犹豫了半晌，然后打定主意，沿着那条通往潘杜拉的鉄路綫繼續奔去。为了避免行人的注意，他讓那头騾子跑着碎步。跑到潘杜拉时，月亮剛剛上升。在二三百公尺开外，他看見了“联合”分公司的鉄皮屋頂，在那边山坡上，又看見了两座巨大的木屋的屋頂。左面，有一座長長的吊桥，似乎輕巧地高悬在空中。

他知道，桥的那一边，在那幽暗的高山背后，躺着泰拉孟加的山谷。穿过山谷，便是与巴拿馬交界的国境綫。他熟悉这条过桥的鉄路，經過几座农庄，到前面的山脚下，刚好是这条路綫的終点。他骑着騾子走上桥梁，耳畔响起一陣蹄子击打在木板上发出的沉濁的隆隆声，他不由吃了一惊。过了不久，脚下又是那坚硬的地面了，他依旧沿着鉄軌繼續向前奔跑，一面考虑到这一次的行動对他的前途將会引起什么影响。在霍姆·克雷克，他留下了佛蘿琳妲，留下了回到加納加斯特故乡的全部希望——还留下了那樁可怕的罪行，总有一天，要在法庭上清算的。他开始明白他这种可怕的处境，要是被人逮住，今后的二十年將要在圣劳卡斯的監獄里度过！想到这一点，他怔住了。恐怖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地抓住了他。他开始浑身发抖，觉得周围一百哩地内都能听见他的騾蹄声。他在每一座灌木林的后面似乎看见了追击者的影子，甚至听见他们在那老远的地方呼喊，于是他不停地用马刺踢着牲口，叫它向前狂奔，恐惶而惊慌的感觉始终追逐着他。凭着绝望中所产生的勇气，他越过沟渠，穿过披垂着的树枝，电掣般地急驰过月光下躺在树影里的道路。

脑海中死人的阴影，狂奔中激动的情绪，騾子的喘息，以及被蹄子向后踢起的大块的粘土——这一切终于夺去了他的理智。他用鞋跟不断地踢着騾子，突然，那头牲畜倔强起来，不愿再带他前进一步。它执拗地站着不动，仿佛要替它的旧主人报仇，好让追捕者及时赶上来似的。拉米雷兹吓昏了，跌下了鞍子。那牲口狂嘶几声，就消失在一座可可园的黑暗中了。他身上尽是泥土，他振作了一下精神，迈开步子，奔过荒蕪的可可园和香蕉园，跳过沟渠，游过河流，始终被自己的脚步声追逐着。

他终于又恢复了理智。这时，树林渐渐稀少，乌云遮盖了天空。他感到口渴，恶心，头又痛得非常厉害，他用尽最后的力量，从地上站起身来。风儿迎面吹来，他感到精神一爽，情绪也比较安定了些，渐渐地，他的肌肉不再抽搐了。

他爬上了一座难以攀登的山头。到了顶端，他向四外远望，想测定一个方向。可是周围尽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雾海，那座森林——他曾在里面盲目乱跑的森林，却似乎浮游在雾海的中央。他爬上了山巅，才稍稍解除那恐怖的感觉。

天边刮起大风，雾海被刮成一个个毫无生气的波涛，接着，在右面，有一个险峻的山坡，在雾层中现了出来。左面，一块暗黑色的大平原也露出了它的面目。他猜想那准是泰拉孟加山谷，山谷背后，就是巴拿马！这个念头使他又充满了信心。

他开始下山。

他在山谷里受到了閃电的欢迎，电光掠过茂密的灌木叢，象火舌一样在黑暗的天空閃动，紧接着的疾雷发出了嘶哑的怨恨声，仿佛要砍开太空，震撼大地。猿猴疯狂地呼号着，预示暴风雨即将到来。风猛烈地刮着。傾盆的大雨，陡然降下，泛濫在泥濘的低地上。

拉米雷茲拭掉落在眼睛上的雨点，涉水走过沼澤。他不自覺地向南方走去，一直走进了山谷。

他不知道他已經走了多久，悲觀的思想又折磨着他，他突然恐惧起来，可能已迷失方向了。雨越下越猛，山谷里到处一个模样；他到处看到沼澤，荒蕪的种植园和灌木叢。拉米雷茲加快了步伐。他曾經一度迷失了路途，接着，他相信他已經辨認出，那左面是一块开垦地。他迈步向前，突然，他面前呈現着一所破陋的茅屋，这对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他可以休息一下了。

他想，那一定是一所空屋，就向前走去。他剛走到敞开的門口，忽見爐灶上烟霧騰騰，旁边还蹲着一个男人。拉米雷茲吃了一惊，正要轉身奔回到灌木叢里，那男人向他喊道：“你在找誰啊？你是不是迷路啦？”

“是的！”他含糊地回答，“這場大雨使我在黑暗中迷失了路途。”他鎮靜地走上了几步。

“进来休息一会吧！”那人招呼他，又朝爐灶旁边指了一下。“請原諒我，我是一个穷人，没有什么东西招待你。要是你愿意喝几杯不加糖的飲料，我馬上去替你准备。也許到时候雷陣雨过去了，你也渾身暖和起来了。”

屋里有一張用干树叶鋪成的簡陋的床鋪，一个男人坐在床沿上，垂下了两条腿。拉米雷茲向他問候，他却不理不睬。

拉米雷茲一面烤火，一面仔細觀看茅屋里的几件家具：屋子两头，有两張干叶子鋪成的床；背后的牆上牽引着一根藤条，挂着几块破爛的髒布。屋子的中央，是微微燃燒着的灶火，那个招呼他进来的男人正在火上煮可可。牆上有两把旧砍刀和几只破錫罐，这几垛牆全是树枝和藤条交叉連結而編成的。

最使他惊奇的，这座茅屋里的两个主人竟長得完全一模一样。两人的胡子都是乱糟糟的，鬚毛似的灰色長发和弯弯的大鼻子也都很相象。他相信他只看出一点不同：那个讓他进屋来的人有一对明亮安詳的眼睛，而正在劈木块的那个男人，眼光却显得是阴沉沉的。

“你要去哪儿？朋友，”神态安靜的人問他，一边用一只木勺拌攪着可可豆。

“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他喃喃地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我要找我的兄弟，他是在很多年前到这一帶來的。”他为了轉移話題問道：“你在这儿住了很久了吧？”

“有六年了，”对方肯定地回答。

“你是不是常到拉·埃斯特萊拉去的？”

他拿起放在火上作为煎鍋用的鉄罐头，平靜地回答：“不，去干什么？”

拉米雷茲轻松地吐了口气，他岔开話題，添了一句說：“没什么，我只是想，潘杜拉和霍克律克那儿也許有很多活儿……”

那个一直没有开口的汉子，这时突然格格地痴笑起来，說：“很多活儿！……哈哈！……卖勁的干，笨蛋！干活，畜牲！給你一口燒酒，一顆奎宁……哈哈！发烧出汗，挨鞭子，受罰……哈哈！”

拉米雷茲感到很惊异，望着他出神。那个安靜的人拿来了

一个石磨，磨着可可豆。他抬起头，对他望了一眼，用手指輕輕叩了一下前額。他在開鍋的水里加上了可可粉，然後壓低了聲音，向他解釋：“他是我的弟弟，腦筋已經壞了一年多啦。”他嘆口氣，又說下去：“不過他說得也對，可憐的人兒！我們辛辛苦苦地在香蕉園里干了十年的活，得到了些什麼報酬呢？包工的欺騙，工頭的咒罵，澆愁的燒酒，治病的奎寧，還有官廳的鞭打和刑罰。我們過的就是這種生活，摧殘得我的兄弟得着了風濕病。可是以後……我們怎麼辦？到內地去嗎？干什么？那兒又不會找到工作，我們也不願依靠賑濟過活。所以我們寧可搬到這兒來。你知道，我們是拿什麼來養活自己的，這兒沒有人剝削我們，也沒有人辱罵我們，儘管生活很艱苦，我們至少還可以吃到一塊絲蘭和一把玉米。還有香蕉和可可，有時候，要是能獵得一头野獸，還可以尝尝肉味。可是在那兒，我們只能吃到發臭的大米，爛了的黑豆，和不加鹽的香蕉。你看我們穿得破破爛爛，我們穿了這種衣服怎能在那兒到處亂跑？這兒至少沒有人看見我們……”

他連珠似的訴說着，仿佛要防止拉米雷茲打岔，最後他用了悲慘的聲調結束他的話：“最近我弟弟的病情越發惡化了。但愿老天爺保佑他比我先走一步吧，這樣我至少還可以埋葬他……可是誰來埋葬我呢，要是給禿鷲吃掉，那倒也好！”

他沉默了很久，凝視着鍋子里冒着的蒸氣。然後，把熱騰騰的可可遞給拉米雷茲。他把一小塊絲蘭和兩三只從鐵皮罐頭里取出來的香蕉，一并遞給了他。可可的味兒很苦，拉米雷茲却喝得只剩下一些渣滓才停嘴。他飢不擇食，還把那個容器翻一個身，刮下渣子，吞下肚去。

雨已經停了。拉米雷茲準備動身了，那人就問他：“你怎樣

去找你的兄弟？我看你还是先到嘉賽去，向那儿的警察長打听打听，也許能找到。”

跛子打了个寒噤。他避开答复，結結巴巴地說：“現在……我知道他大概……跟一个印第安女人住在一起。”

那人陪他走到門外。

“哦！那末，你也得在印第安人中間去打听他的下落。你最好沿着这条路走去，穿过森林，看見苏蘭卡就往右拐弯，走到一条大河边，沿河向上游走去，就可以找到印第安人的茅屋了。”

拉米雷茲向他道謝过后，又对那个可憐的瘋子投了最后的一眼，瘋子正在雕刻他的木偶，手脚显得很灵活。

天快黑的时候，他才赶到印第安人馬塔梯格里斯的茅屋里，人已經累得半死。他替那个印第安人治了手关节，算是食宿的代价，然后由毕苏德領路，一跛一跛地走到老麦盖尔的家里……

“要是那一次我們沒有抓住他，拉米雷茲一定还会跛着腿，走到巴拿馬去的。”勒維結束了他的話。

“你哄騙这样一个可憐虫，把他交給警察，不觉得慚愧嗎？”我問。

勒維难为情地搔了搔胡子，喃喃說：“朋友，公事公办嘛。至少，他在我的家里还能安安靜靜地度过一夜。第二天早晨，我把他帶到霍克律克去，一路上他还向我談起他的佛蘿琳妲，談起他的希望和夢想，要是……”

倚在門框上的中国人听到这儿，插嘴道：“我看見他們两人一块儿騎馬經過，我就想：勒維发瘋啦！媽的！”

“霍克律克的居民看見我帶着这个坏名声的罪犯一起到来，沒有給他上鐐銬，却讓他高高地騎在馬上，他們全都以为我在发瘋，”勒維哈哈大笑地証实道。

“那末，后来跛子拉米雷茲知道美国佬已經死了，同时也知道自己受了騙，他怎么說呢？”乔治問。

“見鬼！我給他套上手銬，他两眼直瞪着我，还惡狠狠地对我說：等着瞧吧，等我恢复了自由，我就要找你算賬；不是这笔拘捕賬，是那笔哄騙賬！”

勒維站起来，向时鐘瞥了一眼：“怎么？已經十二点啦，汽車还没有来嗎？那我得先去瞧瞧我的老婆，她已經两天沒有看見我了。”

唐·拉蒙不怀好意地堆起了微笑，乔治自言自語地說：“要是故事是这个結局，那有什么好笑？”

“你不知道，故事还没有結束呢，还有一段最精彩的他不愿講，他只是想找个借口溜掉罢了。”唐·拉蒙說，笑得弯了腰。

“真的嗎？”我們都喊起来。“那非講下去不行，什么地方可笑？”

勒維看势头是溜不掉了，不管愿意不愿意，他非把結局講出来不可。

“好，我說！——那是在事情发生的后一年。那时，我时常在錫克查奥拉走动。有一天，我照常走过木桥，和对岸的朋友們打了一个招呼，接着跟巴拿馬稅关官員們在一起喝起燒酒来，几杯酒下了肚，突然想起要散步一下。我就在这个地区里跑了一陣子，肚子倒跑餓了，想吃些点心。于是，走进一家中国人开的鋪子。店鋪里边已經有几个人站在柜台旁举着杯子在喝燒酒。我要了一杯苏打水，这群人的臉儿都朝里，背向着我。这时，有人突然轉过身来，——我吓了一跳——站在我面前的竟是跛子拉米雷茲，身材的高矮完全如旧！

“‘你好呀，唐·勒維，’他高声招呼我，走过来跟我拉了拉

手，說：‘真是走运，能够重新见到你！’这时，我倒弄得窘极了，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好，他却呼喚他的同伴們过来，一边大笑，一边嚷道：‘来啊，这就是我时常跟你們談起的那位大人物，你們来見識見識！’他把他的那些所謂朋友介紹給我。他們都說尼加拉瓜話。我稍稍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惊慌不安，为了免得久久站在那儿发呆，我便向拉米雷茲开了口：‘喂，你怎么样啦？你在这儿巴拿馬干什么？’于是，他很肯定的說：当时亏得我逮捕了他，倒成全了他一件好事，他真滿意极了。他說当时他家里請了一位律師，这位律師得到农場里工人們的支持，証实那个美国佬的种种暴行和他本人‘良好’的行为，法院就減判他一年半的徒刑。現在刑期已經滿了，他和佛蘿琳姐搬到巴拿馬来住，他們在这兒的生活比从前不知要好上多少。他甚至还积了一笔錢，打算以后回到加納加斯特去一次。

“听他这么說，我放心了，对他說：‘噢，我当时怎么对你說的？象你的案件，最好完全由法庭替你作主。要不只会增加你的困难。’

“跛子举起杯子，向四周敬了一轉，高声說：‘来，为我的逮捕和重新获得自由而干杯！’他一口气喝完了燒酒。我跟他一样，剛好举起酒杯，放到唇边，不料他就在我的下顎上猛击了一拳，說：‘这一拳就是为了报答你那次哄騙，所以你瞧瞧，我說的話向来是守信用的！’我被击得昏迷不醒，口吐鮮血，等我清醒过来，那些尼加拉瓜人早已跑掉了，我只听見了他們的嘲笑声……”

我們听了這場經過，都笑得前俯后仰，唐·拉蒙給这篇报导做了一个結論：“最妙的是，这个跛子用同样的手段回复了他。那段減刑特赦的故事也是捏造出来的，其实，他和另外两人是从圣劳卡斯逃出来的。勒維无法去报复那顎上的一拳了；因为我

們還沒有办好引渡的手續，那家伙早已逃之夭夭了。哄騙对付哄騙！”老头儿捧住肚子，笑出了眼泪，等他的舌头重新听他使唤时，他轉身对我問道：“你認為这件事怎么样？”

“我嗎？哦，他杀死那个美国佬，完全做得对。不过他不该只讓勒維挨上一拳就算了……，他應該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才是，这个流氓！”

黑人店伙走到屋子里，通知我們車子已經到了，准备馬上出发。我們向中国人告別。过了几分鐘，我們已經沿着往奧黎維雅的道路馳去，車声轆轳，不到一刻鐘的工夫，我們到达了那里。我跨下車子，汽車繼續开动了，轟隆隆地拖着一般刺鼻的濃烟向錫克查奧拉的方向滾滾而去。我揮舞着帽子向車里的乘客們作別。

茅屋的窗洞里有好些黑色的臉蛋在張望着，有人从一个門口走了出來招呼我：“你好，同志？这帮走狗怎样对待你的？”

我想了好久，还想不起究竟在什么地方遇見過這張給太陽晒黑的臉。也許是我在某一个种植园里認識的香蕉工人，我只好裝做碰見了老朋友似的，亲热的回答他：“沒什麼，同志。”

“其他地区里发生的事，那才真的可怕呢。在霍克律克，他們把一大群人騙上了車子，直接往选区开去。他們只容許几个醉汉走到前边去，代替所有的人投票。据說他們干脆把劳工陣綫的監选員監禁起来，然后，完全依据他們的意思来进行选举：他們冒用早已死掉的人的名义投票，还把我們的选票也改成了他們党的。密探們分發燒酒。到了夜里，还举行了一場盛大的酒宴，酒席上这些流氓因为內哄而大打了一陣。当天下午，公司

的发报机就把政府党获得全胜的消息傳送到律蒙去了，在傳送選舉經過的詳細情形的同时，发报机里还傳送着国歌。

“当然是这种結果，同志，”我說——未免感到痛心。“在他們操縱和控制这些选票的时候，你認為人民可以通过選舉而获得解放嗎？”

“我們只有拿起砍刀跟他們干，此外沒有別的办法！”那人握紧拳头，高声叫喊。

“办法倒有，同志！从今天起，我們要團結在一起，总有一天，会听到人民的吼声的！”

一个女人听到我們的談話，从茅屋里走了出来，她在圍裙上擦干了两只手。我一眼看見她，馬上想起来了：我新近在霍姆·克雷克曾經給过她傳單的。

“你好，同志！”她快活地說。“我当时就想到，我們还会遇到你的！請进来吧！”

我踏进了那間骯髒的屋子，里面沒有一件家具，她解釋道：“我們剛搬到这儿来，还没有布置舒齐。請原諒我們，除了咖啡，沒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你，也許你喜欢喝一杯吧，我才煮上不久！”她指了指灶上冒着热气的咖啡壺。突然她想起什么来：“我把那些傳單交給了奚倍，已經分給青年們了。”

奚倍又走出屋子，他把驢身上的大麻袋解下来。我心不在焉地瞧着那位主妇。她打开一只盒子，拿起里面磨細的咖啡，放到鼻子上聞了又聞，好象是很欣賞那种香味似的。然后，她把几匙咖啡投入过滤器內尖形的麻布袋里，用手把袋子抖了一抖，又把袋子压压紧，看看袋子里到底装进了多少咖啡，接着，拿起水壺，緩緩地把开水注入袋內，讓咖啡完全湿透，然后側着水壺，倒进更多的开水，再把水壺来回晃动，讓水流均匀地流到袋內各

处。袋子脹起来了，冒出了蒸汽。一股纖細的深色的咖啡从袋子的尖端漏了出来，注进承在下面的另一只盞子里，同时也奏出了輕松的曲子。那种柔和而令人兴奋的香气充溢在整个小屋里。

“你喜欢喝濃的吧，同志？”她出其不意地問我。

“不，宁可淡一些，把那最后濾出来的給我好了。”

她驚訝地望了我一下；我笑着向她解釋道：“我一向不习惯喝濃咖啡，要是我的祖母，她一定会把咖啡煮得很濃很濃，連杯子也給染上了褐色。她也不喜欢加糖。”

我們正呷着热騰騰的咖啡，奚倍进来了，他呐呐地說，他只能請我随便喝喝，这种鬼地方既买不到面包，也沒有牛奶或其他的茶点。

我向門外望去，一棵可可树上系着两匹騾子，我就想到我还要走不少的山路。我叹口气說，要是有一匹坐骑代步，那可多好；那我不用走路就可以到达霍姆·克雷克了。奚倍不等我說完，对我說：“我們来的时候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这儿有两匹騾子，你可以騎一匹回去——和工头雷巧同行，这两匹牲口都是他的。他說过今天你也許就会到这儿来。他很高兴和你相見，他还要接待你呢。”

这番亲切的偶遇使我愉快极了，我向那些才熟悉不久的人表示了謝意。我关心地打听道：“这儿的生活真是太艰难了，你們要在这儿干些什么啊？”

“是啊，”奚倍忧郁地說，“我們自己也考虑过了。不过，既然来了，也只好支持下去。明天，我要跟唐·潘特祿談談。他是我的老相識，也許可以替我找一点活計干干。”停了一下，他繼續說：“国境那一边的景况似乎也很糟。公司所有的种植园都荒

廢了，全部生財也運到太平洋區去了。工頭雷巧总算替我找了个工作，不过，现在他也要离开这儿，他也許要在奎坡思或帕律塔去当营造包工了。”

“我可宁愿留在这儿，”女人打断他的话。“那儿回来的人跟我谈过。他们说那儿的气候比大西洋区还要糟，说到工资，那彻头彻尾是欺詐，卑鄙的欺詐……”

这时，工头雷巧走进来了。我们象老朋友似的互相问候。他是一个高身材的瘦子，经常的风吹日晒，面孔被折磨得又苍白又瘦削，跟所有香蕉工人身上所见到的一副模样。他也象香蕉工人那样，把裤脚塞在袜统里，脚上穿了一双笨重的鞋子。他对我说：“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我的老婆把你留给我的宣传小册子给了我，可惜当时我没有在家。我很高兴，能够和你骑了骡子结伴同行。”

于是，我向我的朋友們告別了，我跨上鞍子，跟着工头雷巧上路。狭窄的小路爬向山坡，穿过了一座可可园，地势就越来越陡。骡子走得浑身是汗，不过步子还輕快。我們跑到山顶，工头雷巧突然勒住了骡子，等着我。一只肥大的信天翁，飞过低矮的树叢，他用手指点着大声說：“真不巧，我身边沒有帶枪，要不然多好！”

滿山坡都是凹凸不平的岩石，我們騎在騾背上，东顛西簸地穿过陡陡的峡谷，向山下走去。我浑身的骨头似乎都被顛松了，每前进一步，身子就得左右搖摆着，搭拉着的脑袋也一晃一晃地，好象脖子是橡膠做的。我高高提起了两腿，免得在石块上碰伤，还把身子直扑在牲口身上，指甲牢牢地抓住了鬃毛，牙齿也紧紧地咬住了鬃毛。这真是活受罪，但愿今生今世再也不要騎了騾子赶路！

工头雷巧摆出同样的架式在前面跑着，他有时对我喊一声：“同志，抓牢啊！可不能叫人笑话我们啊！”

突然，他鞍子上的皮带裂断了。工头雷巧从他的骡子上向前直翻下来，身子没有遭到骡蹄的践踏，真是一个奇迹！他大声咒骂着，站起身来。他得把皮带接起来，我就利用这耽搁的时间，跨下了鞍子。我发觉从我的脚后跟到臀部间简直成了个蚂蚁窝。

我们继续骑骡前进，还没跑出多远，工头雷巧回过头来，对我说：“下来吧，这儿的山路，没法骑牲口了。让牲口自个儿在前面走，否则会跌断我们的脖子的。”我们把缰绳绑在牲口的颈项上，赶着它们先走。它们气喘吁吁的，高高举起了尾巴，象在一个滑道上似的从山坡上直滑下去。老远望去，它们那种不灵活的样子，活象是两只转动着的小木马。

“它们要摔死了，同志！”我惊吓地喊道。

“你以为它们会摔死吗？不，这些是骡子啊！它们可以稳步地走下山去。”雷巧镇静地回答。

接着，在愉快和平静的跑步中，我们穿过了荒废的种植园。骡儿高声嘶叫着，大概它们已闻到了故乡泥土的气息，一大块开垦地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不多一会，我们已经跑到工头雷巧的茅屋前，系好了牲口，茅屋对面一间屋门敞开着的小厨房里，走出了一个人来，她连忙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服，回身又收拾了一下屋里的零星杂物。

“你来得真叫我感到惊奇，我还在煮嫩玉米棒子呢。我不相信你这么早就能回来。”她说。

“这位同志差不多是跟我同时到达奥黎维雅的，”雷巧回答。他卸下鞍子，把牲口赶进了种植园。

女人来到厨房門前的平台边，向我問好，請我走上平台。

“請这儿坐吧，”她指着一張凳子說。然后她接过我的帽子和袋子，拿进屋里。

她有嬌小窈窕的身材，褐色的皮肤，烏黑的眼睛，看样子比工头雷巧年輕得多了，尽管臉上有气候和辛勞工作的痕迹。她忙着替我們准备吃的。

屋子里的設備很簡單，然而很整洁：有一張桌子，几只凳子，和一口石磨子。爐灶上有一只閃耀发光的咖啡壺，还有一只鍋子和一只陶制的烤盤，盤里的油脂正噝噝地响着。

“馬上可以吃了！”女人有把握地說，她把一块又嫩又肥的肉放进盤子里，看到这种景象，我嘴里的口水也要淌下来了。我以为他們宰了一头猪，工头雷巧却給我一个更好的說明：他指給我看一只木槽和半只准备放到烤鍋里的野猪。

“这是我昨天黄昏时獵到的。近来这种野兽越来越少，不过偶而还可以捉到一只。”他把肉撕开，“你瞧瞧这些肥肉！好家伙，它跟猪一样的肥呢！”

吃飯时，我一面尝着金褐色的野猪肉的美味，一面向工头雷巧問起对面的那座茅屋。“外面那座茅屋也是你的嗎？”

“是的。一向是奚倍住的，现在租給了一个农业工人，他在我这儿打短工。我走掉后，他仍旧預备留在这儿。”

“我看，你还是不要搬到太平洋区去的好，”我劝他。

“那你說，我留在这儿能干些什么？我已經不种香蕉了。公司不再向我收購，我种香蕉有什么用？上一次，倒是个好收成，我在公司平台上足足放了一百六十堆香蕉，你知道他們收購了多少？只有二十二堆！现在連他們也走了，走到太平洋区去了。美国佬肯定說这儿的土地已經枯竭，在那儿种出的香蕉却要好

得多了。你对这些事很明白，你还有什么说的呢？”

“那是他们撒谎，纯粹是撒谎！谁说土地已经枯竭了？这儿不是还有一大片荒地可以开垦吗？那些新的农场，也不是证办得挺兴旺的时候，突然放弃的吗？雷巧，你说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要根本毁灭你们，你的香蕉和其他无数农民们的香蕉，是白种的了，至于所谓更好的香蕉，这是公司哄哄傻子的，这一点谁还不明白？”

“大概他们在那儿种香蕉，成本要比这儿便宜。”女人插嘴道。

“不，这也不是理由，”我回答，“他们已经在这儿铺设了铁路，铁路线四通八达。要是在这儿建立一座新的种植园，他们只要花费很少的钱就可以办到。他们又有自己的码头，又有现成的仓库。至于说到种植香蕉的土地呢？很多地方只要挖上几道排水沟就行了，这儿的水源实在是太丰富了。在那儿，他们什么都得要重新建筑起来：码头呵，铁路呵，仓库呵，一个通往各处的输送杀虫药水的系统呵，还有那给水系统。这一点，你怎么说呢？为了灌溉那些灌木，竟需要重新建立一个通过所有种植园的管道网！”

工头雷巧思索一下后回答：“我简直想不通。反正这里面一定还包含着什么道理；因为我们已经摸透了那些美国佬的脾气，他们要是得不到一点好处，连弯一下手指也不愿意的。”

“说得对！”我证实道。“他们整天吹吹打打，说大话，做宣传，还要举行宴会，招待政客；送贿赂，收买半个世界，要是得不到好处，他们拿什么钱来办这些丑事，那些老混蛋们怎么肯跟他们订新合同，而把整个太平洋海滨奉送给他们？工人替公司流汗工作，可是政府从来没有想到过请几位医生来保护工人们身体的

健康。”

“是啊，是啊，”工头雷巧点点头：“我不知道是在哪一张报纸上看到过的，上边这么說：政府把工人们当做头脑简单的印第安人看待，只要用一只只会得嗡嗡叫的陀螺和一顶旧的大礼帽给他们作为报酬，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点点头。“雷巧，你注意到没有，他们跑到那儿去种香蕉，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罢了。其实，这是一种军事阴谋，他们就拿种香蕉当做一块遮盖布，遮盖遮盖。他们把水港开浚得很深，铺设了战略铁路线，又开辟了巨大的机场。安装的那些机器，今天用来抽吸杀虫药水，到了明天，也可以用来抽吸飞机用的机油。那些水管呢，同样也可以一直伸延到港口。”

工头雷巧和他的老婆低头想了半晌，同意我的意见。

“雷巧，我劝你还是留在这儿的。那儿挣钱很不容易，况且气候也是挺糟糕的。这儿，你有房子住，有骡子，还有母鸡。你尽可能的播种吧，同志；因为斗争会展开的，我们将会缺乏粮食。最主要的是玉米和黑豆。有了它们，有了大蒸梨和丝兰，我们保证可以克服粮食方面的困难。”

妇人朝工头看了一眼，点点头，仿佛要说：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工头雷巧搔了搔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他喃喃地说：“你的话倒使我要好好的多想想。我还得把这件事考虑一下。”

我心不在焉地望着一群在对面茅屋门前啄食的母鸡。这当儿，那屋子里走出了一个人，背微微有点僵，穿了件襯衫，脚上趿了一双拖鞋。他手中拿了一根棍子，在赶着母鸡。我一眼看见他，顿时产生一个奇怪的感觉，不知什么缘故，他使我联想起我在做香蕉工人时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尽管我多次的旅行，在大

西洋区往返地穿越，然而，总打听不到他的消息，我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我推说要散步一下，就站了起来，向着那个人走去。我暗中希望着，能够来一次愉快的会面，可是，也害怕这个希望多半会落空。

“你好，朋友！”

那人转过身来。他瞧着我，棍子落到地上了，他诧异地睁大了眼睛，惊喜交集地喊道：“是你吗？何塞·弗蘭西斯柯！”

“埃密尼奧！”

我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象两个同胞弟兄。我感到有一种大叫大笑的疯狂的欲望。

“能重新见到你，我真是高兴极了！”

“我們之間的音信已經断絕了多少年了！”

埃密尼奧抓住我的手臂，始終沒有放松，他把我稍微推后一点，从上而下仔細打量着我，然后說：“媽的！你看上去好极了！变得又高又胖，跟我完全相反。”他又指指自己瘦削的身体。

我們虽然是年齡相同，埃密尼奧显得比我衰老多了。牙齿几乎掉光了，他那双无神的綠眼睛神經質地眨动着，仿佛怕見阳光似的。

“你的头也秃了，”我回答。

“我有过一段艰难的經歷，”他叹了口气，用手撫摸自己稀疏灰白的头发，然而由于这次欢聚而忘了他的忧愁。他抓住了我的臂膊。“我們进去談談，你大概还不忙吧。你一定得告訴我，这几年来你干了什么。你結过婚嗎？”

“沒有，你呢？”

“我結过婚了，現在我是一个鳏夫。”

我們踏進那座茅屋。屋里擺着一張小床，兩張凳子，一個也當作桌子用的石磨，還有一個小小的灶頭。兩隻小鍋子和一只掛在吊鈎上的咖啡壺；一個牆角的壁上，離地約一人高的地方，釘着幾塊欄板，放着一些器皿、衣服和一双新鞋。床底下露出了一双靴子和一把砍刀的木柄。

“你就隨便坐吧！我馬上去劈點木柴，煮咖啡喝。你可知道鍋子里煮的是什麼？——煮好的棕櫚^①，是有條紋的，我知道你一向很喜歡吃這種棕櫚。這一次，你當然得嘗一嘗了。”他走出去取木柴。

我不想掃他的興，所以沒有說我剛剛吃過東西。他回到屋里，用蠟燭頭點了火。然後，洗刷了咖啡壺，微笑地說：“你對這玩意兒一定早已忘掉了，是不是？我興致一好，就自己煮東西吃，要是情緒不好，就在老板家里吃。你可記得當時我們干完了活，是怎樣自己煮飯的嗎？”他扳着手指計算，高聲說：“要是我沒有算錯，打那時到現在，已經十四個年頭了。時光過得多快啊。我見到你，我就覺得，以往一切事情還都象在昨天發生似的……”

他把棕櫚擲在火上熱着，用灰和玉米苞葉^②把器皿擦了一下，從掛在架子上的一只巨大的干葫蘆^③里倒出水來，把器皿洗刷乾淨。他一再的把火煽旺，眼睛瞧着那只咖啡壺。這一切，他干得又高興又匆忙，一面還不時偷看我，仿佛他還沒有把我看够似的。的確，這次會見使他非常快樂，因為，他可以談到好些老朋友的情況，又可以聽到一些新聞，也可以告訴我一些消息。“你

① 這兒是指棕櫚的嫩芽和花。

② 玉米穗軸的苞葉，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當洗滌布之用。

③ 挖空的干葫蘆，在美洲熱帶地區用作盛水器。

是不是还记得潘巧和那位老板娘？他们怎么样啦？”

“我后来见到过他们一次，”我回答，“他们到吉列可去了。谁知道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还有尼加拉瓜人叶拉兹，那个老是讲故事讲得我们发疯的家伙呢？他不是假装到过美国，说他的爷爷是出名的叶拉兹吗？据说这家伙头脑不灵敏，曾经跟哥斯达黎加政府签了一个什么合同。叶拉兹自称还有一个妹妹在古巴，一个姐夫是将军。”

“他给一条毒蛇咬死了。”

“可怜的老头儿！”埃密尼奥悲伤地叹了一口气，把炉火煽得悉悉地响，一阵雨点般的火花迅速地向四面八方飞溅开来。接着他转过头来，说：“你可知道，八年前，我在圣约瑟看见了谁？我在那儿碰见了安德烈斯，——那只公猫——你还能记得他吗？当时他躺在医院里，躺在一只行军床上，两条腿吊得高高的，上面还挂着一件重东西，使他两条腿只好挺得直直的。他生了风湿症，脚已经跛了。不过他看见我时非常高兴。你是不是还记得那时候他差不多老是单独地在排水沟里工作的。”我点了点头。然后他似乎想起一件可笑的事。

“那‘双生兄弟’呢？你后来有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那两个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儿，……哈哈！”他笑了起来，禁不住把手按住胸口，仿佛那儿剧痛似的。他的笑声是那么微弱，一点不象当时这位患难之交的朗朗的欢笑声。那时候，我跟他共同经历过多少次的险遇，分担过多少的工作啊。

“那末白亭勒呢？那个西印混血儿呢？我还想起了那可憐的卡莱罗……”

他不停的问起我们过去的一些老朋友，使我招回了那遗忘很久的形象。象一个閃动着的电影般的海市蜃楼一样，我和他

埃密尼奥共同度过的年青时那些痛苦的日子,又在我眼前掠过。
他是我的弟兄啊。

“那时候我刚十九岁,”我叹口气,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时我还存着幻想,虽然我已在大西洋区的无边无际的香蕉园里漂泊和斗争了有两年之久。

第 二 部

在香蕉园的阴影里

埃密尼奧是个身强力壯的小伙子，性格开朗，留着一头濃密的黑髮和一撮短短的小胡子，他說姑娘們喜欢和他“談情說愛”，就是看上了他这撮小胡子。那时候，我們这批單身汉整天的干活，辛苦了几個月，口袋里裝上几塊錢，就到律蒙去找尋姑娘，我們把这种游逛称之謂“談情說愛”。

我和他是在安德勞美塔認識的，这是一个僻靜荒涼的公司所在地，在拉·埃斯特萊拉鐵路綫的尽头。我們两人都有过各种不同的經歷，在不同的工作中流过汗，我們都喜欢潜水、捉魚，要是能弄到炸藥，就到河里去試試我們的运气，捕捉那些鮮美的宝宝魚和瑪却加魚。我們既不会望着水池害怕，也不会之急流面前退縮。也許由于这种种相同的癖好，使我們变成了知己。

那时，公司打算在安德勞美塔修建一条横越山脉的鐵路綫，深入到适宜于种植香蕉的原始森林和沼澤地，于是炸岩石，堆土方，架桥梁，活計多的是。一些廢弃多年的种植园也乘机恢复了經營。再加河水泛濫，冲毀了原有的鐵路綫；所以工作簡直忙得来不及，公司里負責監工的工程师是意大利人貝托拉茲，这家伙脾气急躁，又喜欢罵人，他騎在騾背上急忙忙地在一个个工段之間奔來奔去，扯开嗓子向工头們发号施令，一边还破口大罵，他用尽了英国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的下流話，咒罵一切，咒罵所有的白人和黑人。

我們的工头名叫潘巧，是尼加拉瓜人，高个子，白皮肤，年紀还輕，鑲着一口金牙。他很会挑选工人，又很懂得籠絡他們，和大家相处得也比較好。在他手下干活，比其他工头的工人可以多吃到一两頓好飯，每天也可以多掙一个半比索。他待我們也比較客气。要是有人需要錢急用，他也肯慷慨解囊，而且不多講一句任何不必要的話。尽管这样，他到手的美元比好多其他的工头还多，公司交給他造一段鐵路，完工的时间也短，質量也比較好。一句話，他真是一个不尋常的工头。

不管是晴是雨，只要清晨三点半，他那个大嗓子馬上就嚷得大家都听到：“起来啦、小伙子們！到时候啦！早飯已給你們准备好啦！”

我們只好打着呵欠起床，赶紧漱口，洗臉，然后，向老板的宿营地点走去，一路上还不住地揉着眼睛。这时工头潘巧已忙碌地在阳台上奔来奔去，他穿一双高达膝盖的長統皮靴，一頂遮阳帽老是戴在后腦勺上。

“这些家伙，今天倒底在干些什么啊？”他照例先要这么嘀咕几声，一边向那黑黝黝的工作地点走去，我們这时吵吵嚷嚷地拥进了食堂；食堂里有几張大桌子，周圍放着几張長凳，桌上有一盞汽油灯，几盤热气腾腾的烘香蕉已摆在桌子的中央。我們在凳子上坐好后，厨房里就傳出了老板娘柔和的嬌怯的声音：

“孩子們早！”

“你早！老板娘！”

她說話慢吞吞的，帶着尼加拉瓜人那种奇特的語气，听起来有点滑稽。工头是她的同乡，却没有那种語气。老板娘身材瘦小，明亮的眼睛稍微窄小了些，白嫩的皮肤已帶着风吹日晒的烙印，長起了一个个斑点。只消看她一眼，馬上可以看出她是在

另一种环境里長大的：她原是西哥維省一个有錢地主家的小姐，为了追随自己的爱人，离开了生身父母，来到这种荒涼的地方，整天象一头驃子似的操勞；她得替他男人手下二十个工人准备伙食。清早四點鐘光景，必須煮好早飯，到了中午十二點，就得摆好第二頓午餐，午后六點鐘，那頓主要的伙食也得准备妥當。她还要挤出時間來帶領孩子，收拾好食品罐頭和果子漿，准备出賣給我們。有一次，午餐迟了几分鐘，工頭當場也沒吱一聲；我們剛离开食堂，屋子里馬上傳出了呼救聲。我們赶快奔回去，見工頭已經把老板娘踢翻在地上，举起砍刀，正要把她痛打一頓。我們費了很大的勁，才夺掉了他的砍刀，把他們劝开了。

安德勞美塔的好朋友們开始一个个的露臉了，他們都是我早先一起干活的伙伴：老头儿叶拉茲，脖子上圍了一条五顏六色的圍巾，用来御寒，他还时时拉起圍巾的一头，擦干他那通紅的小鼻子。还有“西印混血儿”，“公猫”安德烈斯以及叶拉茲老头的弟弟阿尔芬西托，这家伙是个吹牛大王，蠢貨，大家都討厭他。还有一对“双生弟兄”，他們俩仿佛永远也分不开似的：小胖子一貫地随在長子的身后，一步不离。看到那个長子，不由得想起一个高高的搖晃着的板条架。他們之間是这样的不同，我們干脆送給他們一个渾名，称他們是一对“双生弟兄”。

工頭潘巧一迭連聲的催促，可憐的老板娘赶紧端菜上湯。工頭著名的第一道菜——那份额外的麦燕湯，就在我們嘻嘻哈哈的說笑聲中喝得精光。接着是一碗大米拌黑豆和一块烤面包，我們称它是“斑点鷄”，最后是一盤蒸熟的大梨子和一壺濃濃的黑咖啡。

我們吃完了早飯，捐起工具，动身干活去了，其他宿舍里这时候还是漆黑一片，沒有一点动静。

“孩子們！快，快！今天还得跑很远路呢！”工头潘巧高声的說，他自己打起精神，大踏步跑在行列的前头。

我們走过泥濘的道路，爬过新近倒下的巨大的树干，不时被弯弯曲曲的树根絆倒在地上，这当儿，远处尖厉的鷄啼声已渐渐听不到了。

我們已走到山上，埃密尼奧的表兄弟卡萊罗才匆匆地从后边赶来。他老是舍不得离开暖和和的被窩，然而，他倒是一个挺出色的工人。早上他一起身，就迈起騾儿般的步子，他凭着这种步子，追上了我們。一听到脚步声，我不用回头細看，就习惯地对大家說：“注意啦，瘋子卡萊罗赶来啦，嘴巴里还含着最后一口早飯呢！”

埃密尼奧用下巴抵住了攔在肩头上的鐮子，一边扣上了馬甲，一边厉声地說：“啊哈，每天早晨总是这一套把戏：我把他推了好久，他只是向床里翻了一个身，馬上又打起鼾来啦。”

过不了一会，他又来找我們的麻煩了。他大声的哈着气，脚上的那双大鞋子踩在泥地里，鼓起了眼珠子，装出一副要打架的神气。他每天跟我們耍这一套把戏，作为早晨見面时的問好。

“媽的！”他扯开喉嚨直嚷。“你們把我欺侮够啦！你們可知道，你們吵醒我时，我夢見什么啦？克律頓先生的那个黑婆子，她已經在脫衣服……你們却来吵醒我，你們这些扫兴的家伙！”

我忍住笑，說：“快发工資了，你又可以上律蒙‘談情說愛’去啦！”

卡萊罗的話虽然粗野猥褻，同所有身經磨練的农业工人一样，可是他象孩子样的純朴，有一颗黄金般純洁的心。

我們談談这，談談那，不知不觉走过了其他工作队的工作地点，他們不到六点钟是不会上工的。前边横着一条河流，我們涉

水过河，河水一直浸到我們的胸部。

“你也只有这个机会洗洗你的臟肚臍了，你这个臭老头！”卡萊羅向“双生弟兄”大肚子笛克嚷道，这胖子老是把襯衫卷得很高，露出了毛茸茸的肚子和干燥皺縮的肚臍。

我們都穿着笨重的鞋子，鞋跟上还釘了大鉄釘，走起路来一步一滑，搖搖晃晃地很不安穩。我始終覺得自己的脚踩在泥水里边。咯嗒……咯嗒……脚上套着大鞋子，踏出了这种声音，几乎每走一步，泥水就向鞋子里直鑽，弄得滿鞋子都是泥漿。

我們到达工地时，天色还没有亮足。不过，等到太阳射出了光芒，森林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們动不动就会冒出汗来。这时，工头潘巧开始分配工作了。他用藤束把一根根打在地里的木樁連結起来；對我們喊道：“今天的工作就是这一点，拿出勁道来干吧！讓大家瞧瞧，我們是一块多出色的料！”为了激励起我們的干劲，他又添上一句：“我会帮你們干的，不到十二点，准可以完工。”

我們把工作分成几个小段，每两人負責一段：叶拉茲弟兄俩一組，卡萊羅和安德烈斯一組，“公猫”和“双生弟兄”一組，埃密尼奧和我一組。

我們填土方的时候，卡萊羅总是揀那最艰苦的地方。他仿佛是在夸耀他的臂力和他使用鏟子的技巧。一揮手，泥土已高高地向上抛去了。“我要使一手給你們瞧瞧，你們还算是年輕小伙子呢，抛起的泥巴沒有我半身高！”說着，他在两只手上吐了一口口水，挑战似地朝四周环顧一下。卡萊羅每次鏟土，不管是粘土或松土，总裝得滿滿的一鏟，他把鏟子往上一揮，那一大堆泥土颯颯地穿过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繞着自己的軸心旋轉，沒有一粒泥土碎落下来，接着，蓬的一声落在斜坡上。我們

沒有办法，也只好跟着他干。蓬，蓬，蓬……泥块旋轉着。不多一会，我們已渾身是汗，汗水沿着鍤柄淌了下来。

“孩子們加油呀！”工头潘巧喊道。“这儿行啦，赶快上去压平它。”

我們的背热得发痛，我們弯着腰，爬上了路基，压平一堆堆隆起的泥土，然后再爬下基地，站在低地上。不消片刻，我們上身已脫得一絲不挂。热汗象流水似的淌着，把我們的眼睛弄得模糊不清，褲子也湿透了，胳膊上閃爍着汗珠。这样一連干了几个小时；我們几乎个个都难受得要嘔吐了，腿又发軟，头腦里好似挨了一陣陣可怕的槌子的敲击。

悶热的水气停留在山嶺上空，好象厚厚的云层，令人感到沉悶。沒有风，树叶也不見搖动。仿佛一切都凝固了，自然界万物都停止不动了，只有我們还在流汗，不停地揮舞着我們的鍤子：蓬，蓬，蓬……。

天上沒有云彩，耀眼的阳光傾下熾热的洪流，落在我們赤裸裸的背上。它把一切都烧焦了；它又象一个魔术师，在我們的眼睛前面撒下了赤紅的斑点，又在我們的耳畔奏起神秘的歌子，好似无数只蟋蟀在大合唱。只有那些老工人的飽經风霜的背脊，还能够支持下去，背上也沒有晒起水泡。

“水！”有人高喊着。

“水！水！”好几个声音呼应起来了。

工头潘巧把年輕的阿尔芬西托·叶拉茲派去取水，他拿来了一桶混濁的沼澤水，水微微有点溫暖，濃得象亞麻籽油一样，里面还混杂着泥土和朽爛的木屑。我們輪流把嘴唇湊在木桶上，稍微潤潤喉嚨。卡萊罗可不是这样，他总是等別人都喝过了，就象騾子似的把整个腦袋伸进桶里，大口大口的喝个痛快。“肚子

里要灌滿阿米巴和鈎虫啦！”我嘲笑他。

“我有什么办法？在这种鬼地方只好喝这种亞麻籽油，到了別的地方，那我就喝掺青蛙卵的陈酒^①了。”

天色突然阴暗起来，云层破裂了，风呜呜地刮过山岭的上空。猴儿哀啼着。刹那间，大雨倾盆，我們浑身都是湿漉漉的，冷得直哆嗦。可是隔不了多久，太阳又露出那火热的圓臉，重新向我們的背脊施威，就在翻手之間晒干了我們的衣服。

热气从地面上袅袅上升。大家又感到沉悶、难受，汗水不停地淌着，連呼吸也很困难。接着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日出，每天都是这样的晴雨无常。有几次，实在热得受不了，不得不很早的停止了工作。路基筑好后，我們就搬运枕木，这些木块又厚又重，遍体都有鋒利的裂口，把我們的脖子、肩膀和两手都撕得血淋淋的。然后，我們伐下了好些树木，用来整理溝渠的斜坡，預备架設桥梁，路基漸漸地向前推进了。

我們从工地回来时，都已累得不想說話，只有卡莱罗还是生气勃勃的，他拿着石子，向猴子投擲，一边扮着怪臉，戏弄我們。我們重新下了河，走到对岸，这时候，才碰到了另一个工作队的人員，他們是在六点钟光景才出发的。

“你們这些蠢貨，只会出汗，”我們面对面經過时，工头潘巧会冲着他們的臉高喊。“閉上你的臭嘴，你这个湿屁股！”他們經常这样的回敬他。我們走到木工們工作場所附近，埃密尼奥多半会停留下来，恋恋不舍地对那些被砍倒在地上的巨人般的树干看了又看。有一次，他指点着这样一个龐然大物对我說：“你瞧，真是个精彩的杰作！你就是顛起了脚尖，也沒有它高。”然后

^① 一种清涼爽口的飲料，是用鼠尾草的种籽釀制的。

他沉思了一下，咕噥地說：“我真不明白，公司为什么还要进口質量那么低劣的松木？这儿有的是木材。他們只要造一座鋸木廠，自己进行加工，不是可以便宜很多嗎？”

我回答他：“是啊，这千千万万棵櫟樹、柏樹、月桂和其他珍貴的木材只会讓它們爛掉，給香蕉地做肥料。美国佬干么不高兴为这些木材操心！又不要他們花一文大錢！問題是这样的，要是他們繼續这样的乱砍乱伐，我們这儿的气候会給搞坏的……”

老板娘給我們帶來了午餐，有湯，有黑豆，有大米和香蕉。其他工作队的人只要吃到香蕉、黑豆和大米就心滿意足了。

要是我們弄到了炸葯，我們就到河里去捕魚。卡萊羅老是跟着我們，想分享一份收获。他不会潜水，也不知道怎样捕魚，可是我們找到一个深水的地方，他就会跳下水，在水里象狗一样的拍打水面，腦袋和屁股翘得很高，然后又气喘喘地爬上岸来，把两只手向我們一攤，做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有时候，我們吩咐他待在一个浅水的地方，留心那些宝宝魚，不要給它們游掉，他却等不了多久，又爬上岸来了，一边大声咒罵着一些石块，一边撫摩自己的脛骨。有时，埃密尼奧和我正在河底搜索，追逐着那滑溜溜的魚儿，忽然一股急流把我們冲到了岩石上，弄得我們精疲力竭，这时候，他却心安理得地靜坐在岸上，理也不理我們一下。

要是我們运气好，捉了很多的魚，我們三人只好一路上扛着回去。卡萊羅喜欢挑选那些扁平的发青光的瑪却加魚，这种魚的細刺很多，不过，要是把它們裝在一只麻布袋里，好好的用水煮，倒也可以做出一碗鮮美的羹湯。“这坏蛋長得多漂亮，又多么的狡猾！”卡萊羅边說边把它拖上岸去，接着一把抓住自己的領子，仿佛他的脖子上已經被狡猾的魚刺了一下似的。

有时候，我們看到他实在懶得不成話，就在河中撈起各式各样的魚，对准他抛去，吓走他那份懶勁。有些魚又小又肥，紅黑間隔，鱗光閃閃的；有些魚較大，身上有一个个黑圈；还有一些魚的背鱗上有一根根尖刺。

“別搗蛋！”卡萊羅勃然大怒，他高声叫着，一边在手指上哈气，把滲出来的血絲舔掉。他把宝宝魚分了类；这种魚渾身閃动着黑光，只有肚子上一块是白的；一离开水面，魚身上馬上会失去光澤。还有一种魚，差不多有一公尺長，又肥又圓，头扁平，粗糙的嘴巴又白又硬。它有一个撮起的上嘴唇，好似聞到討厭的臭气而皺起了鼻子似的。它只要还剩一口气，尾巴老是强烈地拍打着地面，卡萊羅习惯地对它說：“別性急，你这个魔鬼，把你送进煎鍋还有一段时间呢！”于是，他好似尝尝味道似的用嘴唇舔着那洁白珍貴的魚肉，这种魚几乎完全沒有那种容易扎人咽喉的魚刺。

卡萊羅还把其他的魚丢在那堆宝宝魚上，这里有 Tepemechin 魚①、Mediano 魚② 和那些有着小小的淺灰色魚鱗的 Lambuzo 魚③，再加上小小的有斑点的大头魚 Guabina④，这种魚的嘴角里有濃濃的刺毛，肚子上有很小的白囊；还有一种光滑的銀白色 Roncodore 魚⑤。有时候，他还得留神把鱒魚揀出来，这是我們时常捕获的魚，味道鮮极了；它是一种珍品，可是一

① Tepemechin：一种鱒魚。

② Mediano：很小的河魚。

③ Lambuzo：相似鯉魚的一种魚。

④ Guabina：一种鮮嫩的河魚。

⑤ Roncodore：一种湖魚(40至50公厘長)身体扁平黑色，自鰓至尾有黃色條紋，銳利的牙齒。

到我們的手中，准活不到第二天。

当然，象这样捕鱼，简直是拿生命当儿戏。炸药很可能就在我們的手里爆炸起来，因为我們怕鱼儿溜掉，只留下一小段引火线，再加上河里有危险的旋涡和很多凶恶的 Pico^①和鳄鱼。

有一天下午，我們正在一个比较深的水池里捕鱼。埃密尼奥突然从水底里浮了起来，满脸通红，嘴和鼻子里都流出了水。当时我不吱一声，两脚朝天跳进了水池。我越沉越深，鼻子不住喷出小小的气泡，我睁大眼睛，向周围环顾了一下，习惯地伸出了手，往河底各方面摸索。不一会儿，我感到呼吸紧迫起来了，正要浮出水面，忽见半暗半明的水中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白色暗影。我猜准是一条鱒鱼，赶紧伸手去捉，我却沒有发觉在它的前边还有一条鱒鱼。这时我虽然已经快沒有气力了，我还是想把这第二条鱼捉到手。我正要碰到它的身体，突然，它把尾巴一揮，在我右面几公尺的地方慢慢地沉下去了。我尽我最后的力量，跟在它的后面游去。我以为只消再用力地朝前猛扑一下，就可以捉到它了，可是我已經吞了好几口水。我只好向水面游去，游着游着，头猛然撞在一块岩石上，耳朵里顿时轟隆隆地响了起来，眼睛也模糊了。我前后左右游了一阵，发现到处都是岩石。这时，我恍然大悟：我是落到一个石洞里啦。

这一下，我吓得連心也几乎停止了跳动。我把捉到的鱼放掉，不顧死活，象一只蟹似的横七竖八划回去，吞下一口水，眼前顿时火星乱进。我蹲在河底上，然后象弹簧似的迅速向上冲去，我打定主意，哪怕在岩石上把头顛撞得粉碎，我也要……我到底冲上了水面，浑身冷得嗦嗦发抖，嘴里鼻子里的水向外直

① Pico：一种蟹。

流，太阳穴猛烈地跳动着，痛得难受。我一上了岸，就象一块木块似的倒了下来。

这时，卡莱罗正静坐在石块上，等待着鱼儿哩。我很久没有浮出水面，也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惊惶，他知道我熟悉水性，可以在水底里伏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到岸上，埃密尼奥马上不安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掉进鳄鱼洞里去了？”

我简直连头也点不动了，他激动地冲口说：“我正想警告你，你却已经跳下了水。我也差一点没游上水面来！”

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幽暗的深水池里捕鱼。埃密尼奥浮到水面上，拼命地扑着水，他游到了岸，向我伸出手，要我把他拉起来。他脸色都发白了，浑身哆嗦地抖个不停，牙齿也捉对儿厮打着，他惊慌地喊道：“妈的，水池底下躺着一条发怒的鳄鱼！”

“鳄鱼？”

“是啊！我还以为是条大鳊鱼呢，伸手去摸它的背脊，不料它转了个身！”

所以，哪怕我们的伙食糟透了，也没有人敢去捕鱼。要捕鱼，就得有炸药，山上又不出产毒藤^①。又没有人懂得编结抛网^②，即使能买得到，也是太贵了，鱼儿又不肯上鱼钩。

“那些宝宝鱼吃些什么呢？”有一次，卡莱罗问我们。

“它们吸啜石头，”埃密尼奥解释。“难道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吗？水底上有很多石块，给翠绿的水草遮盖住了。这些鱼儿在清澈见底的水里游来游去，先迅速地掠过这些石块，逆着急流游了一程，然后转回身来，伸出它们的嘴，吸啜着石头。”

① 一种藤类植物，抛进水中，可以使鱼失明，这样，就容易捕捉。

② 一种可抛掷出去的鱼网。

有时候运气好，捉了满满的一袋鱼回到茅棚里，就可以举行一场宴会了。

同伴们都高高兴兴地欢呼起来。

“别闹啦！”我们提醒他们，“你们要闹得把大伙儿都引上門来啦，你也要几条，我也要几条，准会把鱼儿买得一条不剩。要是事情传到意大利人的耳朵里，那我们真当了傻瓜。”

只有公司才可以使用炸药，其他人都是被严格禁止的。要是工程师托拉兹得到了我们去捕鱼的消息，他准会马上来一次大检查。他已经几次三番的恐吓过我们，说早晚要我们尝尝铁窗风味。

“这个该死的意大利人！他自己整天的大鱼大肉，吃得挺响凸肚，我们难得弄到这种猪吃的东西，也没有碍着他啊！”卡莱罗狠狠地大声吼叫。“我们没有把鱼儿扔进他的喉咙里，所以他要生气。”

“哼，你不懂，他是要替他的主子推销那些臭鱼罐头啊，他们把臭鱼当作黄金，所以把价格定得这么贵，好把我们袋里的小钱收刮得一千二净！”老叶拉兹回答他，并且拉起围巾的一端，擦着他的鼻子——这一次，他干得比平时还要起劲。

我们也不能把捕获的鱼分给我们工作队以外的人。只有黑人老头儿克律顿例外，我们每次都送给他一条鱼；他只要猎得了野猪，也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

真的，要是我们想把那单调的伙食丰富一下，换换花样，总可能遭到危险。我们可以得到一份额外的燕麦汤，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不象其他队里的工人们，他们只要在中午能吃到香蕉、大米和黑豆，在晚上再吃到黑豆、大米和香蕉，也就满足了。

除了这些不寻常的出征，整个下午，我们也象其他工人一

样，赤着脚，穿一条短裤，睡眼惺忪地躺在吊床上，或者在骯髒的阳台上消磨时光。天又热，小蚊子又多，我們一边用手搧着，一边还得抵擋这些小东西的襲击，可惜多半徒劳无功。卡萊罗絕望得不住地敲拍自己赤裸裸的肚子，最后，他终于失去耐心，蹬上了破拖鞋，举起拳头，威吓这云层般的小虫。他边罵边向树林奔去，一忽儿就回来了，手里还捧着一些干牛粪。他把粪餅堆在阳台前边，划上一根火柴，点燃后，自己爬在地上，把这堆粪餅吹得濃烟直冒，眼泪也给熏了出来。他向蚊虫做着怪臉，咆哮道：“等着瞧吧，你們这批强盜！看你們还敢不敢在粪烟前面逗留。”

“别害怕，卡萊罗，”我向他呼喊，禁不住为他的憤怒感到好笑。“一到天黑，它們会自动逃跑的，不过，刺蚊又要在我們的前边施威风了！”

即使我們想出种种办法防御着，这些吸血的小东西还是狠狠地繼續折磨我們。他們象一陣陣的針雨，向我們侵襲，害得我們已經晒焦的皮肤一陣痒似一陣，实在难受。它們的身体又小，落在皮肤上，簡直看不出来。再加它們貪婪成性，非把它們一掌打死，決不肯飞走；接着，那个缺位就有它們后来的同伴填补上。

我們有时也出去搜尋甘蔗，消磨空閑的时间。有些曾經在荒廢的种植园里工作过的黑人，还种着甘蔗。我們拿了砍刀，一連几小时的在密林里走着。埃密尼奧和我在前面走，卡萊罗跟在后面。我們踏进一座荒廢的种植园，在沒到腰部的灌木叢里行走的时候，卡萊罗开始呼冤叫苦了。“哎唷，我的媽哪！”他嚷道，胳膊在空里来回地摆动，两只脚只敢踏在我們留下的足迹上。“我要是踏着了一条沒有眉毛的家伙①，那末，再会吧，亲爱

① 指蛇。

的媽媽！’

卡萊羅最怕蛇；我們也很小心，不時向周圍張望，樹叢里一有擦擦的声响，我們馬上緊張起來，豎起耳朵傾聽。有一次，卡萊羅突然劇叫了一聲，幾乎把我們的血液也叫凝結了。

“瞧，那兒！”他吓得抖個不住，一邊指着一條在樹枝上滑行的大綠蛇①。

看到他這副樣子，我不禁也怔住了，可是轉眼間，我的怒火却升了起來。我趕緊從藤叢里穿過去，抓住了蛇的尾巴，象揮動一根套索似的，在頭頂上揮舞，不讓它咬着我。這條蛇又長又細，好似一根皮帶，我一揮手，把它擲在卡萊羅的腳跟前，吓得他驚慌失措，接連向旁邊跳了幾大步。

這樣开玩笑雖然不會出亂子，不過有時候也可能遇到危險。有一次，我們正走着，前面的人突然站住不動了，把手指按在嘴上，叫我們不要出聲，一邊指着前面路上的一條 Terciopelo②。那條長蟲也吓呆了，一動也不動，扁而平的頭顱豎得高高的，眼睛惡狠狠地盯住了我們。

“你干嗎不拿出戲耍大綠蛇的勁兒來耍耍它呢？”卡萊羅尽管吓得變了臉色，但依舊輕聲地說道。

“對付這種蛇，不能鬧着玩！”埃密尼奧輕聲警告我，他顯然擔心我可能一時激動，會不顧死活地接受這種自殺性的挑戰。他向后退了幾步，割下兩根長長的樹枝，把一根授給我。我拿起了樹枝，站在那條蛇的前邊揮動着，逗它發怒，這當兒，埃密尼奧偷偷地走到了後邊，乘它還來不及防禦的時候，几棍子把它打死。

① Lora 一種蟠在樹上的綠色無毒的大蛇。

② Terciopelo：一種有毒的大蛇。

他把那条三尺来长的死蛇踢在路旁，说：“我们最好把它埋掉。听说这种蛇很毒，哪怕踏着它的骨头，也是非常危险的。”

卡莱罗却说：“要你干着急！我们已经把它杀死；还去管旁人！”说的时候连眼睫毛也没有震动一下。

有一次，我们到原始森林里去找甘蔗，走了很多路，快要走到这森林中的一块开垦地时，突然，最前面的埃密尼奥的两条腿好似生了根，一步也移不动了。我不禁感到惊奇，象埃密尼奥那样勇敢的人，哪里会这么轻易就吓得迈不开步子？我赶紧走到他的身旁，从树缝里张望那块开垦地。果然，有一条大得吓人的长虫，伸展着长长的身体，躺在那广场的中央。这是一条浅褐色的，身上有红色斑点的蛇。我们还从未见到过比这更美丽的爬虫，三个人都说不出话来了。隔了半晌，这条蛇依旧静静地躺在那儿，动也不动，我的勇气来了，轻声说：“它大概睡着了。”

卡莱罗一句话不说，他拉住我的手，按在他的胸口上，他的心狂跳着，仿佛要冲破他的胸膛似的。埃密尼奥却愤怒得咬紧牙关，把牙齿磨出了声音；他向来勇敢大胆，看到这条蛇会这样的惊慌，自己也感到惭愧。他转过头来对我轻声说：“我们非把这条蛇杀死不可。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男子汉？”

“我的好朋友，你说得对，”我回答，心想也不能让他自个儿去冒险。

“你们别傻啦！”卡莱罗吓得直叫，并且竭力拦阻着我们。

我们筑路工人中间流行着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谁要是遇到了蛇，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把它杀死。这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卡莱罗忘了这是他的责任。我们却充满着这共同的责任感。

不消一会儿，我们已经进入那块开垦地了，我们屏住气，屏

儿碰着肘儿的向前走去，肌肉绷得紧紧的，眼睛盯住了那条睡熟了的长虫。这时，我感到紧张极了，皮肤上似乎透过一股奇特的冷气，我尽力抑住了心头的激动。我们机械地一步步朝着前走着，既没有听见什么，也不愿去想什么，紧张的胳膊高举着砍刀，对准着那个怕人的头颅。我走在埃密尼奥的前面。那条蛇只跟我们相差两步路了，蛇头正高高地昂起着。一种要活下去的愿望控制着我，我闭上眼睛，举起了砍刀，象一只美洲虎似的向前一纵，狠狠地砍了下去。

那个巨大的身体动也没动一下。

我用胳膊擦掉了额上的冷汗，肌肉也不象刚才那么紧张了。这时，一种奇怪的软弱无力的感觉袭击了我。埃密尼奥踢了踢那条蛇，忽然，他惆怅地对我说：“惭愧，这是一条死蛇啊，那一定是昨天射死的。你看见吗？脊椎给子弹打断了。”

我们快到宿营地的时候，卡莱罗嘲笑起我们来了：“多有趣，花了那么多麻烦，操了那么多的心，就为了叫那条死蛇挨这么一砍刀。”

“胆小鬼！”我愤愤地高喊，“你连走近一条蚯蚓也不敢！”

“但愿魔鬼保护我，永远别跟长虫打交道吧！”他回答。“跟长虫一打交道，怕往后我工作也干不成了！”他脱下帽子，搔了搔头，叹口气道：“我一看见蛇，就会弄得六神无主。我没有一天不碰见一条。我算过，上星期四，我一共碰到了七条！”

一排排简陋的房屋，显得单调凄凉。在铁路线的两旁，面对面筑起了两排茅棚：高高的地基，铅皮的屋顶，木板的墙壁；铅皮经过烈日的烙烤，会发出轧轧的声音，可是一到阴寒的清晨，却又会冒出冷冰冰的水滴。墙壁上涂着一层金黄色的油漆；已经

褪色了，还发出木焦油^①的刺鼻的臭气。房屋的前部，是又脏又小的阳台，阳台上张着粗麻布袋做成的吊床，已经磨得又亮又破。长长的藤条，连接着阳台的两端，上面挂着一些破破烂烂的衣服，衣服上全是汗渍，脏极了。阳台下面，房屋附近，以及周围一带，全部是绿油油的沼泽：传播瘟疫的好媒介。相隔不远，有几间黑人住的茅屋，他们已经定居在这个地区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房屋，是用旧铁皮、树枝和遗弃在公司所在地上的破箱板拼搭成的。离开这些破房子很远，在那路堤的高头，仿佛要逃避宿营地的污穢似的，停着几辆整洁舒服的大篷车。里面住的就是工程师貝托拉茲。这座凄凉的小村子和瘴气弥漫的大泽地，再加上周围森森的树丛，形成了一个阴暗的背景。

猴儿在狂号，青蛙呱呱地叫着，蚊子也嗡嗡地哼个不停。

我們的鄰居白亭勒，他住在一所茅棚里，是在工程師的管理部門工作的；有时跑来找我們。于是，我們便大伙儿蹲在阳台上談开了，我們海闊天空地談着，消磨着時間。有一次，我們談起了每个人的积蓄，到了某一天，究竟能积上多少錢，有了这笔錢，又該怎么办？悶热的天气和長時間的独身生活，使我們談天的內容脫不了猥褻的笑話。

“四個月內，我一共積攢三百個比索，”白亭勒有一天下午說。

“呸，連一百比索也休想積得起來，”卡萊羅馬上反駁道。“我們一到這兒，就聽見你在吹這個大話了。可是，你到底掙到了多少？要是你想積上三百個比索，那你得在整整的四個月里，連一個五分的小錢也不能花，你說是嗎？連抽一支香烟也不行。也

^① 作防腐用。

不能生病，也不买小玩意儿，不买旧东西。你说，谁能办得到！”

白亭勒患了一种慢性粘膜炎，这是一种在工人中间非常流行的疾病。有一个可怕的念头老是折磨着他：总有一天，他的头会烂掉的。这个可怜虫的背也经常感到疼痛，但他顽强地忍受着。到了晚上，我们时常听到他疯子般的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带着孩子气般的热情向上帝乞诉。他淌着眼泪，恳切地祈求着，仿佛上帝就在他的面前，听了就会受到感动似的，他说：“主啊，我的主啊，你为什么对我这样的严厉？我又不是个坏人！让我太太平平的过日子吧！”过了一会，他发出了可怕的咒骂，中间还夹着一声声痛苦的叫喊，同时他向上天挑衅，要是上帝的确拥有无边的法力，那就干脆把他烧成灰燼算了。突然，门砰的一声响，茅棚震得颤动不止，只见白亭勒弯着腰，向外面狂奔。两只手插在腰带里，象一个阴影里的鬼怪似的，在铁路线上奔上奔下。

“……我现在一共积聚了三百个比索，”白亭勒坚持道。“我在外乡飘流得已经太久了，现在，我要装扮得漂漂亮亮，回到老家去。我聚了这许多钱，预备怎么花，你们可知道？首先我要当工程师这个狗头的面辞去工作！然后脱掉我这身脏衣服！我要和这个鬼地方永远断绝往来，也不想再见到那种猪也不吃的伙食！我要到律蒙去啦，要在那边公司所在地上买一些我早先看见同乡们穿过的那种蓝布，再叫裁缝师给我做一身漂亮的衣服。”

白亭勒站了起来，仿佛他已穿上了那件梦想中的衣服，象一个花花公子那样，昂首阔步地踱来踱去。

“我还要买一件双排钮扣、贴袋的上衣，一条宽裤脚的裤子，一顶系着蓝带子的草帽，一条鲜艳的领带，一双黑漆皮滚边的白鞋子，一件白府绸襯衫。再买它一只行李箱，送给我的母亲，作为小小的礼物。她还应该有一件绒线背心，穿了可以减轻她的

气喘病，还有……”

“……还有，你只能用两只脚走到海勒弟雅去了，你这个傻瓜！”卡莱罗又来打岔了。“你以为钱是橡膠做的？光是那套衣服就得花一百五十个比索，鞋子三十五比索，給你母亲的那件背心三十，襯衫十七，那只行李箱，你又得付出三十比索，这总共……”

卡莱罗扳着手指算了一下，高声說：“二百六十二个比索！还有买帽子的钱呢？还有領帶呢？再說，你总不能光着膀子穿外衣啊！你还需要袜子，内衣，皮帶，手帕，还有耽在律蒙的伙食費，房金。你口袋里也一定还得备一包香烟，还有……”

卡莱罗无情地說下去，把白亭勒的美夢打得粉碎。白亭勒終于回到了现实的世界，叹息了一声。“那我永远离不了这座地獄！什么时候才能象其他人一样，回到家乡去呢？”

他認為他的最大的幸福是：有一天，他帶了一位漂漂亮亮的老婆，衣冠楚楚的回到了他的家乡海勒弟雅，凭他的文雅的风度，漂亮的相貌，准能吸住姑娘們的眼光，和引起熟人們的羨慕。可是，他在香蕉区里混了整整的四年，这个愿望还跟过去一样的遙远。

埃密尼奧和我所想的跟他不同。我們要是积了一笔錢，我就先去探望我的母亲，埃密尼奧也到爱斯帕塔去一趟，向他的双亲告別一声。然后，我們在圣約瑟会合，一起到巴拿馬去！我們曾經夢想一起漫游世界，游历南美洲，認識那些遙远而奇妙的国家。这个念头，是我把它牢牢地种植在埃密尼奧的头腦里的。我甚至在暗中已經做好了一个計劃：和他一起漫游印度和埃及。有时候，天气热得实在叫人受不了，我还有胆量想到南北极去。这一切幻想都是我童年时所讀的書給我种下的根。那时候，我

常給儒勒·凡爾納^①和薩爾加列的小說帶進了夢境。

卡萊羅的理想却簡單多了：他但愿能一連睡上十四天，不准任何人打攪他。只是在那一頓豐富鮮美的飯食——當然也是他理想中的一個部分——送到床邊的時候，他才起身來痛痛快快地吃個飽。等到他徹底睡醒後，他要去找一個美麗的姑娘，哪怕花掉他很多的錢。

叶拉茲的理想是到古巴去，他要跟他的姊妹同住在一起。有的人夢想着回到尼加拉瓜去。我們各自又把心里頭的幻想講出來，借此排除寂寞。打算到香蕉區來找尋幸福和發一筆大財，也就是我們的幻想。如今，這些幻想已經被撕成碎片，而消失在“聯合”的農場上了。種植園的老工人呢，他們已不再做這樣的美夢了；他們也不再去想它們了，他們只是流着汗干活，生了瘧疾就吞服奎寧，還經常拿燒喉嚨的烈酒往肚子裡灌，糟塌自己的身體；他們生活在恐懼中，為了要忘卻恐懼，只好用酒來麻醉自己，总有一天，也就這樣的死去！

我們在陽台上眺望那單調的景色，望得入了迷。小村子里沒有一點動靜。偶而有一個黑人在陽台下走過，他穿着一身又髒又破的衣服，套着一雙破鞋，背了些燒飯用的香蕉莖，鏟子，斧子和才拔下的絲蘭，一步步地向家裡走去。

“Good bye, my friend^②。”他喃喃地招呼我們，腦袋擺動着，乍一看去，那腦袋仿佛突出在一堆難看的破布上邊似的。

“再見，”我們也用三不象的英語回答。

① 法國作家，寫過一些動人的游記小說和幻想小說。

② 英語“再見，朋友。”黑人們說的都是英語。

“你們瞧瞧那兒的老頭！看他的頭上是不是戴了一個喜鵲^①窩？”有人幸災樂禍地高声說，於是引起一陣無意識的嘲笑。

老遠出現了克律頓先生的老婆。她穿一雙大拖鞋，一步步踏在軌道的枕木上，急匆匆地走着，她長得臃腫，走路時身上的肥肉就會抖動起來。她搖搖擺擺地走過來，胖胖的黑臉蛋上淌着汗水，對着我們還堆起了笑容。“孩子們，黃昏好！”她揮動着大手向我們招呼，聲音很高，卻又很柔軟，顯然是做作出來的。

“黃昏好，媽媽！”我們也卷着舌頭，用英語大聲回答，眼望着她慢慢地走遠了。

“這老婆子活象一個玉米漿做的大圓球！”

“哈哈，瞧她的屁股多肥呀！”

卡萊羅嘆口氣，吐了實話：“真可怕，我竟會好幾次夢見了她！”

有時候，一個高舉着胳膊，跛着腳的黑女人走過來了，有人見到後，就會指點着說：“瞧，那個挺會打扮的安德勞美塔女人過來啦！”

這個瘦瘦的黑女人困難地一跛一跛地走着，她的腿患了潰瘍，已經潰爛了。她的胳膊伸向天空，露出了腋下的“燕窩”，她彷彿在祈求上天，保佑她從這種“燕窩”中解脫出來。她聽到聲音，轉過臉來，瞥了我們一眼。她的臉也在腐爛，一片白，一片紅，簡直象有人一片一片的撕下了她的皮膚，露出了里边柔軟細嫩的肌肉，難看極了。

她患的是一種名叫“melancolia”的皮膚病。這種疾病象腐蝕性的酸一樣腐蝕着人們的皮膚。在黑人中間，這是一種最惡

^① piupia：一種喜鵲，它們很笨，窩做得很大。

毒的疾病。例如在公司所在地上就有这么一个黑人，他脸上的皮都脱掉了，只有眼眶周围还留下黑黑的一圈；老远看去，还以为他是一个戴了黑眼镜的白人。手上一旦染了这种病，就会发出一点点桃红色的斑点，四周的皮肤都会死掉。要是我也患上了这种病，一辈子成了一个丑八怪，我想到这里不禁吓得血也要凝结起来。我想着想着，浑身都会发热，好象有无数烧红的铁针刺进我的肉体。现在，看到这个可怜的女人和她那黄白斑驳的皮肤，心头早已充满了恐惧。

连白人也会染上这种疾病。染上后，不消几时，“燕窝”就很快地增加了起来；患处热辣辣的发烫，象烧红的煤炭似的烙着病人的肉体，折磨着他的精神。这种可怕的毒瘡，令人讨厌，又脏又臭，能把活生生的人腿都烂掉。住在香蕉区的那些可怜的女人，她们的受尽折磨的两腿喂肥了那些贪婪的毒菌。在安德劳美塔的少数黑种女人或者白种女人中间，她们腿上至少留有五六个苍白色的瘢痕。有了这种斑点，病算是痊愈了。我还看见有一个病人，她的腿上分泌着恶臭的血淋淋的粘液，脓血渗透了污穢的绷带，皮肤上还遗留下令人作呕的痂皮。此外这些可怜虫还得忍受蚊虫的折磨：它们一边无情地叮螫着他们，一边在他们周围散发出令人嫌恶的臭气。那些又深又大的瘢痕，把一张脸弄得不象个样儿，一眼看去，简直以为他一定被妖魔鬼怪咬了几口。病情发展得很慢，到了最后严重的阶段，两腿就会浮肿起来，肌肉从鞋子里蹩了出来。男人还可以用宽大的裤子遮盖一下，可是女人们呢，她们的裙子却遮不住这种丑相，它们与其说是人的腿，毋宁说依塔巴^①树干。男男女女，就这样的在沼泽地

^① 一种在哥斯达黎加很普通的树木，它的树干和大象的腿相似。

的香蕉園中腐爛了，在美國佬的金錢中腐爛了。

在鐵路那邊的茅棚里，住着一些黑皮膚的工人。他們的時間多半也是在陽台上消磨掉的；他們也赤了腳，脫得幾乎一絲不掛，在陽台上來回的轉動，或者跟我們一樣，躺在吊床上，驅逐着那些小蚊蟲，可是怎么也趕不完。有些人習慣地坐在平台的邊上，挂下了兩條腿，圍住一副舊棋盤。那兩個下棋的，一個正在思考下一步的走法，另外一個就抬起頭來，一臉心滿意足的神氣，瞧瞧周圍站着的觀眾。從我這兒望過去，可以看見他們都是笑容滿臉，潔白的牙齒閃耀着一陣光亮。

那兩個下棋的突然一步緊一步的把石棋子扔在棋盤上，扔得砰砰直響，用力之猛，時常使我有一種感覺，以為緊接着就會聽到木板的破裂聲了；每下一步棋子，都陪隨着一聲歡呼，一聲驚叫，或者還添上一聲怒罵：“Jesus Christ!”^①——“Son of a bitch!”^②

他們用可怕的聲音，氣勢洶洶地相互爭論了起來，好像魔鬼那樣，我以為他們就要相互殘殺了；然而，他們接着卻發出一陣刺耳的大笑，連兩哩路以外的地方也可以聽見。他們的眼珠骨碌碌的亂轉，張大了的嘴巴，露出堅韌有力的牙齒。他們的一舉一動都顯得奇特而誇張。

“這些該死的黑人。他們自以為待在天堂里呢，”卡萊羅聽到他們的笑聲，憤憤地說。

其實他們的生活也是過得挺淒涼的！他們每天都得彎腰曲

① 英語：基督耶穌。意思是：“他媽的！”

② 英語：婊子養的。

背，牲口似的在沼澤地上工作，腿上包扎了破布，免得給尖銳的樹根刺傷，身邊放了個陶壺，里面裝了些可憐巴巴的食物。他們每次出去干活，隨身帶着用椰子油料理好的山藥、絲蘭、那賓^①和香蕉。有時候，他們還吃大米和卡拉羅。卡拉羅是一種類似桑子的野生植物，只有黑人才懂得怎樣煮來吃。要是天氣放晴，他們至少可以生起火，把食物熱一下。可是逢到下雨，就只好生冷的吞下去。他們通常拿一張香蕉葉遮好陶壺，不讓雨水淋濕。他們用手吃東西，用粗粗的手指刮淨容器，最後用一根甘蔗結束了這一頓飯食，儘管他們的手頭有砍刀，却還是用牙齒來撕下甘蔗皮。他們大多數人的身體都很強壯，忍受着苦難，干着這項營生，到頭來他們大部分的骸骨免不了要做香蕉園里的肥料。

有朝一日，他們的銀票兌現了，或者是領到了“聯合”的工資，於是他們點起幾盞冒煙的油燈，照亮着茅棚，或者點起兩三支蠟燭，插在牆上，然後跳起燒酒舞來。他們圍成一個圓圈，用英語唱起了粗野而單調的歌謠，他們還拍着手和有節奏的踏着腳，作為陪奏。酒瓶從一只只手中傳遞着，只要誰拿到酒瓶，就把它舉到嘴上，仰脖喝着。接着，眼睛閃着光芒，鮮紅的酒在瓶子里起了一陣泡沫，這時跳舞的節拍變得越發的強烈了。

瓶子落到地上，跌得粉碎。第二只瓶子跟着又在一只只手里傳遞過去。最後，瓶子傳到了一個醉眼昏迷的人的手里，他開始嚎啕大哭起來，於是那一圈人也就散開了。

有一個人跳起一種踏步舞來，看了叫人頭暈目眩。他的兩隻腳表演着簡直難以相信的技巧。另外一個人扭着腰肢，跳一種淫猥的色情舞。幾步之外，在一個靜靜的角落里，又有一个人

^① 一種類似山藥的塊根植物。

用手按住自己的肚子，渾身扭曲着，形成了一種波浪式的形狀，他一会儿把腦袋向前伸去，一会儿重新縮了回來，同時還在嚥着嘴唇。又有一個高大強壯的家伙，上身完全赤裸，露出了肚臍，他跨着大步穿過了房間，眼睛發着光。他一边走，一邊高聲吼叫，活象是一頭照管着一大群母牛的公牛。其餘的人也大聲地喧嘩着，把整個宿營地都震動了，使人以為裡面是千百萬個無人約束的小鬼。最後，等所有的人象砍倒的樹干般躺倒在地下，——象那一座座黑黝黝的肉山——响亮地打鼾時，盛會才告結束。

“活象一群猴子，”我們這邊有人嘟嘟囔囔地說。

有時候，這樣的盛會卻以另一種形式結束。一天晚上，我們正在陽台上觀看他們跳舞，突然，兩個黑人揮舞着拳頭毆打起來了。其中一個是彪形大漢，另一個却很瘦小。我們還沒有弄明白究竟，那個大漢已拿起斧子，向小傢伙的頭上砍去，一斧頭就把他砍倒在地，然後跳到小傢伙的身上，提起斧子又砍了下去。

“他要把他殺死啦！”卡萊羅叫道，他相信那第一斧砍下去，已經够那小傢伙受的了。

“我們趕快去拉開他們，再遲要壞事了，”埃密尼奧下了決心，他抓住一把砍刀，奔上了軌道。我們跟在他的後面跑去。才跑了几步，突然看見那大漢往半空中一縱，粗野地大叫一聲，兩隻手按住了自己的項頸。那個小個子馬上爬起身來，在黑暗中一溜煙走掉了；原來大漢吃着了一砍刀，鮮血從又長又深的傷口里直涌出來。那傢伙放下手來的時候，看見染滿了鮮血，不禁吓得大叫：“我完蛋啦！”

我們回到陽台上，把這件事談了好久，卡萊羅還是那個老樣

子，說起大話來了：“这家伙的血比公牛的血還多。又濃又紅，我真想去喝它一口。”

埃密尼奧用手指敲敲自己的頭顱說：“真不知道這小家伙長的是怎麼一副腦袋，挨了那几下，還能象沒有受過傷的那樣，一跳就站了起來！”

我們也常喝酒，那些甜酒却老是引起我們的傷感，使我們產生一種浪漫的幻想。

我們和白亭勒等四人在過道上圍住了一公升的甜酒，熒熒的燭光在酒面上閃爍，插在牆上的蠟燭把木板熏成一條條烏黑的烟痕。我剛喝第一口，馬上打了個寒顫，背上起了一陣鷄皮疙瘩。我捏住鼻子，閉上眼睛，把酒倒進嘴里，儘管我竭力抿緊了嘴唇，還是沒法把酒咽下吐去。我的胃抽搐着，一股冷氣從我的背脊直透到我的前額。有兩次，我不禁接連打了幾個惡心，我用手不住地捂着胸口，总算沒有嘔吐，最後才勉強咽下了這種蹩腳的燒酒。

“痛痛快快的喝吧！他媽的；別扭扭捏捏的！小心那瓶子，它可值錢呢！”卡萊羅看見我那一副窘相，大聲嘲笑我。

“去你媽的！這種酒喝得我汗毛也豎了起來！”在我重新緩過氣來時，嘆口氣說。這玩意兒真叫人惡心，我吐掉幾口苦澀發臭的唾沫，還拭掉了眼眶中的淚水。

我那幾位伙伴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我們的腸胃要想適應這種惱人的東西，非得經過多年的鍛煉不行；可是種植園里的那些老工人，他們却是一公升一公升的往肚子裡灌，決不會吐掉一口。

喝了幾口後，那燒酒象水一樣的流過喉頭，熱辣辣的在血液裡燃燒着，燒起了我們的幻想。最後我們的皮膚也覺得發膩了，

眼皮也搭拉下来了，这时候，大家开始轮番的說起故事，唱起歌謠。其中也有的淌下了眼泪，我始終沒有絲毫快乐的心情，埃密尼奧也跟我一样。我們唱着歌，这些歌太悲哀了，唱着唱着，自己也禁不住抽泣起来。然而，这是一种甘甜柔和的悲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奔放。它長时间受着严酷生活的压制，一旦奔放起来，就冲掉了心灵上的悲哀。要知道，絕頂英勇的人都有一颗孩子般的心；他們都象初生的嬰兒，迫切地需要温存和爱撫。所以喝醉以后，就会哭泣，或者偷偷的把头埋在枕头里哭，不讓別人看見。只有猪才沒有眼泪。香蕉工人喝醉了酒，就流着眼泪，抒发自己的热情。

我們还談到恋爱。

“……那时候，我真的爱得她发狂，她也敬爱我。她只有十五岁，皮肤雪白，头发金黄，有一对天仙般的安靜的眼睛，又善良，又單純，而且……”

我說的时候，我那三个伙伴抑郁的眼睛半开半闭地望着我，我自己也似乎清清楚楚地看見这一幕景象，仿佛我真的在亲身体驗似的：那个白晰的臉蛋儿对我堆起了媚笑；她做出了一种妖嬈的姿勢，一边紧紧地握住那方漂亮的花边手絹，从她几个眼风中的示意，仿佛要把那手絹当做香噴噴的紀念品送給我似的。她的身体忸怩地向后退縮，臉蛋上象着火似的飞上了两朵紅云；在我們接吻时的气息下，她的眼臉不住的颤动。我还看見我小时候住过的市区，市区里簡陋的小屋子和石子路，她也是住在那儿的。

“我和她并肩坐在教堂后面的廣場上。教堂的黑影現示在露水閃爍的草地上。天空挂着一輪明月，銀白色的光輝到处傾瀉，在那教堂的門口，站着一对恋人，朋友們走过时，輕声向我們

問好，還祝我幸福。一陣柔和的微風，吹動了……”

卡萊羅被我的敘述感動了，他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們聽得入了迷，忘掉了燒酒，甚至也聽不到那打在鉛皮屋頂上的雨點聲。

“……可是想盡辦法，還救不了她的性命。我帶着極度的絕望，奔到了她的家裏，我象閃電似的衝進了她的臥房。她家裏的人是不喜歡我的，不過他們誰也不敢阻擋我。誰要是敢試一下，我就要他好看……我拚了這條命，也要見她一面！我看見我心上人躺在那兒！只剩最後的一口氣了，她在等我！她要給我最後的一吻！臨死時她對我說：‘你，我的親人啊！你千萬別再愛上別的女人啊！’說完后，她的柔和而微弱的聲音從此就消失了。”

大顆大顆的淚珠淌在我的臉頰上，我那幾個伙伴也陪着我流下淚來。

“那就是我流浪到這兒的原因。我永久不會再愛女人了，”我悲哀地添上一句。

“你做得對，”白亭勒嘆口氣說。“我要是你，也會這樣。好吧，我們再痛快的喝一口，趕掉內心的憂郁吧！”

我們一口接一口的喝着，差不多都喝醉了，模模糊糊地還可以聽到白亭勒的聲音：“……唉，那味儿我已經嘗膩了。可是她還不放鬆我，等那老婆子一轉過身子，她馬上一把摟住了我，把我緊緊地貼在她那丰满的胸脯上，還咬我的嘴唇，咬出了血。到後來，她那烏黑的眼珠子閃閃發光，結實的胸膛也象標槍樣的顫個不住，到這個時候，她才把我放掉。”

說着說着，白亭勒的眼珠子也放出光來了，他的鼻翼不停地扇動着，仿佛那個褐色的身體真的躺在他的懷裏。這種性感的

描述，逗引得我們不斷地咽口水。

他又說下去：“……我就照我剛才說的那樣干。要是遇到女人，我才不當傻瓜呢！她妒忌心很重，再說，憑她身上的哪一點，能打動我的心哩？儘管她長了一副挺漂亮的臉蛋，我還是叫她去他媽的。反正追求我的娘們多的是！所以，我干脆打了她的回票，自個兒找克拉璠姐去了，這個女人，我不是早已跟你們談過一次了？”

“來，朋友們！我們為她干一杯！”

我們一挺脖子，把酒喝下肚去，心里在羨慕着白亭勒，想不到他在女人那里有这么一分运气。

“我对这方面是有經驗的，跟我要好的女人太多了，現在我已經膩味了。眼下，我愿意安安靜靜的過活！”白亭勒就這樣結束了他的話，伸手去拿酒杯。

輪到卡萊羅講故事的時候，我們已經喝得爛醉如泥，聽不清他說些什麼了。“……‘你，你是想和荷安娜一起私奔，那我要……’她伸出兩隻手，要搔破我的臉……我飛起一脚，把她踢到大街上！”

這完全是撒謊，彌天的大謊。真是些瘋狂的幻想！也是那些居住在綠色妖魔鬼的心臟里，喝醉了酒的可憐的香蕉工人們想入非非的幻想！

我們每個人都天馬行空似的發揮着自己的想象，來哄騙別人，同時也哄騙了自己；因為，在各人的想象中，都認為自己已經干過了這些事情，這些事情也正是各人心頭嚮往着的。

我們都很年輕，沒有老婆，也沒有情人；一個香蕉工人哪有工夫向女人獻出他的熱烈的愛情。來糾纏他的，只有一些人類的渣滓——娼妓，她們跟他工作所在地的泥濘一樣，渾身都腐爛

了。

这就是我們不顧死活地喝酒的原因，我們也跟那些黑人一樣，經常喝得象伐倒了的樹木，躺在地上。過後，怕人的夢魘就來折磨着我們，把我們弄得神魂顛倒，活象被綁在一頭髮怒的牛背上，還不停地大聲打噎，嘴里盡是苦澀的味道；血管也繃緊了，好象隨時都會迸裂似的；額上和脖子上淌着冷汗，接着是一陣嘔吐，吐出來的盡是又苦又臭的東西，又出了一身汗，然後慢慢地睡着了，渾身却還不時地起着抽搐。

沼澤上有千百萬只蚊子，嗡嗡唧唧地專愛吸啜我們的鮮血，向我們散布瘧疾；可是，一到這種夜晚，我們不再拿髒麻袋遮蓋我們的臉孔和胳膊。那種優美的嗡嗡聲也不再使我們戰栗了。這嗡嗡聲比它們的鋒利的長刺還要令人討厭，儘管長刺象一段赤熱的鐵針那樣，鑽到肉里就會燃燒起來。

它們盡可以把我們叮得皮膚紅腫，放大膽子拿我們的鮮血飽吃一頓，直吃得渾身象一個血紅的小球，站不穩腳跌落下去。它們也不用有一丁半點的怕懼，因為我們已經睡着了。

成千成萬個臭得討厭的飛蟲，盡可以从地板和牆壁的裂縫中爬出來，放肆地叮咬我們的皮膚，用我們的鮮血填滿它們的深褐色的丑惡的身體；在這種夜晚，我們不會再象驢子似的亂蹦亂跳，哪怕我們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叮我們，熱辣辣的發癢，我們也不會挺起背脊，往粗糙的牆壁上磨擦，就是一掌把它們拍死，也不會聞到手指上留下的那股刺鼻的臭氣，因為我們已經睡着了。

香蕉工人夜間經常會做到好夢，受着情欲的煎熬；可是在這種晚間，不論是誰，哪怕是卡萊羅，也不會發出絲毫的呻吟。也不會有有人在房間里悄悄來回走動，一面渾身戰慄，一面氣喘呼呼，盡干些妨碍別人的荒唐事情。第二天一覺醒來，也不會有人

感到嫌惡、耻辱和憤怒。因為我們四個人都酩酊大醉地睡着了。

在這種夜晚，那個可憐的白亭勸也不用跑出去對着蒼天哭泣，他甚至不用擔心他的腦袋有一天會爛掉。通常，他每晚上都要點起一支燭火，在一隻勺子里煮着某樣東西。身子撲倒在地，吸着勺子里的物品，每一次都把臉兒熏得烏黑黑的。接着把手帕掩在鼻子上，响亮地打起噴嚏來，他對手帕看一眼，瞧瞧噴出來的是什麼樣的東西，再嗅了一下，又擤起了鼻子。——每晚他都要來這一套把戲，可是到了這種夜晚，他也沒有這樣做。

酒醉以後，那昏昏沉沉睡着的三個鐘頭，既失去了知覺，也不會做夢，簡直同死了差不多。香蕉工人終年过着枯燥無味的單調的生活，只有這幾個鐘頭，才象是在沙漠中遇到了綠洲。

第二天一清早醒來，口里渴得難受，工作的时候，也提不起勁來，滿肚子的不高興，這有什麼關係呢？

要是第一口酒下了肚子，渾身熱呼呼的發了燒，他就會置身在愛情的美夢和瘋狂的幻想里边麼？吃飽了老酒，可以把種植園丟在腦後，忘却那潮濕的泥池，他至少可以做幾個好夢，夢見那遙遠的心愛的地方，夢見好心腸的健美的姑娘和他相戀相愛：只有香蕉工人才体会到這種幸福，因為他生活在这熱帶的沼澤中，最後也逃不了在这里埋下他的白骨。

種植園工人只好經常和酒壺作伴，也只有他才有利成為一個酒鬼。

於是燒酒象泉水樣的在種植園上奔流，工人們用他們的鮮血換來了公司里出售的甜酒。住在遙遠的華爾街上那些吃人的生番，他們的保險箱里却塞滿了金元，錢上塗滿了眼淚和汗水，塗滿了帶着血絲的濃痰，也隱隱帶着恐懼的叫喊，還散發着膿水、腐骨和劣酒的臭氣。

这就是他們賜給我們的幸福。这就是他們給我們的援助，叫我們怎样欢笑、哭泣和睜大了眼睛做梦。是的，他們甚至能够帮助我們清靜地睡上三个鐘点的大觉！

光荣归于北方①的那些金黃鬚发的银行家！

光明万岁！

安德劳美塔和拉·埃斯特萊拉地区連日阴雨，延續了整整一个星期。黑黢黢的天空，盖住了山嶺，一陣陣冷风吹得我們的骨髓都要凝結。

我們干完活，渾身都感到僵硬麻木，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家里，手上的皮肤又皸又紫，泥土一直濺到膝盖上。于是所有的阳台上都挂起潮湿的衣服，滴下的水点在地板上形成了一灘灘泥漿。

青蛙日以繼夜地閤閤地叫着。

在这种夜晚，我們把湿漉漉的襯衣絞干，晾开——象卡萊罗所說的：“去透透空气，”然后，一骨碌鑽进麻袋里，真有說不出的舒暢。要知道，我們淋着雨，冒着寒冷，已經干了一整天的活儿，現在能够脫得赤条条地用骯髒麻袋一裹，躺倒在地板上，的确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卡萊罗手里拿着一只陶罐，不时做着一副怕人的怪臉，把一粒粒的奎宁丸扔进嘴里。埃密尼奧在补他的褲子，这条褲子，少說已被他补过了一百次。我微微睜开眼睛，倾听着雨点打在鉛皮屋頂上的單調的咚咚声，身体还算是半温不暖，脚却象是踐在冰上一样。

① 指美国。

“呸！”突然，卡莱罗高喊一声，那双弯曲着的腿连连踩着地板。“妈的，这些该死的奎宁，真苦得我够受！”他挾紧了眼睛，皺起了鼻子，全身哆嗦个不住。

“將就些吧，它們至少可以让你迷迷糊糊的睡上一觉，”埃密尼奥說，眼睛沒有离开手上的活計。“你帶得还够嗎？我的已經又吃完了。”

“我大約还剩三十粒，差不多剛够用一星期。要不是我不顧一切闖进卫生車里去，我也休想拿到这些药片呢。这个该死的江湖郎中！他慣会裝模作样，好象这些劳什子就是他自己的东西。为了这一点吃不好毛病的玩意儿，我們真該付錢給他！”

我也剛吞服了奎宁，嘴里还有这种丸药的苦味。这些又白又厚的丸药一天也缺少不得，这是有关生命出入的大事，——公司也不时把卫生車派到我們这儿来。随車“医生”是个粗野的美国佬，長得又矮又肥，活象一头蠢猪，脾气却跟猴子一样的固执。他的胸膛和胳膊上都刺着数不清的花紋，罵人的本領，同一个罪犯不相上下。白亭勒断定他是才从监牢里出来的。这家伙名为医生，懂得的医药知識，跟我們肚里的天文学相比，也不会高明多少，而且他对待我們，态度真象一个野蛮人。

他只是来混混日子罢了：他面对着黄色卫生車的車門，歪在一張椅子上，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一个已經熄了的雪茄烟头，一边还在看报。隔了一会，他抬起身子，神經質地搖了搖頭，把嚼爛了的雪茄对准鉄路綫上吐去，雪茄在半空中成了个弧形，然后掉落在地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沒有人上門来找他，他就喝饱了酒，躺在紧閉的車門后面，打起鼾来。要是有一个倒霉的病人前来求医，不管这个病人患的是牙齿捉对儿厮打的惡寒，也不管是发着高烧，或者其他的病痛：脚上生水泡，发痒，发炎以及霍

乱等等，这个家伙照旧嘴里含着雪茄，千篇一律地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句话来：“那没有什么大关系！”

要是这句话还打发不走病人，他就会咒骂起来，仿佛他们拿这种琐碎的事儿来打扰他，简直是他们的罪过似的。他在一些瓶子和盒子里东搜西寻，拿出了一些药物来给病人，反正不外乎是泻药、奎宁和碘酒。如果是药片，他得一片一片的数了给病人，如果是碘酒，他要病人自己拿个小瓶子来，然后滴上几点。病人看好了病，非得赶快离开这儿不可，他们的心头充满着愤怒，为了这种所谓“帮助”，还得忍着气，听他叱骂。

所以，我们宁愿在公司所在地购买药物，怎么也不去求教他的确：镇上只值五个比索的东西，他那儿却要九个比索。好一门赚钱的行当！可憐的白亭勒，他的房間可以算得上是一座藥房，什么药都有：治脊髓神经痛的斯洛埃涂剂，治感冒的华波擦剂，还有薄荷腦、强身剂，酒精，芥子，硫磺，他还想要积蓄三百个比索，真是白天做梦！

我们只要有一点简单的药物，也就满足了：烧酒防治恶寒，奎宁治疗热病，石油搽外伤，硫磺治疥瘡。疥瘡是种挺惱人的疾病，香蕉工人只要不离开那种骯髒的地方，免不了要遭受到这种灾难。

有一天早晨，卡萊羅好象猴子一样，开始搔身上的痒。两天后，我们也开始搔起痒来。到了下午，痒才稍微好了一点，可是一躺到床上，痛苦就来折磨我了。我刚用袋子裹住身子，打算安安静静地躺一会儿，突然，好象有一根小刺刺到了我的身上。开始时很轻微，稍微有点痒，接着越来越厉害了，那简直是在引誘我，要我痛痛快快的去搔它几下，不过我并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我赶紧闭上了眼睛，海闊天空的乱想，尽想些漂亮的女人和

好些向往着的美事；可是小刺还是不肯罢休，一股劲儿的往我身体上鑽，难受得真是难以形容。我伸出指甲去，手儿也紧跟着过去，可是我咬紧了牙关，还是把手縮了回来。那种痒痒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的指甲不由自主的向那該死的地方襲击：搔，搔，拚命的搔！暂时感到很痛快，不到片刻，一二十个小刺象得到电气信号似的，同时往我背部、胸部、左肘和全身的皮肤上鑽了进去。刹那间，我禁不住象发疯似的战栗了起来，渾身感到不舒服，全身流汗。

我不停地用力搔着，想稍稍解除痒的感觉，可是越搔越痒，越痒越想求教于指甲。結果鬧得我一宵沒有好睡，一小时，一小时，我不停手的搔着，叹着气，流着汗，大声的咒罵，逼得我走投无路。我真想跳起身来，呼号着冲进火里去。折磨人的，还不光是这种难熬的奇痒，那大块大块搔碎的地方，一碰上咸的汗水，馬上痛得象被火烧着的一样。胳膊也累得沒有了劲。經過一夜的失眠，第二天早上起身，头腦沉沉的，皮肤上到处留下了很深的伤痕，身体上最敏感的地方也都搔伤了，发炎了，还分泌着一种粘液。手指关节間出現了一些很痒的小泡，要是用指甲把它們挤破，里面有的是水，有的充滿了黃膿。

尽管我們是病毒在身，却照旧非得出工不行，我們必須在火一样的太阳底下干活，好象在汗水里面洗澡。連殘暴透頂的宗教裁判官，也想象不到比这更厉害更不人道的酷刑！

有一晚，卡萊罗的指甲里已經填滿了泥垢和搔下来的鮮血和皮屑，他干脆抓起一瓶燒酒，向痛痒的地方澆去。頓時，他双脚乱跳起来，在房間里来回跳个不住，臉色变得可怕极了。他揮着手，舔着痒处，最后他拉开了門，奔过了軌道，冲到沼澤那里，竟象一只公猪似的在里面滾来滾去。

种植园工人的身上經常是湿淋淋的，穿的襤衣也只好在身上阴干了。于是，皮肤上就留下一层由汗水、尘土和爛布片酿成的发酵物。尽管他也經常洗澡，而且洗得很彻底，仍无法避免疥瘡的滋生。要是他找不到药，患处就会生起一层令人作呕的痂皮，而且皮肤处处龟裂。

不过我們终于发现了一个簡單可靠的方法，来对付这一种灾禍：我們把硫磺和脂肪調和在一起，制成一种气味难聞的油粘粘的軟膏。先把皮肤搔出血来，渾身上下都涂上了这种硫磺油膏。我們就这样赤条条地躺在地板上过夜，以免弄髒自己的吊床。而在我們睡觉的地方，散发着一陣陣硫磺的臭气，难聞极了。第二天，我們身上仍旧帶着这一层軟膏来到炎热的太阳底下干活。它虽然治好了我們身上的病，却惱得其他的人都皺起了鼻子，叱罵道：“呸！一定是一批魔鬼經過我們这儿了！①”

雨点連綿不絕地拍打着屋頂上的鉛皮。蜡燭已經燃完；將熄的火光还在搖晃閃爍，好似一个喝醉了酒的人，睡熟了，正在冲撞着他的腦袋。卡萊羅睡得很香甜，他的身体緊貼着牆壁，騾子似的厚皮膚簡直沒感覺到虫子的叮咬。

蜡燭將要点完的时候，埃密尼奧拿出了四張麻袋，在地板上鋪好过夜的鋪位。我稍稍睜开了眼睛，瞧着他的动作。

阳台上忽然响着脚步声，接着，有一样重甸甸的东西，摔在欄杆上，听起来大約是一件淋湿了的披肩。

“孩子們，你們已經睡了嗎？”門外傳进了工头潘巧的声音。

“我們剛剛要躺下，老板！”我回答，赤裸裸地爬出我的袋子，

① 西洋傳說地獄里充滿了硫磺味。

替他开了門。埃密尼奧又点起了一支蠟燭。

工头潘巧向我們問了晚安，并且把他深夜还來訪問我們的原因告訴我們。原来是这回事：這場雨下得太久了，靠近河流的某一个工段上，有几块突出的岩石被冲松了。到了下午，几块岩石落了下来，把道路給堵住了，路上尽是一些滑落的泥土、石块和連根拔起的树木。工程师又生气，又着急。他下了一道命令：限定在十四天內把道路重新修好，偏偏缺少几个懂得使用炸药的工人。于是他向工头潘巧打听，問他的工作队里有没有人懂得这种手艺。工头潘巧就把埃密尼奧和我两人提了出来。貝托拉茲开头有点激动，把捕魚一类的事厉声罵了一陣子。不过他罵归罵，最后还是打定主意，要我們在第二天清早六点鐘赶到被堵住的道路那儿去。

“孩子們，你們有什么意見？我……”

埃密尼奧一直低下了头站着，仿佛被工头靴子周圍的一灘水漬引吸住了，它象一条活潑的小溪，向埃密尼奧夜間的鋪位流去。这时，他忽然插嘴道：“媽的，这个白痴，他又要用我們，又要罵我們！为了他这样的乱罵人，我們干脆不要理他。”

卡萊罗也醒来了，他还是迷迷忽忽的，不住揉着眼睛，嘴里却喃喃地說：“这家伙打的主意多滑稽。管他上哪儿去埋炸药，反正不跟我們相干！”接着，他把他的的大眼睛睜得滾圓，添上一句：“要是我做了你，就滾他媽的蛋！”

工头知道起決定作用的是我，于是轉身对我做了个手勢，仿佛要說：你知道，这是那家伙的命令啊，埃密尼奧和卡萊罗却硬逼着要我做难人了。

“你为什么沒有向他要求，讓他委托你把那堆泥土清除掉呢？”我問。“我們大伙儿一起干，也許不消十四天就可以完工。”

于是工头潘巧把詳細的情况向我们說明，原来被堵住的路綫正在工头阿竹奧拉的工段上。照理这是这个工头的事，应该由他的工人把路綫重新修好，可是这家伙手下沒有人懂得怎样和炸葯打交道，所以那意大利人就来找他想办法。

我赶紧动脑筋，設法把这项活計推托掉，又不至于叫工头潘巧为难。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对他說：“老板，这是一件笨人干的事情。我們帮你干活，每天可以挣到六个半比索，而且差不多一到十二点就可以放工，那是因為我們清早四点钟就开始上了工的緣故。我們非常看重这下午的休息。可是，你也知道，在这个意大利人和阿竹奧拉手下干活，每天只能挣到五个比索，而且还得一直工作到下午四点钟。”說到这儿，我对卡萊罗指了一下，繼續說：“只有那个家伙才愿意在六点钟左右开始……好讓蚊子臭虫从从容容的吃过飽。”

“不錯，我倒沒有想到这一点，”工头回答，搔了搔自己的胡子。“我想最好还是讓我去跟他談一下。看他倒底是什么意思。”

他轉过身子，朝門口走去，我使勁一把抓住了他，說：“老板，讓我們再私自講講明白：我們在你那儿拿的工資，可不是爆破工人的工資。这一次，我們并不計較这一些，不过，先得依照我們的条件才行：我們也得跟你工作的时候一样，早晨四点钟上工，十二点钟放工。当然罗，要是貝托拉茲一定要我們工作到下午四时，我們也同意，不过他得付給我們一倍半的加班費。要是他不愿意，那我們也不干，哪怕要我們离开这儿。老板，就煩你对他講講清楚吧！……哦，我几乎又把一件要紧事儿忘了：請你对他說，我們三个人都是爆破工人。我們当然也得把那兒的那个臭家伙帶去！”我用手指了指卡萊罗，这家伙的臉上頓時露出一副驚訝的神色，幸而沒有吱声。

工头潘巧刚走出门口，埃密尼奥和我马上哈哈大笑起来，我们是在哄笑卡莱罗那副吃惊的神态。卡莱罗到这时候还没有弄懂我们的意思呢。我就向他说明，我所以提出这种种要求，目的就是希望意大利人别再找上我们。我说话的时候，埃密尼奥正用手指把那条浸湿麻袋的小溪转移了方向，让它流到地板缝里去。

“别怕呀，你这个傻瓜！那意大利人是个十足卑鄙的吝啬鬼。他只要一听到‘加班费’这几个字眼，马上会发恼。他一向舍不得多花一个大钱，只想工人替他白白当差。你尽可以放心，他不会上钩的，再说，潘巧工头也需要我们，我们依旧可以留在这儿，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留下来。”

我们一时没法入睡，把这件事谈了又谈。一句话，贝托拉兹休想占到我们的便宜。我们正谈得起劲，忽然工头在门外向我们喊道：“孩子们，都办好啦！工程师同意啦。”

我们不禁大吃一惊，面面相觑，最后我只好闷闷地回答：“好吧，老板！你就对他讲，叫他把锥子、槌子、钹刀和一些需要应用的东西都交出来，再有，可别把炸药忘了。”

“还有吃的呢？”埃密尼奥压低嗓门向我说，亏得他及时想到，要知道我们必须工作到下午四点钟才能放工。

“明天一清早，请老板娘把‘斑点鸡’交给阿竹奥拉厨房里那个打杂的，再叫他带上工地来好咧。”我安慰他。

我们这时候的心绪正跟待在教堂里的时候一模一样。想到要替贝托拉兹干活，未来的日子真不好过，我们对这家伙对待工人的态度知道得太清楚了。卡莱罗感到走投无路，他破口大骂了：“王八蛋！真是一团糟！又干出这种糟糕的事来，我老是被你们连累进去。我向来不欢喜跟炸药打交道，更谈不上有什么

兴趣給炸飞到半空里。你这个傻瓜，你拖累我有什么好处呢？”他怒冲冲的直瞪着我，装出一副怪脸，几乎叫我害怕。

我馬上計算了一下，看看这件糟事里边的好处，“喂，你听我說，”我反駁他道，“这件事也不算糟啊。这十四天，我們可以掙到九十七个半比索的工資，再加四十八个比索的加班費。这一点，你以为怎么样？”

“对啊！”埃密尼奥点了点头。“不过你还忘了一件事，我們还可以从那傻瓜那儿弄到很多很多的炸药，我們以后耽在这儿，一定有足够的魚儿給我們吃个飽。”

卡莱罗象一个小孩似的，变得毫无主見，他頓时兴奋起来了。他剛才还那么的激动，現在却已經把一切危險都忘得干干净净，他衣服也沒有穿，就手舞足蹈地开始在房間里跳来跳去，做着怪脸，唱着：“我們快要溜掉啦，特一勒一勒一拉！我們快要溜掉啦！”一刻鐘后，他已經裹在他的麻袋里，安靜地进入了夢乡，一条單薄的毯子遮住了他的头顱和胳膊，抵擋蚊子的侵襲。

埃密尼奥熄了灯，也躺了下来。兩点催我睡着了，我在夢里漫游了南美洲。这一次掙得的錢，倒可以大大的增加我們的积蓄——这些积蓄藏在一只旧罐头里——向安德劳美塔告別的日子，也是為我們盼望已久的日子，可以更快的来临了。

第二天早晨，三点半剛过，我們已經拿了錐子、槌子、鑿刀和那少不得的砍刀，向那被堵住的地方走去。天色还很昏暗，从厚厚的烏云中降下了一陣陣細雨，落在皮肤上，好象冰冷的針刺一样。

到达目的地后，我們把肩头上的工具扔在地上，埃密尼奥环顧了一下，說：“你注意到沒有，他还没有把彈药筒交給我們，分明他还不信任我們呢。也許他先把东西查点清楚，然后一样一

样地来分配給我們。这样一来，要想揩油也办不到了。”

“老弟，等着瞧吧，”我安慰他。“到那时自会有办法解决的。”

我們把滑落下来的大堆泥土檢查了一下。

道路埋沒在一大堆大树、石块和泥土的下面，只見杂乱的一片。我們头頂上那块高高耸起的峭壁，还隱藏在黑暗里，然而从那高头，不时有一块石头，轟隆隆地掉落下来。在那山壁下干活，的确很危險，說真的，干这一項活計，我們三人中只有我还有点經驗。現在，反正不干也不行了。我把下陷的地面詳細地察看了一番，最后，我禁不住高兴起来，搓了搓手，高声嚷道：“卡莱罗，你运气真好呀！我們不用鑽孔了。那儿尽是些松土，石块也已經风化，我們只消用鏟子鏟上几个洞就行了。”

等到阿竹奥拉手下人走来时，天已破曉，雨却越下越大。西印混血儿阿竹奥拉裹了一件長長的黑披肩，戴着一頂用防雨布做的寬边帽，他的面孔全都給遮盖了去。他迈开大步，向我們走来，随手指了指树底下的一只箱子，这只箱子是他的工人剛放在那儿的，鋅板盖，还裝上了一把大鎖。“你們需要的东西和炸藥都在里面。要是馬上要用的話，我这里有一把鑰匙呢。”他裝模作样地說明，堆起了一种嘲弄的微笑。“不过，阿連塔等一下就來，他会亲自把东西交給你們。”

“待在这儿真是危險极了，”我故意裝得一点沒有領会到他惡意的嘲弄，回答道。“應該先把山坡上的松土清除掉，免得发生意外。”

阿竹奥拉向山坡上張望了半晌，点了几下头，一面摸着自己的胡髭。“我馬上派人來！”說定后，大踏步在粘土上走过去，他的两条短短的罗圈腿上穿了一双黃澄澄的新皮靴。

“这猴儿穿着这双靴子，真是糟蹋了好材料！”卡莱罗哼哼

地說。“大概他自以为穿上這套裝束很漂亮！……你看他象跳木馬一樣的跳得多傻呀！”卡萊羅來回走了幾大步，模仿阿竹奧拉的步法。

我們從心底發出了笑聲，因為大家都討厭阿竹奧拉。這家伙是聯合果品公司的一個典型的承包商。工人干活的時候，他只是緊催緊迫，冷酷無情，而他所供應的伙食，簡直只能夠喂豬喂狗。他要工人們在宿營地的一個髒透了的食堂里把這種東西吞嚥下去。他在工人面前是一個吃人的生番，一到貝托拉茲的跟前，卻又變成了一條百依百順的叭兒狗，他每天都要向工程師搬嘴弄舌，盡說其他工頭的壞話。

工人們吃力地向陡峭的山嶺上爬去，他們用手把住了岩石，一步步地踏上去。不時有人失足掉了下來，衣服被尖利的石塊撕破了，手也划傷了。我們想盡辦法，幫助他們向上爬去，免得他們滑下來。

淒涼討厭的雨點不絕地下着，匯成一條條緩慢的細流，沖走了岩石上的泥土。接着，第一塊石頭在斧子的打擊下砰砰地響起來了。鐵棒敲在光禿禿的岩石上，發出鐘一樣的叮當聲。空氣里夾雜着各種響聲，有迫人的謾罵，有詛咒，有命令，當中還不時的響着警告聲：“下面注意啊！”

接着，一塊塊的岩石轟隆隆地滾下了山坡，乍聽起來，好似老遠的地方打起了響雷。當石塊蓬的一聲在深谷里彈跳起來的時候，工人們發出勝利的呼聲：“跳吧，跳吧，小家伙，你不能再傷害我們啦！”——“好呀，跟這些無用的東西一起下來吧！”

已經淋濕的背脊重又彎了下去，皮膚又給撕破了，指甲也折斷了，周圍又重新響起一陣陣的咒罵和喘息，人們在潮濕的粘土中干活，干得精疲力盡。不時，有人迸出一聲痛苦的呻吟，接着

握住了他的脚，或是握住了他的手指，一边扮起了怪脸。

“别装出哭哭啼啼的怪样来，你这个膿包，装给你妈妈看嘛！”马上有人会向他高喊，其他人应声笑着，一边把头更深的埋到那尘土里干活去了。

混血儿阿竹奥拉却找了一个安全的地点，舒服地躺在那儿的一块石头上，连声催迫着工人。我们站在山上，老远望去，他好似一捆黑色的破布，蹲在他那雪茄烟的烟雾里，拿着一根树枝，在驱逐蚊虫。他不时站起来，扯开嗓门喊道：“喂，卡塔高，混蛋，你在那儿干什么，你这个懒汉！我不是带你来睡大觉的，他妈的！”

“我的手指压伤了，老板！”

“要是伤得厉害，那你干脆滚进医院里去吧！我这儿不需要哭鼻子的女人！”

卡塔高没有办法，只好拿粘土涂在伤口上，止了血，继续干活去了。

“水！水—水—水！”又有些人喊起来了，虽然天上还在下雨，他们的身上却淌满了汗水。

“妈的，天这么冷，这些猴崽子还要讨水喝！他们只是想偷懒，没有别的！”

卡莱罗上身脱得赤条条的，溅了一身泥浆，他正拿着一根铁棒，想敲碎一块巨大的岩石。这时，听到那混血儿在叱骂工人，他愤怒极了，高声大吼，举起铁棒，狠命地往一个裂口里打下去，血管和肌肉都跟着鼓了起来。

“当心啦，你这笨牛，要是铁棒一滑，那你就滚到地狱里去吧！”我大声警告他，我想象中好似看见他象皮球似的从陡峭的山坡上滚落下去。

“下面那只狗把我气死了！”他扯直嗓子嚷道，一边从石隙里拉起了铁棒，又指了指阿竹奥拉。“瞧他对待工人们的那副模样，仿佛这儿多余的是他们，而不是他。但愿滚下一块大石子，打烂这弯腿家伙的丑脸！”他激烈地用手揩去额上的汗水，他的脸变得更髒了。

十一点钟刚过，那个在阿竹奥拉厨房中打杂的孩子出现了；他的头上顶着一只装食物的盒子，提起尖锐的高嗓子喊了一声，叫我们赶快去领饭食。他是一个弃儿，一个安静的孩子，皮肤白晰，却长着一脸的雀斑。

“喂，心肝宝贝儿！别叫断了你的脐带啊！”有人听到这孩子又尖又高的嗓音，就拿他开玩笑。工人们都格格地笑出声来，放下斧子和铁棒，爬下山来了。

孩子拿出了所有的罐头，都是铍皮做成的，铁丝的把手，他把食物一分好在这些罐头里边。埃密尼奥把两只髒手在襯衫上擦了一下，对卡莱罗说：“快去把我们的罐头拿来，别给他们搞错了，把我们的东西也吃得精光。要是吃掉了我们的东西，我们只好拿阿竹奥拉给工人们吃的东西来填我们的肚子了。”

卡莱罗不用吩咐第二遍，早已经奔了过去。一会儿，我们已经坐在树荫底下，把吃的东西放在膝盖上。老板娘没法给我们带汤米，就多给了每人一小块肉和一点甜食。

“这个混蛋，他怎么拿牲口吃的东西给人吃！”卡莱罗指了指阿竹奥拉，愤愤地说，一边握了一大把米饭，塞进了嘴里。“象他这样干，谁不会发财？一把大米，几粒黑豆，四只香蕉，再加几小块霉黑了的甜食。这算是什么伙食？我真不明白，这些工人怎么咽得下这种东西！”他吃得噎了，连连咳个不住。

“他拿的钱也不少，跟工头潘巧一样：每天足足有两块五毛

錢，”埃密尼奧又添上一句。

阿竹奧拉的工人們的兩隻手，因為經常跟冷水作伴，又不时地擦在岩石上，弄得伤痕累累，他們一聽到吃东西，連手上的粘土也不去拍掉，就用几只骯髒的手指，拿起食物，往嘴里塞。有几个餓慌了的家伙，不消四分鐘，早已吃得罐頭底朝天，連罐頭里面的湯水，也喝得点滴不剩，接着就狼吞虎咽地对付那几小块香蕉。

远远地出現了貝托拉茲和他的秘書阿連塔，他們都披着華貴的披肩，騎在馬上，一前一后的从小路上过来。阿連塔是个瘦子，生得又黑又長，好象一根鐵絲，我們就送給他一个渾名，叫他“鐵基督”。阿竹奧拉看見他們过来，神經質地摸摸自己的胡髭，裝出一副畢恭畢敬的模樣，迎向前去。

他們走來時，我向他們說明，現在我們要用炸藥了；山坡已經清除出很寬的一段，可以動手爆炸第一塊岩石了。

“行，阿連塔回答，“那我就留在这儿附近，可以督促工人，叫他們趕緊工作。”

埃密尼奧听了這話，眯緊了一只眼睛。我聳了聳肩膀。

阿竹奧拉摸出一只大金表，看了一眼，把它在襯衫上拭拭干淨，然後喊道：“孩子們，時候到啦！開始吧，大家加油干呀！”

卡萊羅看見阿竹奧拉上了一下表，便叱罵道：“真是個強盜坯，他至少叫我們多干四十分鐘的活，他把時針倒撥回去，想叫我們遲一點放工。”

我們需要炸掉八塊岩石，這八塊岩石已經露出了地面，一切都已準備妥當，只等着領取炸藥。阿連塔打開箱上的大鎖，好奇地對我們望了幾眼。卡萊羅捏着粘土，我們割下八根一尺多長的引火綫，用牙齒咬着把引火綫壓緊在起爆匣上。

“这种活儿多危險啊，在起爆匣上只要多啃进了几公厘，你們的下巴就会給炸得粉碎！我是無論如何不願意干的，哪怕他們給我多少了不起的好東西！”阿連塔喃喃地說。

我們抿着嘴只是笑笑。八根炸藥芯很快的准备好了，我們只消把起爆匣裝上去就行了：我們用一根很尖的樹枝，在軟軟的炸藥上刺了些窟窿，把起爆匣插進去，再壓壓緊——好啦。

“這兒需用十根芯子，那兒要四根，再那兒十二根……”

我在每塊岩石上寫了數字，埃密尼奧整理好炸藥包，插上了炸藥芯，這些炸藥芯也早已裝上了起爆匣和引火綫的。然後我們把那些小包分別放在各塊岩石上，用卡萊羅所准备好的粘土，把它們牢牢地粘在石上。

“小心些；別留下了空洞，空氣穿過空洞，就會碰上炸藥的！”在我們把半球體的、褐色的粘土捏在岩石上時，我再三警告着埃密尼奧。

現在，只消把露出在粘土外邊的引火綫整理一下，就可以引火了。我們拆開引綫，塗上油蠟般的黃色炸藥。我拿起半段芯子，插在木棍的一端，用火柴點着了，頓時冒起一股烟火。我趕快從一塊岩石奔到另一塊岩石，去點着引火綫，一邊高喊：“點着啦！點着啦！”

工人們趕緊拋下了工具，奔到掩護地點去。那個一直不離我們左右的“鐵基督”，這時也象一位撩起了長裙的老婆婆似的，急忙地提起他的披肩，拔腳飛奔，好象射出一顆炮彈，一直沖到一棵大樹的後面，隱藏了起來。阿竹奧拉那雙彎腿，被他的斗篷繞住了，一失足，滾進了一個很深的小水潭里。胖子卡萊羅正緊跟着他跑，一時收不住腳，跟着跌翻在他的身上。不過他一骨碌馬上爬了起來，滿嘴里咒天罵地的，簡直象瘋了一樣。我們看

到后，連眼泪也笑出来了。我們从从容容地走到一块凸出的岩石后边，非常安閑地坐了下来。要引火綫燒完，还得有一会儿呢！

蓬！……蓬！……蓬！

炸药爆发了，大地随着震动起来，黑黝黝的群山那里，也隆隆地传来了回音。石子颯颯地飞掠而过，落在树林里。我看見有些还飞进了河里，濺起了片片水花，一股辛辣刺鼻的白茫茫的烟霧，在山坡上空旋轉，把道路也遮住了。

埃密尼奥蹲在我的身旁，他閉上了眼睛，扳着手指儿，計算着爆炸声。当最后一声爆炸振动着我們的耳膜时，他跟着喊道：“八！”

于是我們一起发出危險已过的信号。

“好啦，孩子們！”

周圍响起一連串的欢呼声。

陣陣的爆炸，使哥斯达黎加人想起他們故乡村子里欢度节日的白炮，而那些尼加拉瓜人，却想起了蹂躪他們家乡的血腥的战斗。

“特拉拉……特拉拉……特拉拉……！”有人模仿着那种宣布斗牛开始的喇叭声。

“喂，老猴子，快把发辮^①給我！我就要跟这头長着褐色斑点的狡猾的牛斗上几个回合啦！”有人向一个老头儿嚷嚷道，那老头儿的背上披着一个麻袋。

“孩子們，孩子們！我似乎是在潘侖拉果南打仗呀！”又有一个尼加拉瓜人高声的說。

工人們正在說笑，却招来了阿竹奥拉的一頓臭罵，这种节日

① 斗牛士帶着发辮。

般的慶祝就此結束了。工人們默默地服從他，把一肚子的憤怒發泄在粘土和石子的身上。

八塊岩石，現在變成了八個冒煙的噴火口了，四周留下了一些鋒利的碎石片和炸藥包黃色的破紙。看起來好似一個暴跳如雷的巨人，為了發泄他的怒氣，揮了八下有力的拳頭。

我們拿起斧子和鐵棒，把破紙碎石掃到一旁。接着又開始一場新的爆炸，於是大家又一次的飛奔，又一次的拿起斧子和鏟子清掃殘余。這一天，就這樣的在雨水中度過了，雨水不停地落在我們的背上。卡萊羅不時側轉了頭，淺藍色的水點就沿着他的黑毡帽，一滴一滴的掉落下來。

岩石那兒總共只剩下三四個人，正在清除最後的幾塊石子，其他的人都待在下面，站在深達膝蓋的泥漿地里，低著頭干活。突然，聽得高處大喊一聲：“下面的人注意啊！”

我們抬起頭一望，一塊巨大的岩石正循著危險的鋸齒形的路綫從山坡上直滾下來。那個披著麻袋的老頭兒吓得丟掉了鏟子，想拔腿逃跑，可是他的腳卻陷在粘土里，再也提不起來。轉眼間，那塊巨石已經裂成兩片，其中一塊正打中了老頭兒。只見他一聲驚呼，已經撲倒在泥地里了。很多隻喉嚨同時發出恐怖的叫聲，工人們都向出事的地点奔去。

“媽的，快干活去！要不是這老傢伙在睡覺，怎麼會出事？”阿竹奧拉大吼，他拿起趕蚊蟲的馬鞭，連連抽打著自己的靴筒。

老頭兒撲在泥沼地里，好像一條蛆蟲似的蠕動著。卡萊羅和我把他抬了起來。

“喂，喂，你身體站直了，”卡萊羅對他說。

可是老頭兒再也站不起來，他已經昏厥過去了，頭垂在胸前，受傷的腿象一條懸空的破布似的，來回搖晃著。我們把撕碎

的褲子拉了起来；他的膝盖已經打碎，露出了骨头，一条黑黑的血流从伤口直噴出来，連腿上的粘土也給冲掉了。

“赶快把他送到律蒙的医院里去吧，”埃密尼奧向工头請求，可是那个西印混血儿惱得差点儿拔掉了自己的胡髭，他終於喚来了两个工人。

“把这老家伙抬到卫生車上去。反正有医生会料理他的，等到星期四的列車到了，再把他帶走。”当那两个工人抬起老头儿，往宿营地走去时，他还望着他們，狠狠地說：“找上这种懶家伙来工作，才会发生这种事情！整整一个下午，就少掉了我三个工人！他媽的！”

卡萊羅咬着自己的嘴唇，对这个混血儿扫了一眼，眼睛里差点冒出了火，破口罵道：“該死的狗工头！他对待这位老人好象是一头牲口！他不該把可憐虫抬在卫生車上，而是应当向意大利人借一輛汽車来，負責送他上律蒙去。到了卫生車上，他伤口上的血准会一直流到星期四。那个医生根本是头肥猪，当然跟平时那样的整天喝得酩酊大醉，哪里想得到去照顧他？”

现在，不再听到呼喚声了，也沒有了戏謔和大笑。一团万分悲哀的云雾压在工人們的心上，他們低下头掘着粘土，沒有一個人出声。

一个种植园工人，尽可以拿一件小小的事故大开玩笑，因为他們的感觉已經变得迟鈍了。可是，一旦他的同伴們遭到了最不幸的灾难和忧愁，那他的感触也特別深。他感到这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雨越下越猛，混血儿对工人們的叱罵也越来越瘋狂，越来越粗野了。于是铁棒和斧子叮叮咚咚的响过不停，連牙齿也震动了。不时响起一陣隆隆的爆炸声，可是再也引不起人們的共鳴。

疲憊、惡寒和潮濕磨折着工人們的肉體和靈魂。

當阿竹奧拉下令回家時，四點鐘早已過了好久了——果然不出卡萊羅的所料。工人們干得四肢癱瘓，把工具扛上肩頭，排成了一個長長的隊伍，開始踏上歸途。他們彎曲的背上濺滿了稀濕的粘土，還在一滴滴的往下淌，卡擦——卡擦，卡擦……鞋子踩在泥沼地里，冒起了水泡。

我們也回家了。卡萊羅頭腦發痛，兩手按住了太陽穴，裝出一副怪相，還不住地哼哼着。我的頭也感到嗡嗡的響，的確我自己也已經很久沒有干過這種爆破的活兒了。我安慰他道：“過一會兒，就會舒服過來的，出不了四天，你就會習慣那些濃煙了。”

“我們最好先在這裡把身上的塵土洗一洗掉。反正已經淋濕了，洗個澡，也可以清醒一下頭腦，”埃密尼奧建議。說了就做：片刻，我們衣服鞋子也不脫，就跳下翻騰的河中。

回到宿營地後，我們馬上往吊床上一躺，簡直同死了一樣。卡萊羅愁容滿面，咕噥道：“那個意大利人把我們的計劃打亂了！那個‘鐵基督’老在那兒東聞西嗅的，我看根本不可能弄到炸藥了。”

“你以為是這樣嗎？我看，是要慢慢來的，交給我辦好了！”接着，我想到一個好辦法：“我跟你說，今后的十四天里，我們自己弄吃的，不但可以吃得好一些，價錢還便宜。工頭不會因此生我們氣的；因為這段時間內，我們又不是替他干活。你以為怎麼樣，埃密尼奧？”

“你說得對，我們怎麼沒有想到呢！”

卡萊羅象一條彈簧似的，一下子從吊床上跳了起來，搖晃着胳膊，睜大眼睛嚷道：“我知道你們搗的是什麼鬼！媽的！你們要是想把我趕進廚房去，那可不行！假使一定要自己煮飯，也只

有輪流着來干，每人一天，要這樣才行！”

“你們要是同意，那由我獨個兒來煮好了，事情不就解決了？”我笑着回答。

隔了一會，我們揹着借來的背包，口袋里藏好了我們的積蓄，到公司的所在地福爾吐那去。一去一來，路上要走三個小時。

我們到達福爾吐那的時候，天色已晚。這個所在地上的建築是一些寬敞的木屋，陽台很大，有一條通往鐵路綫的橋梁。我們一路走來，早已渾身是汗，登上了一座寬大的石級。卡萊羅想先休息一下，便到外面的陽台上找了個地方坐下。我們踏進了店鋪，手里拿着一張長長的貨物單，寫着我們想要購買的物品。

店鋪的櫃台後面，坐着一個黑人店伙，正手忙腳亂地搞他的賬目。他聽到我們向他招呼，只是抬了抬他的四方臉兒，動了動兩片凸出的厚嘴唇，搔了搔光禿禿的腦殼，再把他的藍色眼鏡挪挪好，裝出一副不樂意的神氣，意思要我們等候一下。在那張店桌上，還蹲着兩個黑人，他們專心地望着面前的棋子，一聲不響；一個巡官，正在翻閱一份報紙，兩盞巨大的圓柱形的燈掛在天花板下，輝煌的白光向室內傾瀉，叫我們的眼睛張也張不開。

不一會，卡萊羅也進來了。他看見我們還象傻瓜似的耐心等待在那兒，就拿起砍刀，往店桌上一擊，嚷道：“他媽的，這兒沒有人做買賣嗎？”

那黑人頓時跳起身來，噁哩咕嚕地罵了幾聲，一對布滿血絲的眼睛，向我們瞟了一下，用英語憤憤地問道：“你們要什麼？”我們壯起了膽，拿起單子上上下下瞧了半晌，有意讓他等上一會兒。他看見我們沒有馬上回答他，就舉起拳頭，向桌子上一搯，嚷道：“喂，趕快，趕快，趕快！”

“那猴兒要幹什麼？”卡萊羅聽不懂黑人的英語，輕聲問我。

我大致懂得他的意思，就解釋給卡萊羅聽。

我們想盡各个办法，向他說明我們要买的物品，我們的話杂乱而急促，既不是英語，也不是西班牙語，同时还做出种种手势和符号，借此向他解說。这个店舖里的商品，都是按照美金标价出售的。我想要購買几块肥皂，于是用支离破碎的話对他說：“Gimi fisti sen of sop①”

那黑人只聳了聳肩头，輕蔑地嗤笑了几声。于是，我拿起我的衣角，裝出洗衣服的模樣，搓了几下。他才明白过来，我还用同样办法向他購買了油脂、大米、黑豆、糖、鱈魚干和其他一些物品，我們還想买一些特別的东西，甚至購買了这样的奢侈品：两听煉乳。那黑人毫无禮貌，把我們要买的东西，往柜台上一扔；所以，我們要想挑挑剔剔，討价还价，那是根本想也不用想。我們把所有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后，我開口問道：“Ja, machi?②”

这家伙对这句话倒很明白，他馬上从耳朵上拿起一支鉛筆——那只耳朵大得賽似一叶白菜。他把每个价目加起来，鉛筆还没有放下，就大声說：“十九元九毛五！”

“什——什么？”我叹口气，吃惊得几乎連最后一个字也没有說出来，“二十元差五分！”

卡萊羅踏进一步，他皺起眉头，对着我看，眼睛眨了几眨，心里正急急地在复算着那笔賬目。起先，我們以为这批东西总共超不了五十个考隆，还打算把剩下来的現款向黑人們买些白菜。我剛要詢問每种商品的單价，卡萊羅打斷了我的話头：“八十个比索嗎？这个不要臉的家伙至少哄騙了我們三十个比索！”于是

① 洋涇浜英語：給我五毛錢肥皂。

② 洋涇浜英語：多少錢。

扯直了他的大嗓子，向那个黑人連声叫嚷，他的臉也扭歪了，两只脚在地板上踩着，拳头把桌子搥得砰砰直响。

那个黑人火了，扫了他一眼，厉声道：“I don't understand.”

“他說他不懂你說些什么，”我替他翻譯，心想平平卡萊羅的怒气。

可是卡萊羅依旧怒冲冲地向我直嚷。“他不懂？要是我把这个騙子手的母亲痛罵一頓，你看他倒底是懂还是不懂！”

卡萊羅身子向前一扑，打算狠狠地干一下，埃密尼奧一把拖了他回来，又朝一个巡官那儿侧了侧头。这时那个巡官正在走过来，他一面玩弄着他那插在子弹帶上的手枪，一面喜爱地观赏玻璃柜里的小摆设。事情非常显明：要是我們要把所有的东西帶回家去，而且不愿意遭受到任何人的責罵，那末，我們就必须按照黑人討的价錢付款。

“还有‘吉士’哩①，”埃密尼奧呐呐地說，他所以談到这号牌子的香烟，目的是要提醒我一下，因为我早先答应过要买那种香烟，——在这个公司所在地上，除了“駱駝牌”②以外，这是唯一的一种香烟了。

这时，卡萊羅在旁边狠狠地說：“你对这个臭家伙說，叫他馬上給我們拿三杯半公升的酒来，好讓他又把我們的東西搶得个精光！”卡萊羅余怒未息，臉色发了青。

他一口气把一大杯甜酒喝下肚去，使劲擦了擦嘴巴，向地板上吐了一口，叱罵道：“这个强盜，惹起我一肚子的憤怒，我喝光这杯酒，压压这把火。”

① 吉士：一种美国香烟。

② 駱駝牌：一种美国香烟。

我們离开了福尔吐那，一路上把这个黑人騙子、把巡官和联合果品公司痛罵了一頓。

在黑黝黝的香蕉园之間，东一点，西一点，閃耀着螢火虫的綠光，雨还没有停，我割下几片香蕉叶，盖住了裝食物的袋子。

我們离开了公司所在地，还没走上五十步路，忽然，卡莱罗好象向人挑战似的，扯开喉嚨，拖長声音，叫了起来。显然，甜酒已經把他的头腦弄昏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回答了他：“安靜些，你这个搗蛋鬼，你要再吵吵嚷嚷，我就打爛你的背脊！”

卡莱罗把袋子往路上一扔，轉过身来，怒冲冲地咆哮道：“忘八蛋，我本来要揍死那个黑鬼，現在我要你这婊子养的尝尝我的厉害！”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閃光，粗野地揮舞着那把鋒利的砍刀。我們用尽力气，才把他攔住了。等他稍稍安靜下来时，埃密尼奧对他說：“别干出这种蠢事来啊，你这个傻瓜！难道你要把以后十四天里做工掙来的錢，去裝滿那个巡官的口袋嗎？”

“不，决不可能！”卡莱罗叫道，他偏身拾起了袋子。“我宁愿坐牢，也不愿給那个大肚子一分錢。”他一句話不說，大踏步向前走去。

九点鐘光景，我們又回到那座小村子里了。有一些茅棚里还亮着灯光，他們多半是尼加拉瓜人。我們經過时，喊道：“好好的睡吧，尼加佬！”

“喂，你們这些卡塔果人！注意，別讓巫婆吓了你們！”里面的人回答，他們光凭声音就听得出我們是誰。

回到住宿的地方，我們把裝食物的袋子解开，发现裝大米和糖的紙袋破了，里面的东西已經掉在袋底，混淆在一起。这一定是卡莱罗把袋子擲在路上的时候弄破的。这个做了坏事的家伙，他还是毫无悔意，說：“那更好了，我們至少可以吃到甜的大米

了。”

“好，那你馬上去准备吧，反正明天該你煮飯，”埃密尼奧回答。

“难道該由我第一个开始？”卡萊羅把帽子朝角落里一拋，又添上一句：“要是下星期一又得去拿食物，那你們單獨去好了。我怎么也不去了。”

在以后的十四天里，我們都自备伙食，那就是說：我們干了一整天的活，在下午五时左右回来时，虽然是又湿又累，三人当中輪到煮夜飯的，还必須生起灶火，侍弄那些当作鍋子用的有稜角的空罐頭。我們还煮好第二天的中飯，把飯裝在罐頭里，帶到工地上，吃冷的。

輪到埃密尼奧煮飯的那天，簡直是我們的一个节日：既可以准時吃到，而且一定美味適口。

卡萊羅的脾氣跟暴風雨相似。他生起的灶火，仿佛准备烤一头肥牛似的。我們在阳台上就可以听到他的大声的咒罵，听到他在为鉄罐頭生气。后来，他拚命的把火吹旺，仿佛要吹掉整幢屋子似的，屋子里弥漫着濃烟，不久，他已經拿起一把刀，敲着牆，叫我們吃飯去。他自己却回到阳台上，三口两口的咽下了自己的一份；他用手指擦着汗，汗水在他涂滿煤烟的臉上直淌下来。

輪到我燒飯那天，對我們三人說來，都要倒霉！我不允許任何人走近廚房，在廚房里，我自己任性吼叫，象一只关在籠子里的美洲虎。眼睛給烟薰出了眼淚，从头到脚都薰得墨黑，要是不小心燒伤了手指，那我会把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罵个遍。等我喊他們來吃飯时，早已夜色蒼茫了。卡萊羅抓住他的罐頭，用指

尖試了一下味道，裝出滿臉厭惡的神氣，嘆口氣道：“唉！做這種薰壞了的米糰，也值得這樣大叫大嚷！”

我真想把煮飯的鍋子套到他的頭上去。

黑人克律頓經常出去打獵，逢到他出獵順利，我們至少也可以吃到一頓好菜！因為他照例會送一塊野豬肉給我們的。克律頓每天黃昏都要到森林里去，他背了一隻麻袋，戴了一頂沒有帽舌的破帽子，腿肚上用繩子把綁腿系住，肩頭上掛着他的最珍貴的寶物：一支槍身發鏽的火槍，一根鐵絲扎住槍柄。不過我們只要聽到老遠槍聲一響，就會高聲歡呼起來：“明天我們有肉吃啦！”

接着，老頭兒興高采烈地歸來了，他那種親熱的招呼聲把整個宿營地都驚動了；所有的人都跑出來，對他背上拖着的獵物，嘖嘖稱贊不住。

這時候，我是不出去觀看的，我要等到半個鐘頭以後，才悄悄地踏進他家的廚房，假裝完全不知道他獵到野獸這一回事。這時克律頓早已拿了刀，站在桌子旁在宰割，他的老婆舉着油燈，替他照亮。“Gur nai, mai fren. Gur nai, mama”^① 我問他們問了好，並連聲驚羨着這頭獵物，還贊美這次成功的出獵。

這些黑人笑容滿臉地歡迎我。他們當然心里明白，我上次送了他們魚，這次是來討回禮的。

“肥極了，真是肥極了，”老頭兒向我保證。這是一頭肥肥的野豬，咖啡色的腰際有幾顆白色的斑點。老頭滿意地指了指它的牙齒，輕輕撫摸着這頭野獸的腰部。隨後，他把我的那份肉給了我，有幾次，老媽媽還送給我幾塊鮮美的有條紋的棕櫚。

① 洋涇浜英語：晚安，我的朋友，晚安，媽媽！

可憐的克律頓老头！有时候，他蹲在密密的森林里，一連八个晚上，沒有一点收获，最后才能射上一枪。他忍受着蚊子的叮螫，和蛇咬的恐怖，光是为了能吃到一块肉！

尽管“鉄基督”和混血儿阿竹奧拉小心戒备，我們还是弄到了二十五个炸药芯，和連在芯上的起爆匣和引火綫。我們略施小計，瞞过了这两个监工。就这样弄到了炸药：有几次爆炸岩石，我們把引火綫只在起爆匣里插进几公厘深，讓火花达不到炸药。結果炸药当然沒有爆炸。我們却故意裝得无法可想，把起爆匣指給“鉄基督”看，說它們已經失效了，裝出不屑一顧的神气，一揮手，把它們拋进了树林里，等到沒有人注意的时候，再进去把它们拾回来。要搞几根炸药芯子来，那才是件危險的事情哩！

阻塞道路的碎石堆里，埋着很多树干，要用炸药，才能把它们清除掉。我們把三十多个芯子扎在一个炸药包上，接上一根引火綫，那引火綫差不多还不到一指尺長。我把炸药安放在树干的裂縫里，点燃了引火綫，高声喊道：“点着啦！朋友們！”

埃密尼奧和卡萊羅一听到我的声音，馬上拔脚飞奔，他們的鞋子在粘土上踏得劈劈拍拍地直响，其余的人也都心慌意乱，跟着他們奔跑。那位“鉄基督”跑得命也不要了，仿佛背后有魔鬼在追他似的，他的腿几乎跑脫了臼，那个驼背阿竹奧拉緊緊跟在他的后面。我也跑了几步，看到所有的人已乱成一片，意料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便赶快奔回去，从炸药上拉下两三个芯子，連縱帶跳的消失在最近一块岩石后面了。有几次，我还没有来得及蹲伏下来，炸药已經炸开了；一長串隆隆声在我的耳朵中响个不停，树枝和树根也劈喇拍喇地在我的身旁直落下来。有时吓得我血管里的血也几乎凝結了。

“我真不懂，这么重的一包炸药，这些疯子为什么不用长一点的引火线呢！”时常有人喃喃地说，用唾液润湿着自己的臂肘，因为在他往地上扑下去的时候匆忙之中把臂肘撞破了。

埃密尼奥向我眨了眨眼睛，吃吃地笑着，卡莱罗惊慌地奔过来，想弄个清楚，我是不是真的还活着。

有一次，我在这种疯狂的赛跑中跌了一跤，膝盖撞在石头上，吓出一身冷汗。那条腿足足有五天工夫始终不能动弹。不管怎样：我们到底弄到了足够的炸药，至少有两个星期可以尝到鱼味了。

大山般高的碎屑堆一天少如一天。另外几段路綫已经开始铺軌了。貝托拉茲搓了搓手。阿竹奧拉滿意地哼着，一边在計算已經完成的工作。工人们流着汗，繼續累死累活地干活，直到膝盖没入泥潭时才停工。

星期天，我们彻底的洗了一次澡，把所有的脏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我们都脱得一絲不挂，来到河中，坐在一块石块上洗着，把手指也擦伤了。卡莱罗渾身上下抹遍了肥皂，也許，他是想把他那巧克力色的皮肤擦得光亮些吧。开头的几分鐘，他好似一堆洁白芬芳的泡沫，光露出一对烏黑的眼睛，可是，片刻后，酷热的阳光破坏了那种燦爛的光彩，干了的肥皂沫在他的皮肤上烤炙。我不懂，他怎么受得了这种粘膩的感觉。老实說，抹了一层潤湿滑粘的肥皂，免不了要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卡莱罗光是时时把臉儿抽搖一下，放松那干燥的臉上的皮肤。他繼續卖劲地洗他的东西，几小时后，他自以为已經洗得相当干净了，就把衣服攤开在河岸的石块上晒干。然后，退到阴影里，他看到我的手指在石块上擦伤，不住地向手指节骨上哈气时，高兴地嘲笑我

这种沒有結果的努力。

可是我們无法不擦伤手指，和忍受太阳的折磨；因为在安德劳美塔很难找到人接受这种活計。偶而有几个女人有空替你洗衣，可是代价太貴了：帆布褲子要两个考隆，襯衫要一个考隆，洗好的衣服，也沒有熨过，就交給了你。这一次，我們大洗而特洗，把东西攤开，晒干，然后，向最近的水塘里投下炸葯，在水里追捕那些震暈了的魚群。

雨季已經結束了，发工資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我們都喜气洋洋，仿佛一場盛大的宴会就在眼前，大家高声的欢笑，尽情的歌唱，高高兴兴地度过了这些夜晚。只有我們那位可憐的鄰居白亭勒却腰酸背痛，蜷曲在隔壁的茅棚里。有一晚，他几乎流着眼泪，恳求我們不要太吵鬧了；因此，我們決定到我們尼加拉瓜朋友們的大宿舍里玩儿去。他們高兴地接待我們，四面八方响起了兄弟般的問候，还有愉快的諷刺和玩笑。我們坐在苏巴尔沃罗老头儿的旁边，他向我們談起他亲身經歷的洪都拉斯几次战斗中的險遇。

离我們不远的地板上，有几个披着毯子的尼加拉瓜人，湊着一盞小小的油灯，蹲着在那儿玩弄破旧的扑克牌。在他們的身旁，又有一个人臥在地下，挺直了身子，湊着一支慢慢弯下的蜡燭，在費勁地写信。黑暗的角落里，閃着雪茄烟和香烟的火光，在半明半暗中，人影幢幢；笑声和輕輕的談話声不时响起在耳畔。

在一个角落里，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嘶啞的哼哼声。“卡洪契塔又在歌唱了，”苏巴尔沃罗老头儿向我們解釋。

卡洪契塔唱着一支我从未听过的歌謠。他是我們宿營地上

唯一的洪都拉斯人，他自称已经走遍整个中美洲，他性格安祥，心地善良，嘴唇上老是挂起温和的微笑。

那老婆子名叫阿妮妲，
她的微笑奸诈又狡猾，
大家瞧啊，她象一头驢子
走出了玉米地……

“唱下去吧，卡洪契塔，我听得入了迷！”大家七嘴八舌的叫喊起来。这个歌调，到底来自哪一个遥远的地方的呢？他接着又唱了一个歌曲，歌声是那样的缓慢；难道是美丽的天^①的曲调吗？他的愉快的歌声讨好着每个人的耳朵。

她的朋友们把帽儿脱下，
唐·鲍律卡波，他们说：
你多好啊！
你多好啊！
要好好的留神；
唐·鲍律卡波，要不，
你会吃到朋友们的毒药！

尸体四千个，
滚下了山坡，
唐·鲍律卡波，

① 美丽的天：一首著名的墨西哥民谣。

它們爬出了坟墓，
爬出了坟墓，
唐·鮑律卡波，
正在找你呢，那四千个！

“別唱啦，你这个該死的洪都拉斯魔鬼！我們这儿的人誰还不記得，这是鮑尼拉干出来的卑鄙无耻的丑事，”有一个尼加拉瓜人从角落里喊道。

这个洪都拉斯人揶揄地笑着。于是大家吵吵嚷嚷的，很快地把整个茅棚都激动了起来。

人們想起了往事：他們談到遙远的故乡的景象，談起那些著名的战斗和一些游击队偉大的首領，还談到那些城鎮和村落。零零落落的說話声在半明半暗的房間里回响：“……我們从拉斯格列埃塔斯来的人都听到那次伏击……”——“他們簡直象一群孩子，乱奔乱跑！”听众中有人插嘴，他知道拉斯格列埃塔斯战斗的經過。

又有一个模糊的声音：“……那位查柏塔將軍喊道：‘孩子們前进！’于是……”

离我們不远，坐着工头荷安，他也是尼加拉瓜人，高高的身材，白晰的皮肤，是我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談起他經歷过的事迹：“……那是在拉果那且潘勒。已經下午了，我們装备了‘斯勃林菲尔特①’，有些人还装备着‘康康’②。媽的！他們却帶着机关枪！拍拍刺刺……拍……拍刺刺拍！甚至还帶着大炮：砰，砰，砰！于是……”

①② 枪名。

“你可要好好的留神啊，工头荷安，”爱说话的卡莱罗打岔道，“可别弄错了，把枪口对准我们，否则，那你要我的命啦。”

听的人都哈哈大笑，对他喝起采来。我也逗逗工头荷安：“荷安，你可知道这里的人是怎么说的？只要把一根套索抛进蒙那加的公园里，包你每一次都可以抓到一个将军！”

“你知道蒙那加的人是怎么说的？”老头儿马上回驳。“哥斯达黎加人是拿了阳伞工作的，所以他们的皮肤没有晒焦。”

这个反驳引得哄堂大笑，大家对工头荷安齐声喝采，他已经在这场斗嘴中占了上风。

接着，他们又谈起那些念念不忘的地方和亲爱的女人：南达米，奚南地加，格蘭納达，馬薩亞，律伐斯，热諾塔加，瑪麗亞和儒安娜……这些香蕉工人，一年四季，不管日晒雨淋，都得在潮湿的泥地上累死累活地工作，精神上似乎早已变得麻木不仁了，他们突然会用嘶哑的声音讲起话来，因为他们的心里正交织着乡愁和柔情。于是在我的想象中，出现了一些可爱的小村庄，座落在烟雾弥漫的蓝色山脚下，这些和我现在并坐着歌唱的人们，在美国佬的鞭子和暴君的佩刀底下，被迫从那儿逃跑了出来。

可憐的尼加拉瓜的兄弟們！他們抱着滿腔的熱望，高高兴兴地来到这个国境，想寻找自由和工作，结果，却重新落入了美国佬的手里，他们辛辛苦苦地干活，只是填满了那些贪婪的巡官们的口袋。他们在山嶺中流汗，他们在沼泽上流汗，他们结实的身体日渐瘦弱了。最后，干脆得跟车鞭的皮带一样，等他们完全倒下后，甚至还要为联合果品公司献出他们的白骨。那些香蕉园是用白骨来作肥料的，有尼加拉瓜人的白骨，哥斯达黎加人的白骨，黑人的白骨，和所有工人們的白骨！

新的一天又到来了，灿烂的阳光照着大地。深蓝色的天空

中，只有一朵朵白云在浮游，接着，白云慢慢地分散了。从那潮湿的大地和绿油油的沼泽中，懒洋洋升起了一层稀薄的云雾，似乎在阳光中颤动。

黑人们的茅棚里，传出了笑声和歌唱，时常有一个黑人走出茅棚，走到阳台上，向我们夸耀着他们的漂亮的衣服和鞋子，他们也要庆祝一番了，忍受混血儿阿竹奥拉虐待的日子是过去了。他们跟我们一样，躺在吊床上，等待发工资。

快到下午两点钟，宿营地上顿时活耀起来了：工人们都拥到轨道上来，心里充满了紧张和期望。

陌生的脸也在人群中出现了，他们不是以赌博为业的骗子，便是身穿卡其制服、皮带上插着手枪的警察，另外还有两个已经上了年纪的妓女，难看的脸上涂满了香粉和胭脂。

克律顿先生的黑太太也来了，她带着一只大茶盘，坐在阳台上兜卖甜食和糕点，那些甜食象她本人一样，又大又重。

机车的汽笛声告诉我们火车快要到来了。欢呼声越发响亮了。有人迎着火车奔过去，挥舞着他们的工账单，工头们都穿戴得整整齐齐，昂起了头走着；一切都象纯金一样，闪烁着光芒。

我们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移动一步。会计待在车上，把钱付给工头和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员，然后由工人们到工头的茅屋里领取他们的工资。我们以为我们干的是爆破工作，也许将由阿竹奥拉交给我们支票，或者直接从贝托拉兹那儿拿到我们的工资。卡莱罗出去散步了。

一小时后，机车又拉起了汽笛，表示付款已经结束，列车马上要离开了。隔了不久，卡莱罗也回来了；他左手拿着一块黑面包，右手拿着一块甜食。他摇晃着这块红白糖做成的甜食，嚷道：“你们可知道，我向克律顿先生的黑太太购买面包和这块薄

荷糖的时候，她向我講些什么来着？混血儿阿竹奧拉搭了會計車走啦，他把他全队工人的工資都卷跑啦，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干出这样的事。”卡萊羅的眼睛睜得滾圓，叫人看着害怕。“有一个認識他很久的人告訴我，这个駝背的刮皮鬼干出这种丑事，已經不止一次了。”

埃密尼奧激动地跳了起来，我把他制止住了，安慰他，并把这件事向他分析了一下，說反正我們是替貝托拉茲干活，該由他付錢，所以阿竹奧拉根本跟我們不相干。

我馬上去找工头潘巧；請他向貝托拉茲解决我們的事。工头潘巧正在給他的工人們分发工資；我只好坐在阳台上等待。

好些人喝得爛醉，在宿营地上狂呼乱叫。有一个蓬头散发的汉子，卷到膝盖的褲脚随风飄动，他跳到軌道上，大喊：“喂，朋友，这儿有你吃的！讓那个胆小鬼滾掉吧！我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他，他媽的！”他扑倒在地，象青蛙似的来回縱跳着，手掌拍打着地面。这时，上面阳台上来了几个人，把他們的手制止住了。

突然，这家伙掙脫了大家的手臂，奔到鐵道綫上吼叫道：“別逃呀，你这个胆小鬼！讓我們看看你到底是一只蚱蜢还是一个有種的汉子！”

那些吃公事飯的人很快的赶到那儿，看的人都四下逃避了。警察的沉重的佩刀閃着光，巡警的棍子也在揮舞，有些可憐的家伙挨了几下，倒在地，淌着血，我看見他們在每一次的揪打下象虫一样的蜷曲着身子。警察們平息了這場喧鬧后，拖住了两个工人的肩膀，把他們关进一座小小的倉庫里，在发工資的那一天，这座倉庫是当作牢獄用的。

“你們这些該死的走狗！”老叶拉茲看到这一切，禁不住嚷

道。

“那个騙子卷走了他們所有的工資，”我說。叶拉茲点点头。
“現在巡警又要向那兩個人勒索了，每人至少一百個比索！”

我發現茅棚後面有一座簡陋的小屋，牆壁是用樹葉和樹枝搭成的，好幾個人，排着隊，站在門前。我留神觀察了半晌，每隔一會兒，就有兩個人走進了屋子，過幾分鐘，他們又從另外一個門口走了出來。卡萊羅也在那兒。他看見我，向我走來，一面還在束褲子。

“你看見了嗎？他們甚至還給她們造了一座茅屋呢，”他說，向那座小屋子指了一指，吐了一口口水，嫌惡地做了個怪臉。

“為了那兩個丑八怪嗎？”我問。

“站在門前排隊的，都是一批傻傢伙！你知道她們要多少錢？兩元五角！仿佛她們的身體是金子做的！我的錢也不是用不完的！”他轉身又吐了一口口水，好像他心頭有說不盡的嫌惡。

“你瞧呀！”白亭勒飛奔過來，一面翻閱着一小扎綠色的鈔票。

“多數兒遍吧，白亭勒！錢倒不少，可是，過不了幾天，又得兩手空空了！”卡萊羅對他嚷道。

白亭勒立定腳步，憤怒地喊道：“你說得對，你這個傻瓜！他們少付我三塊錢。我進去向他們交涉，要他們按照規矩辦，警察差一點沒把我關進了監牢！”

卡萊羅發出响亮的笑聲：“公司替你留下了這三塊錢，將來給你一套藍布衣料！”

突然，天色昏暗了，暴雨傾盆而下。那兩個雙生弟兄搖晃地來到了小屋旁。他們東搖西擺，一面還在指手划腳，大聲談話。他們的襯衫下襠拖在褲子外面。長子照例走在前面，褲袋里塞

着半瓶酒。那个大肚子却象一只馴良的小狗，踏着又小又快的步子，跟在后面，他手里拿了一只一公升裝的酒瓶，里面差不多还不到半瓶甜酒。离开茅屋沒几步路，長子就立定了，他望望天，喊道：“天主啊！你为什么不給我們酒，只給我們雨水啊？媽的！”說完后，他張开嘴巴，仿佛他要把大量的雨水喝进肚里似的。

他們渾身淋得稀湿，登上台阶，走上阳台，在地上坐下。大肚子把瓶子举到眼前，看了半晌，想了一下說：“你怎么說这是雨水？这明明是甜酒，他媽的！純粹的甜酒！”

長子伸手夺走他的瓶子，拔去瓶塞，由于他的动作太笨了些，瓶塞落到地下，滚进了一个小小的水潭里。

“把塞子拿起来給我，媽的！”他命令道，腦袋费劲地抬起来，接着又垂倒在胸前。

我們誰也不去理会他，他生气了，喃喃說：“你們不要想喝到一口酒！这只是給我們两人喝的。从上面到这儿——我喝……剩下的——給你。”他举起拳头，对那个呆望着他的胖子，晃了几晃，仿佛要击出胖子的眼珠似的。他突然把瓶子举到嘴边，把甜酒倒进嘴里。直到他需要換口气的时候，才把瓶子放下来。他看見瓶里只剩下很少一点酒，就哼哼地說：“那是該我喝的……現在輪到你了。”

胖子剛伸手去拿瓶子，長子却一挺脖子，把最后几滴酒也喝个精光，然后把空瓶往軌道上一抛，瓶子击成了碎片。那个胖子搔了搔头皮，拚命張开眼睛，問道：“我是——我……或者你是我？”

“胡說八道！我是你！”長子喃喃地說。

“那末……你是誰呢？”

“傻瓜！我是你，你……也就是你！”

“可是……我是誰呢？我是什么呢？”胖子絕望地叹了口气，敲着自己的头顱，仿佛他要弄清楚自己是不是还活着。

“你嗎？你是……醉了，你这个婊子养的！”長子吐了一口口水，用臂肘撞倒了他的伙伴。胖子仰面朝天的躺倒在地上，开始打起鼾来。

“啊哈，你把你的朋友杀死啦！”卡莱罗說，他已經笑得臉都发青了。

長子吓呆了，直瞪瞪的望着他，然后爬到了胖子的身旁，用鼻子嗅了嗅，突然，他打起噁来，一口口水，吐在胖子的臉上。他伤心地流泪了，又象孩子般的駁泣着：“好兄弟啊，起来吧！我还是那么的爱你！我們耽在一起已經多年啦，別丟下我啊！我們不久就要到圣拉蒙去！你可以独个儿喝甜酒的啊，喂，你喝吧。”他费劲地从口袋里掏出小瓶子，把甜酒澆在胖子的臉上。

我們不得不把他手里的瓶子夺走，說不定他会用甜酒把胖子灌死的。不消一会工夫，这两个形影不离的伙伴已亲密地拥抱着，在阳台的地板上睡着了，还打着鼾。

等到工头潘巧付完工資，已經天黑了。我走到食堂里找他談話。卡莱罗三脚两步的奔出去找埃密尼奧。我請求工头潘巧去跟貝托拉茲說說。正在这当儿，叶拉茲老头儿跑进来对我喊道：“他們把你的朋友搞掉啦！他被揍得好凶哪，現在已經抬到这儿来啦！”

我馬上想到，要是卡莱罗听见这个消息，准会火得暴跳如雷。我冲到門口，他們已經把埃密尼奧抬上通往阳台的台阶上了。当他們走到有光亮的地方时，我看見他的臉上淌滿了鮮血，紧閉了双眼，臂膀松弛地挂了下来，似乎已經死了。我自己也不

知道这一刹那間我的心頭起了什麼變化。我只感到自己有一種熾烈的仇恨和貪婪的殺人的願望。

“這些該死的忘八蛋！”我放開嗓門直嚷。“他們也把我搞掉好了！”我一把奪下工頭荷安手裡的砍刀，可是他們把我緊緊地拉住了。“鎮靜些吧，老弟！時間遲早會來到的！”工頭荷安安慰我。

可是，我還是不停地蹬著腳，咆哮著。突然，那個警官帶了三名警察，走到我的面前，說：“喂，親愛的朋友，你安靜一下吧，否則我只好把你關禁起來！這件事是他自己鬧出來的。他侮辱了貝托拉茲先生。貝托拉茲先生不得不教訓了他一頓。我再告訴你：貝托拉茲先生命令你們馬上離開這兒宿營地。我給你們八小時準備！”

“滾他媽的貝托拉茲先生；滾他媽的命令！”我大叫，開始重新蹬著腳。

要不是工人弟兄和工頭潘巧把我當一捆貨物似的抬到茅棚裏的話，我可能被關進那座在發薪日當作牢獄的倉庫裏，還逃不了一頓毒打。

軌道上的一輛機車嗚嗚地叫着。叶拉茲在門口出現了，他拿起他那條紅色圍巾，拚命擦自己的鼻子，一面嚷道：“意大利人搭車上律蒙去啦。這個文雅的紳士，他一定是害怕啦！”

我絕望地回答：“不，不，他吞沒了我們的錢，是拿去买威士忌酒喝的！”

老板娘替埃密尼奧洗淨了傷口，塗上酒精，然後用一塊布把他的頭包紮好。最後，他終於恢復了知覺，就把當時的經過告訴我們聽。他是去找貝托拉茲的，他到車上去向那個傢伙索取我們的工資。不料意大利人一口回絕，說這是阿竹奧拉的事，至于

阿竹奧拉究竟干了些什么，跟他是一点也不相干的。埃密尼奧提出反駁，說是他——貝托拉茲——親自委托我們干這項活計的，現在聯合果品公司却要扣留我們的工資，我們可受不了。別的事，我們才不計較呢。正說着，那個意大利人突然抓起一只空的威士忌酒瓶，向着他扔去。

“我們总有一天要跟他算賬的，”埃密尼奧呻吟着說，他那碧綠的眼睛充滿着仇恨的怒火，閃閃發光。

這時，工頭潘巧走了進來，滿臉愁容，把我拖到了一個角落里。“你們的事鬧得精透了，”他說。“貝托拉茲已經下了命令，不讓你們再在這兒工作了，他要你們馬上離開這兒宿營地。至於卡萊羅，聽說他因為聚眾騷動——那當然是他自己惹起的——已經挨了警察一頓鞭子，被他們關起來了。”

我迸出一聲咒罵，可是工頭又添了兩句：“警官的眼睛緊盯着你們呢。你們最好躲一下吧。”

工頭潘巧建議我們到山上的一個香蕉園去，這個香蕉園已經荒廢多年，等到鐵路綫築好後，又會重新開始經營的。現在那兒只有一個老頭兒，是一個美國佬，那是聯合果品公司派去當看守人的。我也知道這座種植園，因為我曾經在那兒耽過。

“不過，千萬別把這兒發生的事告訴那個管理員。他名叫高登，也許你們在他那兒，可以弄到一份很好的合同，補償這次清理工作中遭到的損失，”他最後說。

“我們不能只顧自己走掉，而把卡萊羅丟在這個鬼地方不管啊！”我回答。

“我敢說，只要你們肯馬上離開這兒，那個警察准會把卡萊羅放出來的。你們肯跑，他真求之不得呢。他對我說過，你當時是怎樣對付巴納尼托警官的。”

工头潘巧幸灾乐祸地裂开嘴笑着。

“都是一群走狗，”我说，“政府給他們的報酬太低了，而公司賞給他們的，却是固定的工資，所以他們就在那些美国佬面前献媚討好……你去跟这个家伙說，要他們赶快把卡萊罗放掉。不过別告訴他我們是上哪儿去的。我們要回到这个地区来的。”

当我把我們所說的話告訴埃密尼奧时，他只是点点头，叹口气道：“我們还是今晚上动身吧，老弟！我們到了那儿，也許还可以在那香蕉园里找到一所廢弃的小屋，好好的睡上一觉！”

晚上九点鐘。雨还是下个不停，地上一片泥濘，可是我們却不得不踏上旅途。

我和卡萊罗偷偷地溜到倉庫那儿，偷一輛車子，打算把埃密尼奧裝在車上运走。我們用尽全身的气力，抵住沉重的鉄架，一边挖掘着泥土，搞了很久都沒有用。最后，总算把車子扛上了軌道。我們把埃密尼奧和我們的一點儿財物都裝在車上，用香蕉叶遮盖得好好的，然后起程了。

卡萊罗伸了伸四肢，用力拖着那輛沉重的車子，破口大罵道：“真是一帮强盜！我的命也差点送在那个可怕的牢房里。他們把三十个人当做牲口似的，結結实实的塞在里面，全是喝醉了酒的，渾身打得鮮血淋淋。我也挨了他們的毒打，他們象狼群一样地向我扑来！”

过后，他再也不吱一声。我們聳着肩膀，垂着头，并肩大步穿过黑暗。雨水浙浙地落在我們佝偻着的肩脊上，順着大腿流下，好象一条小溪。每走一步路，鞋子里的水和泥漿往上直冒，我們一会儿滑倒在枕木上，一会儿又絆倒在树枝上。猴儿不停的啼鳴，使我們神經緊張得几乎綳断了。周圍尽是无边无际的

原始森林！

可是，我已感覺不到寒冷，也感覺不到疲倦，連埃密尼奧痛苦的呻吟，也幾乎沒有聽到。我的心頭充斥着仇恨的怒火，在燃燒我的胸膛，一股辛辣的濃烟，沖上了咽喉，仿佛要把我窒息致死。因為我們的希望已經消失，我們的夢想隨着也幻滅了。

我們默默地向前走着，一條大河的支流越來越近了，隆隆的急流聲也越來越震動着我的耳膜。河裡漲水啦。這條支流，本來簡直稱不上是條河流，現在也變得寬闊了，河水溢上了低地，我們只得手拉着手，涉水過河。河水一直淹到我們的脖子，我們先把行李帶過去，然後再把埃密尼奧抬到對岸。我們丟下了那輛車子，背着包裹，在那荒蕪的香蕉園裡找尋那座孤零零的茅屋。經過很長時間，才在香蕉園的深處找到了它，我們的腳剛踏進那座乾燥的住屋，身子已經象砍下的樹木，摔倒在地上了。連濕漉漉的衣服也沒有力氣脫下。

當我醒來時，陽光已經把屋子裡照得雪亮。他們兩個依舊在打鼾呢。卡萊羅趴在地上，仿佛在啃嚼那污穢腐朽的地板。埃密尼奧靠在一捆包裹上，包紮着的頭，向後仰着，似乎在觀看那全是洞孔的鉛皮屋頂。

“孩子們，起來啦！”我喊道。“現在至少已經八點鐘了。”

卡萊羅伸了伸懶腰，打着呵欠，他的眼睛睜得又大又圓，對着自己的胳膊瞧個不住。然後，他拭了拭臉，高聲說：“媽的！你們瞧，蚊子折磨得我好苦啊。真不知這兒住的原是些什麼鬼東西！”

埃密尼奧和我的身上都生着膿疹，好象火熱的煤炭，燒得我們好難受。埃密尼奧不時的訴苦，說他頭痛。

他們兩人整理着東西，我出去找尋高登先生。那老头兒正坐在大門口，嘴裡銜着烟斗，胳膊撐在膝蓋上，瞧着院子裡來回

啄食的鷄群，臉上堆起了心滿意足的笑容。屋角里的一根彎彎曲曲的柱子上，拴着兩頭大肥豬，一個黑人，正在喂食。我開始和老头兒談判，一個和他同居的黑女人，伸出了油光光的臉蛋，在窗口上望我們。

美國佬提出的報酬是：剷除每一公頃的雜草，給我們十塊美金。

“好吧，讓我們先去看看我們的工作吧。”我大聲說，感到十分驚訝，我心里默默地盤算起來，要是我們賣勁的干，我們三人每天至少可以完成一公頃。

老头兒走下梯階，摸了摸頭上還殘留的四束白髮，戴上了帽子，在前面領路。

一小時後，我已經回到我們住宿的地方了——肩上也揹着兩把斧頭，臉色卻是絕望到極點。我一踏上搖搖晃晃的台階，卡萊羅馬上問道：“喂，老兄，事情辦得怎麼樣啦？老头兒說些什麼，活計看上去怎樣？”

“鬼把我們引到這兒來的，他媽的！”我把斧子往屋角里一丟，咒罵起來了。“那不是剷除野草，簡直是開墾！一個多妙的場面：又是灌木，又是藤叢，又是腐爛的樹干，又是高聳的大樹，當中還有一些香蕉樹……老头兒却每公頃只肯出十塊錢，多一個子兒也不行。現在我們已經弄得進退兩難，不接受，又有什麼辦法？我相信，”我補充說，“我們掙得的錢，連伙食費還不夠。我們的伙食費每天需要三個比索。而且我們用了他的斧子，還要另外付他一笔使用費呢！”

“還有什麼辦法可想？我們走上一條絕路了。”埃密尼奧喃喃地說，又摸了摸頭上的綁帶。卡萊羅把那些有缺口的斧子看了半晌，皺起了眉頭叱罵道：“媽的，早該好好的磨磨了，這算什

么工具！你只消瞧瞧它們的缺口就够了！可惜我的銼子已經完全鈍了。唉，真是一团糟！”

不一会，卡莱罗和我两人蹲在阳台上，磨着砍刀和斧子。

开头的五天，只有我和卡莱罗两人去工作，在第六天清晨四点半，我們三人已經一起向那一叢叢的灌木大肆进攻了。这真是一樁叫人心惊胆战的工作。我們用腐朽的树干和树枝搭起了一个架子，象跳板一样，但不很结实，踏上去就会发出劈律拍刺的声音。每一天，我們总得成百次失足掉落下去，摔倒在黑黝黝的沼泽里。每一次掉下的时候，心里就害怕，别落在一条毒蛇的身上。我們忍住痛，一手拿了砍刀，一手拿了芟草的鋤头，重新掙扎着站起来，繼續工作。要是碰上了一个胡蜂窝，我們搖晃着身子，先后跌倒在野草里，痛得直哼哼。灌木叢里藏着成千个胡蜂窝。它們当中有的是巨大凶猛的黑胡蜂，最愛在我們的头頂周圍飞翔，有的是些淺紅色的小东西，是最受螫人、折磨人的。

有一次，埃密尼奧的鼻子被螫伤了，他一面撫摩着伤处，一面眼泪汪汪地說：“我們不應該去触动这叢灌木的，里面藏着三个胡蜂窝呢！”隔了不久，高登手下那个黑人出現了。“你們干嗎不把这座灌木叢砍掉？”他責备我們。

我指了指埃密尼奧的臉：“因为有胡蜂，你只会空口講白話。”

黑人裂开了嘴，含譏帶諷地笑着道：“要是它們螫你，那一定因为你的良心不好。它們才不螫我哩！”他又嗤笑了几声，鎮靜地抓住砍刀，把那叢灌木砍了下来。胡蜂象密集的云层，繞着他的头頂、嗡嗡地哼个不停。

“你的心太黑了，所以連胡蜂也怕你！”他帶笑离开时，卡莱

罗追在他后面大声說。

“誰知道这家伙在皮肤上涂了些什么！”埃密尼奥一肚子的嫉忌，咆哮着。

一天下午，我刚开始清除一丛藤蔓，自以为这一次至少可以避免胡蜂的袭击，正在高兴，冷不防脚踝关节上給什么东西狠狠地咬了一口，我大吃一惊，赶紧往后面一跳。我相信自己碰上毒蛇了，于是伸出两只嗦嗦发抖的手，撫摸着脚踝。原来是两只大得吓人的蚂蚁，用它們鉗子般的牙齿咬住我的皮肤，拚命地想撕下一块肉来，它們的身子还在不住地抖动着。它們烏黑的身体，有一寸来長，好似一团鋼鐵，閃閃发光。它們耀武揚威地在我的腿上乱走，打算找一些食物，填飽它們的飢腹。它們利齿的磨擦发出了單調的沙沙声。我的腿变得僵硬了，热得发烫。到了黄昏，我們奔到河里去洗澡，可是一碰到河水，給蚂蚁叮过的地方，馬上象被火燒着一样，又象是有人用一块烙鉄，沿着我的背脊直烙过去。

卡莱罗最怕的是蛇，灌木叢里随处都有它們的踪迹，卡莱罗要求我們把砍伐树木的活計都讓給他。他先在树下用树枝搭起一座平台，隔开了那危险的灌木叢，然后，拿起斧子，干这种煩重的活計。他的斧子在半空中发出銀光，閃閃地砍进了树身。背上的汗水不停地流着，在太阳光里閃爍。

他的身体和手腕上都裹上了布条，吸去淌着的汗水，又防止斧柄潮湿。每一次砍下去，斧子深深地吃进了巨大的树干里，最后，卡莱罗喊道：“朋友們！注意啦，它倒下来啦！”他敏捷地从平台上跳开了。

接着，那个龐然大物开始搖动起来，軋軋地响着，呻吟着，終于，电掣般的墜入稠密的灌木叢里了。落地时那沉濁的轟隆声，

引起了多种神秘的声响，那是群兽的惊叫。

不管是晴是雨，我們就是这样天天工作着，卡莱罗拿着斧子，埃密尼奥和我拿着砍刀。汗水流成了河。我們經常失足落到沼澤地上，又掙扎着重新爬了起来。两只手撕得血淋淋的，身上又是奇痒难熬。有几次，我們不禁流下了眼泪，野蜂凶狠的叮螫实在痛得叫人受不了。

过度的疲劳和飢餓把我們折磨得半死半活，挨到吃饭的时候，我們拖曳着沉重的步子，走进老头儿的屋子。进屋之前，必須先把鞋子脫掉，放在外面的楼梯上，以免弄髒了老婆子的地板。她用油和干果仁把地板擦得跟她自己的皮肤一样的光亮整洁。她給我們的食物，也是放在非常整洁的有花紋的陶制碟子上的。連那些桌子，凳子和屋子里所有的东西也都布置得有条不紊。只有她弄的飯食，却象是喂鳥的飼料，决不是給食欲很旺的成年人吃的东西。碟子里放上一小块肉，要不是挨近去瞧个仔細，簡直看不出来，几团不加鹽的大米和二十多粒黑豆，一小块金黄色的面餅，还有那个黑女人称为“茶”的湯水。这种东西，只有他們才吞得下去。

“这只吝啬的老母羊，給我們吃这种东西，把我們的胃口都弄坏了，”我們回来的时候，在半路上，卡莱罗气忿忿的罵着，他随手摘下几只香蕉，勉强填满自己的肚子。

說真的，我們除了拿这种生着白色蝇卵的爛香蕉安慰我們的飢腸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一路上，我們都沒精打采，沮丧极了。連猴儿們也敢放大胆子，爬到最下面的树枝上對我們号叫，可是我們連头也沒有抬动一下。只有当一头猴子彈簧似的在我們鼻子前面来回晃动，并发出响雷似的咆哮时，卡莱罗才会做个怪臉，吡喝一声：“該死的家伙，年紀輕輕，倒学会了大叫大嚷！”

不过，他已經失去了在安德勞美塔時的那種興致，不想拿起石子，趕走這些喧鬧着的猴兒了。

中午休息時，我們攤開了手脚，躺在地板上。手里拿着一根樹枝，象混血兒阿竹奧拉那樣的驅逐着蚊子，我已經失去了談話的願望；心里約略估計一下已經干完的活計，覺得實際上我們的精力完全是白費。唉，什麼時候，才能脫離這人間地獄呢？

卡萊羅用一只麻袋遮住了頭，防禦蚊子。他匍伏在角落里歌唱，唱來唱去，老是唱着同一只歌曲。這支歌的曲調太悲哀了，跟我們親身體驗到的悲慘的處境相仿。它說到一座陰暗的大海洋上的一只黑船，說到那些可憐蟲在悲泣着自己的不幸。唱着，唱着，卡萊羅也幾乎流下了眼淚，這首可咒的歌謠接二連三的涌上他的嘴邊。他剛張開嘴巴時，我就拿了砍刀，走向河邊去，坐在那兒的一塊石塊上，流着絕望的眼淚。我已經不想再去做那種異想天開的遠游異國的幻夢。我只有一個願望，回到家鄉去，重新擁抱我的母親，只要能夠安安靜靜地睡一夜，只要能夠無憂無慮地留在我親人們的身旁，只要能夠在故鄉感受到四月里和風的愛撫，哪怕只有一次，我也感到幸福，現在，在這河畔的孤獨的時刻里，我也歌唱起來了，因為憂郁的氣氛快要使我的心靈窒息了。

燕兒啊，你向哪兒飛啊，那麼快速，
又那麼輕靈，急匆匆的從我這兒逃遁？

我感覺到我將在沼澤中埋下我的白骨，再也看不見我的故鄉了，這個陰暗的預見壓迫着我的胸頭。只有自小在這種慘痛的情況中長大的人，才能堅持下來，象一個真正的人那樣，走完

这条道路的全程。

卡莱罗突然病倒了。他含着眼泪，說他的身体象被人撕裂一样的痛得不得了。他瘋狂地号叫着，在地板上滾来滾去，牙齿啃着木板，然后又滿臉惊恐地縱跳起来，吐出了口涎。口涎落在地上，立刻泛成黑色。最后，他奔进树林去。我們听到他还在那儿痛苦地哼着，可是我們有什么办法帮忙呢？他嘔吐出来的东西，混杂着綠色发臭的血块。

他沒法工作了，可憐的家伙。一天下午，他又这样的奔到树林里去，回来的时候，他痛苦得扭曲了身子，倒在地板上放声痛哭。我还是第一次看見他这样哭泣，不禁大为惊愕，呼喚他道：“卡莱罗，怎么样啦？”

“我宁可死掉，”他嚷道。“只有当我蹲下去，使劲的磨，才觉得好受些……唉，这些可恶的蚊子，連这种时候也不讓我安靜一下。連拭拭干净也不可能！它們不停地叮我咬我，我只好赶快提起褲子，匆忙中，屁股又在我摘下的树叶上擦伤了。”

“忍耐一下吧，兄弟，”埃密尼奥安慰他。

卡莱罗結結巴巴地說：“都是那个該死的黑女人……誰知道她做的飯菜里放了些什么鬼东西！”

“不，”我說，“这都得怪你自己不好，你喝下那么多沼澤里的髒水，叫那些阿米巴和别的蛆虫把你的腸子咬断了。”

四天后，他的疼痛平息了。我又看見他的背脊在阳光下发亮，又听到他那胜利的欢呼：“朋友們，注意啊，那家伙馬上倒下来啦！”

一天下午，天已經晚了，卡莱罗待在他的角落里，說：“到了明天，我們已經在这儿耽了一个月了。我还以为我們在这块該

死的荒地上已經生活了整整的一年啦！”接着，他又唱起了那首忧郁的歌謠。

我心想独自呆一会儿，就跑到河边去，在那儿，我苦苦地思索着，并且更深一层地想着我那些痛苦的遭遇。

第二天，阴云四合，令人厌倦的兩点猛打在种植园上。埃密尼奥和我清理着最后一段荒地，在这段荒地的尽头，有一条野草叢生的溝渠。在我們背后，相隔很近，卡莱罗正抡起斧子，砍伐一棵大树。沉郁的呻吟和树木撕裂的声响告訴我树木倒下来了，突然，卡莱罗狂叫一声。这不是他通常的那种欢呼声，这是在呼救，在惊喊，把我的耳膜也刺痛了，我只觉得一股冷气从我的背脊上直透过去。我們三步并作两步的奔到他那儿。

卡莱罗已經跌倒了，一棵大树压在他的身上。他的手在地上乱抓，挺起了上身，头抬得很高，拚命挣扎着，想逃脫死神的魔爪。

他的眼睛鼓了起来，鼓得很高，他的臉痛苦得变了色，一股細細的褐紅色的鮮血从他的嘴里流出来，接着，他頹然伏倒了。

我們吓得呆住了，站了好几秒鐘，动也不动，好似做了一场怕人的惡夢，最后才同时向那棵树扑去。我們的上衣撕成了碎片，胳膊和肩膀也擦破了，留下数不清的伤痕，还滴着鮮血，我們眼睜睜的看着他而想不出办法，心头有着說不出的痛苦，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可是这默默的巨人般的原始森林却在嘲笑着我們的絕望。我急忙奔到管理員的家里，很快的陪同着老头儿和那个黑人奔了回来，还带来了鉄樁，鋤头和鏟子，預备掘开泥土，把他拉出来。可是，我們到达那失事的地点时，看見埃密尼奥坐在一根树干上低着头哭泣；卡莱罗的肌肉已經失去了活力。他扑倒在地上，仿佛是在地上爬行，又吻着泥土。这种景象，使我回

想到那个下午他痛极而泣、啃着地板的情景。

我請求高登先生借給我一匹馱子，讓我把卡萊羅的殘缺的屍體運到安德勞美塔的墳地上去；不料老头儿竟搖了搖頭，擺了擺手，仿佛是說：“為什麼要多此一举？埋在那兒的沼澤地里，還不是照樣會腐爛？埋在這兒，倒可以替這座種植園當肥料。”

結果就是這樣。卡萊羅照舊躺在那兒，留在那座種植園里當肥料。

天黑後，我和埃密尼奧各自伏在茅屋的角落里。我們在這共同的悲戚中默默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我仿佛看見卡萊羅仍躺在他的角落里，躺在麻袋下面，我又似乎听到了他的忧郁的歌声。是誰把這首歌謠教給他的呢？是他睡在搖籃里，媽媽輕輕推着時教他唱的呢？還是當他還在愛斯帕塔的老家，在那月色皎潔的夜晚，一個異鄉人對着和風悲訴自己的痛苦時，他听了學會的呢？我還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麼，已不由自主的輕聲哼起來，淚水在我的臉上洶流。這首歌謠好似替我死去的弟兄做的一篇祈禱：

我知道有一個陰森可怕的海洋，
歡樂的小舟從不到那兒去游蕩，
只有黑船的龍骨划破了它的胸膛，
那船兒沒點燈，也不知去何處何方。

誰在那裏面行駛？那船兒又要駛向何方？
它沒有羅盤，沒有蓬帆，也沒人導航，
我於是向海洋探詢，波浪却對我吟唱：
它載運的是些罪人，來自四面八方。

它載運着你的弟兄，他們在里边行駛，
沒有羅盤，沒有篷帆，也沒有人導航，
陸上沒有家園，海上是一片茫茫，
他們最後將在浪濤的陰影中死亡。

一天過去了，第二天的早晨，我們默默地坐在陽台上，凝視着藍天，還時常呆呆地望着太陽朦朧的臉容，始終沒有人說話。吃中飯的時間到了，也沒有人想去吃飯。只有當雲層四散時，埃密尼奧才打破了沉默。他的碧綠的眼珠眺望着藍藍的遠處，喃喃地說：“兄弟，我不能再留在这儿了。我根本不想再見到那老頭兒和他的黑女人了。”

“你說得對，”我回答，“我們走吧。”

一小時後，我們離開了這個地方，我們擱着包裹，拿了砍刀，這是我們手頭唯一的財物，那些斧子已被我們丟在種植園中了，我們再也不願看到它們。我們往安德勞美塔的道路走去。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到那兒去干些什麼。我們的名字肯定已經列入了公司的黑名單上，所以，要在那兒尋找工作，跟在福爾吐那同樣的很少有希望。可是我們的身邊已經沒有一個小錢，火車又貴，所以根本不可能到其他的地區去。

“都是那個該死的貝托拉茲的過錯！”我罵道。

埃密尼奧立定腳步，憂郁地瞧着我：“別提他了，兄弟，要不……”

我吃了一驚，閉緊了嘴巴，並且竭力想找幾句話，來彌補一下剛才的過失。接着我就對他說：“你知道嗎？我們應該再去捕一次魚才是。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干這個玩意兒了，炸藥芯快要

碾成碎屑，要失去效用了。”

埃密尼奧对我瞧了一眼，仍旧沒有作声。我要引他說話，又添上几句：“你瞧，老兄，太阳还相当高，要是我們运气好，还可以把魚帶到安德勞美塔去換上几文錢。我們已經一个小錢都不剩，的确很需要几文。你找一找，可还有根把火柴吧。”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只鉄皮小盒子，火柴就藏在里面，他迟疑了一下說：“不錯，我們需要錢。这儿还有两根火柴，也許尽够了吧。最好我們到那个大水池里去試一下，你可記得，我們那时候曾經在那儿露过一手呢？”

是的，我們曾經和卡萊羅一起在那儿捕过魚，我們走近那个水池时，水底的小圓石还在落日的余輝中閃耀。这是一个天然的大水池，池子四周全是岩石，前面突出的一块，屏风似的挺立在河中，池水呈深綠色，沒有一紋波浪，池子后面的河流显得辽阔平坦，一股急流滚来，溅起了浪花，还大声咆哮着。

埃密尼奧脫掉了衣服，我把炸藥芯、起爆匣和引火綫裝配好，用紙头和树叶裹住，再加上一块沉甸甸的石块，以增加它的重量。“我們把整个炸藥芯都用上吧，”我說，“引火綫很長，可以把水底里的炸藥引燃的。好了，就在这儿投进去吧，这儿的水最深，而且又最平靜。”

我也脫掉衣服，这时候，埃密尼奧在搞引火綫。等我一切都准备好后，他就划上一根火柴，点燃了引火綫。我把爆炸物抛进水里，緊張地凝視着那冒出水面的气泡，因为引火綫可能会熄掉，起爆匣也可能不起作用，再加上埃密尼奧的盒子里又只剩下了最后一根火柴。几秒鐘后，大地上突然一陣顫动。一个个巨大的冒烟的气泡冲上水面，水波不停地晃动起来。

“或許炸藥已經沒有多大作用了，或許水塘里是太深了，”埃

密尼奧對我說。他象一只蒼鷺似的蹲在岸边，守望着魚兒。

在我們對面約五十公尺的地方，有幾條白色的魚兒在水面上閃光。

“是瑪却加魚吧，”埃密尼奧喃喃自語道。

“我們也要瑪却加，”我回答，跳進水里，接連几下沖刺，游了過去。

我剛抓住兩條美麗的瑪却加魚，忽聽得埃密尼奧喊道：“魚兒游過來啦，兄弟，別管那些東西啦！”我轉過了身子。每當水波一動，就有一條魚在水面上露了一下，接着，又慢慢地向下游漂去了。埃密尼奧的半个身體沒在水里，站在那水池的淺淺的出口處，他每一次俯下身子，就抓住一條魚，把它拋到岸上。我放棄了瑪却加魚，游了過去。

“別為那些小魚浪費時間，”他大叫道，“揀那些大的，特別是寶寶魚！”

突然，埃密尼奧挺直了身子。他的手里閃着一條足足有一公尺長的大魚。

“你瞧！”他嚷道。“這是個什麼鬼東西？是 Roncador①？還是 Robalo②？它一定剛巧待在爆炸物的上邊，所以身體里嵌進了这么多的碎石片。”

等到魚兒不再浮到水面上來時，我們上了岸。

“魚兒一定都躲到水底里去啦，”埃密尼奧說，“好吧，讓我下去試一試！”話才出口，他已經兩腳朝天，鑽進了深水。一分鐘後，他氣喘吁吁地重新出現了，可是他的兩手却是空的。

① Roncador：一種海魚，40—50公分長，身體扁平，黑色，牙齒銳利，自鰭至尾有黃色條紋。

② Robalo：一種海魚，和梭子魚相似。

“怎么回事，埃密尼奧？”

“找不到魚，你下去吧！”

我先作了一下深呼吸，小心地不讓肺里的空气吸得太多了，然后往水里一跳，接二连三的直扑下去，穿过明亮的还充满了喧嘩声的水层，一直鑽进阴暗寂靜的深水里。我在朦朧中看到几張黄色的紙片，那准是炸葯包的碎紙；我突然感到周身发冷，好象有一枚針要穿破了我的耳膜通到我的腦壳里去似的。我那摆动着的胳膊，又似閃閃发亮的笔，划过黑黝黝的池水。我作了一次最后努力，才模糊地辨認出水底的几个白色的斑点；可是，这当儿，我已經无法忍受額上和耳朵中的刺痛，我的头似乎变得很大；空空的头腦里仿佛只有一个小的机器，在磨碎一些小小的圓石。終于我的勇气消失了。一秒鐘后，我不顧死活地向水面上划去。我感到呼吸困难，喝了几口水，等我划到水面时，已經几乎透不过气来。

“怎么样啦，兄弟？”

“没什么，”我回答，連連的喘息。“我沒有勇气了，呼吸又感到困难，只好退了回来。”

“我們一块儿再去試一下，就会鼓起勇气来的！”

“算了吧，埃密尼奧。时光不早了，已經捕到的魚，怕也不能全都帶走，何况水又太深；我們何必拿生命去开玩笑呢。”

我們倒空了一只袋子，把小魚裝进去，再把一些大魚和埃密尼奧捉到的那条很大很大的魚用一根長棒串起来，又把那袋子也捆在棒上。然后我們两个人扛着繼續向前走去。还没有走上五十公尺，就立定了，好象得到命令似的，同时將担子放到地上。埃密尼奧非常激动，很显明，我竭力忍住而沒敢說出口来的那个思想，也同样地在折磨着他：要是卡菜罗看見我們捕到这么多的

魚，他該多高興啊！

离开安德劳美塔不远，我感到一股冷气直鑽我的骨髓，皮肤也跟着收敛起来了，骨头里发出了一陣陣的痛。

“老兄，我相信我病啦！”我对埃密尼奥說，我的牙齿在捉对儿厮打，身上冷得直哆嗦。

“到了安德劳美塔，你就可以多喝一些甜酒和多吃一些芒硝。真倒霉，你竟染上了病！”

我們在安德劳美塔受到盛大的接待。魚儿在月亮底下象白銀似的閃光。人們站在阳台上，向我們招呼，他們用英語和西班牙語高兴地喊着，有的还发出了惊愕的呼喊。工人們都圍上来了。他們拿下了我們攜的东西，差不多一直把我們抬到工头潘巧的茅屋里。一路上都有人向我們問候。有的还跑过来拥抱我們，嘴里还不住的贊美着。的确，在安德劳美塔，还是破天荒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魚。这时，工头潘巧的大嗓子响起来了，盖过了所有的喧嘩声，他嚷道：“孩子的媽，快去煮上两条最好的魚，还把厨房里的那瓶甜酒也帶來，招待这两个小伙子！他們應該痛痛快快的喝一場，媽的，为这一件难得的事，真值得喝它几杯！”

工头荷安也跑来向我們問好，他和我握手时，惊异地瞧着我，摸了摸我的前額，惊駭地叫道：“糟糕，你發燒啦，老弟！”

我觉得身体里面好象着了火，火焰一直冲上了腦袋。血液好似熔化了的鉛，在血管里奔流。盖在我眼睛上的，仿佛不是眼瞼，而是灼热的鉄片，胃里的东西翻来倒去，直往喉嚨口冲上来。我在食堂的長凳上坐下来时，才感到舒服些。

“孩子們！”工头一踏进門口，就喊道。“黑人們和其他茅棚里的工人要來买魚啦。你們怎麼說呢？”

“要是你愿意，你就卖吧，老板，”我漫不经心地回答。“不过你自己得留下几条，你也该想想孩子们！”

老板娘给我们拿来了一碟子洁白的煎鱼，再加一盘大米和香蕉。可是，我心头很难受。埃密尼奥也吃不下去，他只是悲哀地瞧着面前的东西。那瓶甜酒放在桌子中央，似乎在逗引我们。

白亭勒也走了进来，向我们问了好。我闭上眼睛，咬紧牙关，等待他发问，反正他现在一定会问到这个问题的。果然，他已经开口了：“你们那位捣蛋鬼卡莱罗在哪儿啊？”

“他不愿来，他留在那儿了。”我只能从牙齿缝里迸出这句话。我不想谈起那件悲惨的事，埃密尼奥也沉默着。

白亭勒却大笑起来，继续快活地唠叨道：“哦，这个疯子！他能够蹲在森林里跟猴儿们作伴，那才走运呢！”他那种愚蠢的大笑简直使我窒息。

我抓起酒瓶，一口气吞下了半瓶子酒，脸色也没有变。

“佩服，佩服！”工头荷安叫道。“你喝起酒来，真象个大丈夫，妈的！”

梗在我咽喉里的东西，给甜酒冲走了，我的胸头才感到舒畅了些。埃密尼奥跟我一样的痛饮了一场，喝过后，连嘴巴也没有想到去拭一下。

门口挤着一大群人，我似乎瞥见阿连塔的削瘦的黑脸；他象影子似的刚露了一面后，又马上消失了。我支着桌子角，撑起身子来，大声问道：“‘铁基督’在这儿东闻西嗅的干什么？去告诉那个胆小鬼贝托拉兹吧，就说我们在河里抛了一枚爆炸物！”

工头潘巧听到我大叫大嚷，跑了过来，想平平我们的怒气。

“孩子们，别激动啊！我已经把事情办妥了。那是贝托拉兹派他来的。他只是想弄清楚你们从哪儿弄到捕鱼的炸药的。我

对他說，这是你們临走时我送給你們的，那东西留在那儿已經很久了。你們知道嗎？我还把那条挺大的魚送給了他，他才冷靜下来，并且还允許我重新讓你們工作。你們說怎么样？”

“这条走狗，我只想拿毒葯送給他，沒有別的，”我嘆道，我心里忧悶极了，也憤怒到极点，我一把抓住了酒瓶。

埃密尼奧又喝了几口酒。然后，他非常鎮靜地站起来說：“瞧，我們几乎把老克律頓忘了！我也要送一条魚給他。再見吧，兄弟！”我发着高烧，肚子里又裝滿了酒，看到他那碧綠的眼睛，向我投来了最后的一瞥。

大概过了一个鐘头，人們却把他当作杀人凶犯，銬上手銬，裝上火車，送到律蒙去了。他們把貝托拉茲也送了去，这家伙挨了他几砍刀，身上留下了两个很深的伤口。

叶拉茲把事情經過告訴了我。“……他們只好拉开他，要不然，也許那家伙早已被他砍死了！”老头儿說。“他媽的，他的綠眼珠子射出了怕人的光芒，簡直象一只美洲虎！”

“这才是条好汉，媽的！”工头荷安吼道。“可惜沒有把那家伙搞掉！”

我抓住酒瓶，把瓶里的渣滓也喝得一点不剩。

第三部

从那时候到现在

現在，站在我面前的人，已和我印象中的埃密尼奧沒有半點相似了。他到底在監獄里關了多久？我多么希望知道他這一向的經過，可是我簡直不敢開口問他。他正在煮咖啡，突然問我道：“那一次事件發生后，你干了些什么啊？我怎么從來沒有聽到你的消息？”

他的聲音里激蕩着一種難以形容的痛苦；我隱隱地覺得，他是在責備我，責備我從那一天以后為什麼沒有再關心到他。的確，他進了律蒙的監獄，在等待轉送到聖勞卡斯監獄里去的那一段時期里，他是多么希望我去探望他啊。

“老兄，你不知道，”我說，“第二天，他們也把我送到律蒙去了。是為了那該死的寒熱……他們要把我送進‘聯合’的醫院，在那種地方，我只會象一只狗樣的死掉。也不知有多少人遭到了這種倒霉的命運！”

“那簡直是個屠宰場，沒有一個種植園工人愿意上那兒去的！”埃密尼奧點點頭說，他在兩個小鐵罐里倒滿了咖啡，把一罐咖啡推過來給我。“這還不算，他們還要病人每隔兩個星期就得付賬！‘聯合’光憑這種醫院就可以發上一筆大財！”

我也點了點頭，接着說：“幸亏老鄉們同情我，接待了我，當時我正發着高燒，吐出來的是苦澀的濃痰。骨頭痛得好象裂開一樣，身上淌着冷汗，腦子里盡是些亂七八糟的幻想。后来，他

們告訴我，說我好似個瘋子，又是哭，又是鬧，還不停地胡說亂話，我的身體仿佛變成一根粗管子了，抽吸着一種又濃又熱的漿水。每一天，床鋪不知要弄髒多少次，我心里明白，這一次，他們要把我的骸骨埋在密拉烏那①的蟹洞里了。可是，你也知道，象我們這種人，倒是不容易死掉的！一個半月後，我又站起來了，瘦得只剩一把骨頭，欠了很多的債，迫得我幾乎想結束自己的生命。我到監獄里去找你，想不到你已經不在那兒了，在我復原前的一個星期，他們把你送進刑事監獄去了。

“後來，我出去找工作，在碼頭上干了一陣子，那兒的收入連填飽肚子也不夠。我怎麼能還清債務呢？”

“我只好照舊回到沼澤地。這一次，我換了個方向，到了瑪梯那。

“你可知道，我在那兒的車站上碰到了誰？叶拉茲老头，他還圍着那條圍巾呢，不過已經完全褪色了，撕成碎布條了。他見到我，顯得十二分的高興。一個小時後，我們一塊兒往范狄柯特羅·密拉斯走去，去找工頭潘巧。

“一路上，老头兒把他們碰到的倒霉事告訴了我。這位工頭和好幾個種植園簽訂了割草的合同。可是，收入却少得可憐，總共還不夠供吃的。糟糕的是，他們又不能丟掉不干，一走了事，因為根據合同，他們必須再把幾公頃地的草割掉才行。倒霉的事一來就是一連串，突然發了一場洪水，把種植園和他們住的茅屋都浸沒在一公尺深的水里，足足有三天沒有退去；工頭又患了病，躺倒在床上，大家沒法工作了。這段時間內，老叶拉茲的兄弟阿尔芬西托離開了他們，到巴拿馬去了。

① 律蒙的拔地，距公司的鐵路纜僅一哩。

“我和他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就到了湖邊的茅屋旁。

“工头躺在由几块木板拼成的床鋪上，招呼了我。他的热病还没有好，皮肤綠得好象沼澤上的髒水。那位老板娘的腿上患了一种皮肤病，腫了起来，不成个模样。‘我的脚迟早会爛掉的，’她叹口气說。”

“可憐的老板娘！那些不习惯沼澤生活的人，他們的脚就是这样爛掉了的，”埃密尼奧喃喃地插嘴說，他在我的面前放下了几只棕櫚。

“工头恳求我道：‘老弟，請你帮个忙吧，跟大伙儿說說，給他們打打气，这样，我們也許可以很快就离开这儿了。’当时还留在那儿的，有‘双生弟兄’、公猫安德烈斯，还有一个我所不認識的新人；其他的人已經跑掉，另找工作去了。这一晚，这座被淹的茅屋里，第一次重新听到了歌唱和欢笑。我甚至还唱起那首古老的歌謠，你还記得它嗎？”我輕輕地唱道：

我知道有一个阴森可怕的海洋，
欢乐的小舟从不到那儿去游蕩，
只有黑船的龙骨划破了它的胸膛，
那船儿没点灯，也不知去何处何乡……

埃密尼奧却打断了我的歌声，叹了口气：“多好啊，你还記得它！这么久了，你还没有忘記……”他拭掉他眼眶里的泪水，一边喃喃自語，据說是火堆的濃烟，薰出了他的眼泪。

“这首歌謠，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埃密尼奧。象这一类的記憶，仿佛枪矛般的經常在我的身体里刺来刺去，迫使我永久朝着我的目标，向前走去。”

我們这一次重逢，卡萊羅的幽灵却象一个不出声的旁听者似的，参加了我們的談話，很久不肯离开，埃密尼奧竭力想摆脱它，于是搖了搖手，焦急地問道：“哦，后来怎么啦？你們怎样离开范狄柯特羅·密拉斯的？”

“我把弟兄們的勇气鼓了起来，第二天早晨，他們跟我一块儿上了山，打算把擗草的活儿干完。这一天的下午，我受到一場可怕的惊吓。我正弯着腰，用砍刀砍下那些杂乱的草木，剛站起来喘一口气，突然，在我前面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搖晃着一个Bocaracü^①的头顱。这种蛇的头跟青蛙的头相似，它張开了嘴，眼睛里射出一股死光！只差一步，我的脑袋就要撞在它那人嫌恶的身体上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举起砍刀，砍掉了它的头顱的；可是，当我瞧着这个帶有黄綠斑点的咖啡色尸体时，我渾身足足冷了好一会儿……”

“老弟，再走过一步，那我永久听不到你这些故事了，”埃密尼奧从牙齿縫里迸出了这句话。

“那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儿講給伙伴們听的时候，他們也是这么說的。又过了十二天，那是一个星期天，在下午四点半光景，我們快要收工的时候，突然，那个胖胖的‘双生弟兄’朝我奔了过来，一边非常激动地嚷道：‘一条毒蛇把叶拉茲老头咬伤啦！’我回答他道：‘快去告訴伙伴們，叫他們馬上把咬伤地方的两头扎住，隔絕毒液的流通。我就到鉄路綫上去攔住开来的鉄道車！’我的话还没有說完，胖子已經奔回去了，嘴里还在嚷道：‘伤口在屁股上，繩子怎么扎得住！’

“我等在鉄路綫上。隔了一会儿，他們把老头儿放在收获时

① 一种危险的毒蛇。

期抬运香蕉的木板上，抬过来了。他的脸色象死人一样的苍白，身上淌着冷汗，身体痛得弯曲着，握住了两个拳头，不住的呻吟着。不多一会，一辆铁道车在拐弯处出现了，它是往圣约瑟那方面驶去的。我站在铁路当中，挥舞着两只手，要他们停车。坐在车上的那个美国佬和黑人好象发了疯，乱叫乱嚷，怒气冲冲地做着手势，要把我赶下轨道，让他们过去；我是压根儿不睬他们，我宁愿被车子碾死，也不愿退让一步。

“他们不得不停住了车子。那个美国佬用英语叱骂我，不过他一看到那些拿着砍刀的工人们时，他的嘴巴马上闭起来了。我们把老头放在车上。他张开眼睛，气喘喘地说：‘唉，老弟，这一次我真的完了……给我的妹妹写封信吧……她住在古巴……让她知道我遭到了什么不幸……’说完后，他又闭上了眼睛。他躺过的那块板上，留下了一大滩汗渍。

“后来，我们听说，美国佬没有把他带到圣约瑟去，却在锡奎累斯就把他抬了下来，交给一所由一个愚蠢的黑人领导的公司诊疗所了。叶拉兹就这样的送掉了性命。他妹妹的照片还跟我的一些旧东西放在一起。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从来没有给我写过回信。”

“也许她没有收到你的信吧，”埃密尼奥插嘴道。接着，他进一步问我：“那么其他的人怎样啦？”

“我们都到苏赛尼塔去了。在那儿，工头虽然赚了几文钱，他还是决定去巴拿马；那儿的联合果品公司同他订了个很好的合同。他要我和他一起去，不过我不愿意。公猫安德烈斯也留了下来。

“我在很多的农场上耨过草；又在另外一些地方干过活，修补路綫，和在路綫上清除山上滚下来的石块。老兄，这项活計才

怕人呢！每天都得死人；他們一死，馬上有人來把他們遮好，運走，不讓其他的工人看見。我們懸空地吊在鋼索上，在岩石上鑽掘炸藥孔。

“不久，我的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岡高罗那也丟了命，他是一個爆破工人。于是我解下了安全帶，把美國佬罵個狗血噴頭，然後回到了宿營的地方，那天晚上，我把大伙兒說動了，於是，隔了兩天，我們就開始罷工了。

“警察用武力來鎮壓我們，這些殘暴的家伙不顧一切的对准了人群射擊。于是我們干脆把橋梁轟進了半空，把路軌拆掉，阻擋他們的進攻，可是我們由於沒有人支援，終於被他們打敗了。報紙上就把我們說成是土匪，縱火犯，野蠻人，說我們干出這種丑事，丟了國家的臉……我當時正被阿米巴撕着內臟，發着高熱，躺在一間茅屋里，一點沒有辦法，因此就被他們逮住了。我在監獄里讀了很多的書，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出獄後，就留在城里，同其他的同志們在一起，為了祖國的美好的未來而鬥爭——我現在還在進行這種活動。這就是我的經歷！”

埃密尼奧喝了一口又黑又苦的咖啡，喃喃地說：“這些走狗，他們拿了政府的臭錢，盡在報紙上胡說八道，他們的鞋子從來沒有在髒的地方走過，他們只是去舔那些闊佬們的靴子，所以這麼肥！”

他開始說起他和我們分別後的經過。

關在刑事犯監獄裏的時候，他有過這樣的夢想：等到釋放後，就回到自己的故鄉去。誰料到那些報紙竟大放謠言，把他描繪成一個無惡不作的殺人犯。他終於生怕他的母親也會听信這個謠言，對他這個兒子感到慚愧，感到丟人。所以他懷着滿腔的悲憤，又逃回到大西洋區的綠地獄里來了。他告訴我，他的內心

太痛苦了，只身离开了老朋友們，独自怀念着已經逝去的希望。他在一个个农場上跑来跑去，走遍了整个地区，辛辛苦苦的干活，陪随着他的，只有他的耻辱，只有那去不开的痛苦。为了分去他的忧患，他和一个随他到沼澤地的女人同居了，他們住在一个偏僻的农場上。他們在那儿一块儿干活，一块儿忍受着冷热无常的气候的折磨，忍受着美国佬的侮辱和公司的剝削。接着，有一天公司下了命令，要把割下的香蕉全毀掉，因为世界市場受到价格暴跌的威胁，老板們賺不到錢了……

他們的工作丟掉了。过去，他們一向吃不飽肚子，現在又得挨餓了。真是禍不單行，埃密尼奧的老婆生了病，她留在那座农場上当作肥料了。要是她能得到适当的治疗，她是可以逃脫這場灾难的。可是他們缺少錢，还缺少一輛大車，可以把她运送到鉄路綫上去。他去找美国佬，美国佬却对他說，騾子和大車是运输香蕉的，不是用来运送患病的女人的。

埃密尼奧向我談到这件事的时候，差不多要哭了。“这些下流坯！但愿他們总共只有一个腦袋。我可以一砍刀把他們杀个精光！”

“埃密尼奧，早先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美国人并不都是这样的，只有一小撮人才这样狠毒。在他們那儿，也有千千万万个美国人和我們一样的挨餓受冻。老兄，要是我們想要改变我們的生活，那就得开动腦筋，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斗争！”

“你从哪儿找到办法？”他帶着輕蔑的微笑問我。

“你問我从哪儿找到办法？那我告訴你：从沼澤地的底层，从我們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从我告訴过你的地方，还有从那深埋在我心头的生命中还不很明朗的部分，都可以找到办法。凭着

这一切，我們可以进行斗争！我們都是在沼澤上鍛煉过的人，都很頑强坚定，可以抵擋种种打击的。是的，只有傻瓜才一辈子懂不了这个道理，也只有那些失去人性和数不清的騙子手才不会明白这个道理。”

外面有人叫我的名字，那是工头雷巧，他在找我。这时候，我才发觉天色已經不早了，附近沼澤里的青蛙已咯咯地叫个不停。瞬息間，工头已跨进了茅屋。他惊奇地搖了搖頭說：“我不知道你們是相識的！”他拿起我們吃剩的最后一块絲蘭，繼續說：“時間已經晚了，要是你愿意，我們可以在这儿給你安排一个床鋪。反正是办得到的，朋友。騾子太累了，今天还得跑很多路才能赶到鮑尼法西奧呢。”

“不，不，我非走不可。要是我不騎牲口的話，你說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到鮑尼法西奧？”我向他打听。

工头搔了搔头，想了一下說：“要是你很会赶路，脚底下帶紧一点，那你在清早三点鐘就可以赶到那儿。”

“好极了。那我在鮑尼法西奧还可以休息到十二点鐘，然后神清气爽、精神飽滿的搭上到律蒙去的火車。”

我把我的地址給了埃密尼奧，擁抱了他，向他告別了，又向工头和他的妻子表示了我的謝意，然后，擱了袋子离开了。当我已經深入到森林里时，在一片黑暗中，还傳来了埃密尼奧的最后声祝福：“兄弟，一路平安！”

1940年11月于圣約瑟，哥斯达黎加

譯 后 記

这是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工人作家法拉斯的一本写实小說，描写印第安人和香蕉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本書于一九四〇年出版后，即获得拉丁美洲讀者的高度評价，詩人聶魯达認為它可以和高尔基的初期作品媲美。

這本書的出版有过一段曲折的經過，作者于書稿完成后，曾把它寄給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約瑟的一个小說評选委員會，結果稿子被退回了，退稿的理由是：“該書不能称它是一本小說。”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个評选委員會是一家美国出版社举办的，而法拉斯的小說却生动有力地描繪了那些滿口仁义道德的美国資本家及其走狗們的嘴臉，揭露了联合果品公司的种种罪行。他甚至还给这本小說取了个諷刺性的書名，叫做 Mamita Yunai——亲娘犹那，犹那即是联合果品公司的簡称。（中譯本系根据德文譯本轉譯，德譯者將書名改为綠地獄，頗能表达小說的內容，故中譯本未改回原名。）象这样一本小說，当然不会被联合果品公司所控制下的所謂評选委員會选中，不过后来作者还是設法把書出版了。

所以，先得談談联合果品公司。

这个公司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最大的几个壟断企业之一。中美洲各国，象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巴拿馬、洪都拉斯、危地馬拉等国的經濟命脉，都操縱在它的手里。哥斯达黎加是个人口

不到一百万、面积不过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可是全国可耕地的三分之一，却属于这个公司所有，它垄断了哥斯达黎加的主要产物——香蕉和咖啡，它还干涉这个国家的政治，操纵选举，把它的代理人拥上政治舞台；要是当政者不合它的口味，它就发动政变，另换一个合它脾胃的人物。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家，被它搞得乌烟瘴气，搜刮得民穷财尽。

这本书写出一群牺牲在联合果品公司种植园中的劳动人民的真实形象。当代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聶魯达在一九五一年春天同新时代杂志记者谈话时，对这本小说作了如下的评价，他说：“目前拉丁美洲的文艺界出现了很多写实的小说，曾在香蕉园中当过工人的一些中美洲作家，已经在这方面获得了普遍的声誉，其中有一位作家的作品，我认为可以和高尔基的初期作品媲美。那本书的名字很讽刺，叫做亲娘犹那，内容是描写香蕉工人們的困苦生活，可是里面并没有悲观的气氛。尤其可喜的是：很多作家只是描写人民的生活是怎样困苦，环境又是怎样恐怖，描写他们怎样受人欺凌，可是这本书的作者运用乐观和健康的笔调，号召大家进行斗争，号召大家走向胜利。”

这本书不但在拉丁美洲的读者中间得到好评，而且还被译成俄文、德文等多种外国文字，就是在美国的进步读者之间，也很受欢迎。美国工人日报把它评为拉丁美洲作家中优秀作品之一，号召美国批评界关怀这位青年作家的创作前途，并且希望把它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不过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其原因也不问可知了。

法拉斯自从出版了这本书以后，十多年来，通过政治和文艺的道路，积极地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去；他已由一个普通的香蕉工人成为一个为和平而奋斗的作家，成为拉丁美洲解放运动

中的一名坚强的战士。一九五一年，他在柏林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对苏联文学报的记者说：“我的祖国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它被称为‘美洲的瑞士’。虽然它是一个小国，可是国内的争取和平运动正一天天的增长。它位于巴拿马运河附近，这是我們遭受到不幸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的战争贩子想把我們的祖国变成他們的战争基地，不过我們的人民不会讓他們得逞。”

近年来，哥斯达黎加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加高涨。一九五三年六月，一万多香蕉工人的大罢工，迫使联合果品公司在太平洋岸的二十九个最大的香蕉园停工，罢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一年的七月举行大选，联合果品公司的忠实走卒烏拉特总统被赶下了台，代表民族资本利益的菲洛雷斯再度执政，他曾采取若干符合民族利益的措施来限制联合果品公司的專横行为，引起美国统治集团的不满，他們策动了一批叛乱分子自尼加拉瓜侵入哥斯达黎加，企图颠覆政府，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这一次的武装叛乱终于被哥斯达黎加的政府和人民所击败了。现在，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和平与民主，已渐渐发展为全民性的运动。我們可以预料，法拉斯書本中那些香蕉工人們所期望的自由和幸福的日子，一定很快就会到来。